

爱哭冤家
作者：可儿

她天生丽质，才貌双全，可说是很完美
只是有一点爱哭和有些严重的惧男症
但她已及笄，父亲也有仕途利益上的考量
慕名提亲者一天天增多，害得她惶惶不可终日
母亲爱莫能助，绞尽脑汁终于得到一计
送她到外婆家，让也即将为人妻的表姊劝劝
谁知，摇啊摇，还没摇到外婆桥就遇上土匪
她手不能提，脚不能跑，真是危险极了
所幸丫鬟的巧计逃过此劫，也有人救起她
但昏迷后醒来的地方竟是江南著名的妓院
果然，‘美丽’是她今生最大最大的错误
鸨母打算把她送入战功彪炳大将军的虎口
她能躲过这一劫吗？还是会成为‘一代名妓’……

第一章 第二章
第三章 第四章
第五章 第六章
第七章 第八章
第九章 第十章

第一章

“怎么样？现在情形怎样了？”丫鬟心碧才刚跑步进入主人的闺房，她的主人褚纤纤就冲上来抓着心碧的手急急发问。

心碧还气喘吁吁的，连忙回报：“小……小姐，梅婆婆这……这次是……是为城……城东欧阳家的二……二少爷欧阳振祈来……提亲……的，老……老爷看起……来好象很……很高兴，和梅婆婆谈了很……很多的……话！”

丫鬟的话还没说完，褚纤纤的眼泪已经由眼眶溢出来，在脸上泛滥成灾了。“那怎……怎么办？怎么办啊……呜……”无助的抽噎着。

明知道小姐听了一定又要哭个不停，心碧怎么可以老实说呢，心红责怪的瞪了心碧一眼，很有经验的安慰主人，“小姐，别哭了，老爷又不一定会将小姐许配给欧阳少爷，欧阳家虽然在扬州城里算得上富有，但以身分来说只不过是普通的百姓，老爷未必看得上眼，小姐别担心了！”她扶着小姐坐回椅子上。

“万一……万一爹真答应了？我……呜……我……该如何是好呢？”褚纤纤没因为心红的话而止住泪，反而越哭越伤心，情形若真是这样，那她不就要嫁人了吗？她不要，她不要嫁人啊！

“不会的，小姐，欧阳家的条件又不是非常好，老爷一定没那么快就答应，而且这是小姐的终身大事，老爷会考虑再三才有决定，小姐，你不用心急的，放心吧！”心红说着好话，希望小姐今天能快一点收起眼泪。

“你……你能保证吗？”褚纤纤睁着一双泪眼，楚楚可怜的看着随身丫鬟。

心红一脸为难的看着小姐，这她怎么保证啊，而且也没那个资格，只能对小姐摇摇头，

“小姐，奴婢当然不能保证了，只能说情形大概是这样吧！”

得不到有力的答案，褚纤纤的泪水停不下，抽抽噎噎的好象是遭受到多大的委屈，让人看了心生不忍。

“小姐，比起之前媒婆上门提起的人家，这个欧阳少爷人品算是很好了，听说他不但人长得好看，能力也不错，小姐，你若真嫁给欧阳少爷，也是美事一桩啊！”这是心碧的真心话，她希望主人别伤心了，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而且小姐已经十八岁，也到该成亲的年纪了！

心碧的话如同雪上加霜，褚纤纤看了她一眼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哭得更大声了。

“唉呀，小姐，别哭了，不要哭了，心碧是胡说的，小姐你别当真啊，别哭了，小姐……”心红被主人哭得头疼，忙着安抚小姐，也生气做出口型，无声的责骂心碧，不会说话就别说，还说中小姐的伤心处，这下子小姐不知道要哭到何时才停了。

“我没说错嘛！”心碧无奈的皱皱鼻头小声辩白，她可是实话实说。

嘘！心红急忙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深怕小姐听到了更加伤心难过。

褚纤纤耳尖，丫鬟的话她当然听到了，为什么没人了解她的苦，她不愿意嫁人啊，但是爹却恨不得马上将她嫁出门，她没有权力也不敢反抗爹的决定，所以只好哭了，泪水能让她发泄一下。

小姐哭湿了一条手帕，心红快速的又递上一条，看这样的情形，小姐可能要哭上一整天，唉，今天又要在小姐的眼泪中度过了，心红直叹着气。

巧致秀丽的闺房里，只听到女子的哭声，和两个一脸无可奈何的丫鬟。

哭声持续一会儿后，救星到了，一个姿态优雅、面目姣美的中年妇人，在丫鬟的扶持下走入房里，她是褚纤纤的母亲。

“娘！”看到母亲，褚纤纤哭着扑入娘的怀中。

甄氏明白女儿的心思，她轻抚着女儿颤抖的肩头，做个手势要所有下人都离开。

待房里只剩下她们母女俩时，甄氏才出声：“纤纤，不要哭了，看你眼睛都哭肿了，别哭了！”

“娘，我不要嫁人，不要嫁人，您告诉爹啊，女儿真的不要嫁人，娘，您帮我求求爹，要爹别再为纤纤找婆家了，好不好？娘！”褚纤纤抬起梨花带泪的脸蛋，哭泣着哀求母亲。

甄氏慈爱的为女儿拭去泪水，拉她到床边坐下，和蔼的开导女儿，“傻孩子，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啊，你怎能不嫁人呢，你爹会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好人家，你就别再为这事烦恼了，也不准每天都哭个不停！”

“娘，女儿真的不愿意嫁人，您应该最了解女儿的，怎么也要女儿出嫁呢？娘，纤纤不嫁人，说什么也不嫁人，爹娘若真要女儿嫁人，那女儿宁愿去死！”褚纤纤赌气的说重话。

“纤纤，不可以胡说，娘真不懂你到底是为为什么不肯嫁人？女孩子大了当然要嫁出门，和丈夫过一辈子！怎么你从头到尾直嚷着不嫁人，你说说看原因，让娘明白是为了什么？”女儿的顽固真令她头疼。

甄氏看着女儿就算是双眼红通通，脸上脂粉未施，脸色也苍白了些，但仍掩不住她天生丽质的娇容，这令甄氏很感到骄傲。她和丈夫只有纤纤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纤纤无论在容貌、个性、才情上都不输给一般的官家小姐，可称是才貌双全，虽说纤纤的性子羞怯怕生又爱哭，但是纤纤表现出来只会更惹人怜爱，让人想好好疼她。

唯有她不愿意嫁人这点，甄氏怎么都弄不明白。一向听话乖巧的纤纤，只要一谈到婚嫁的事，马上就摇头反抗，然后是一千个、一万个不肯、不要嫁人，她及笄之后这个态度就没改变过，自始至终她都坚持不嫁人，做母亲的她却问不出任何理由。

褚纤纤吸吸鼻子，哭过的嗓音有些沙哑，她娇怯的拉着母亲的手，“娘，人家想留在家陪娘，伺候娘一辈子呀，女儿是真心想孝顺爹娘的，您就成全女儿这份心意好不好？别逼女儿嫁人了！”

女儿的孝心让甄氏笑了，感到安慰的揉揉纤纤光滑的发丝。“纤纤，娘知道你很乖很孝顺，但是女儿大了就要出嫁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顺，你不想让外边人嘲笑褚家有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婆吧！你嫁人后，也多了公公婆婆疼你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，别再说不要嫁人的话了，你爹不会同意你留在家，你可别再用这事去惹你爹生气。”

提到爹，褚纤纤脸色立刻变了，她如同大多数的女子，对于父亲都是畏惧又尊敬，父亲的话，做女儿是绝对不敢违抗。

“娘，若女儿留在家里会让别人笑话，那女儿出家好了，在庵里为爹娘祈福，这样好不

好？”褚纤纤天真的找其它方法。

“别再说傻话了，出家当尼姑，这成何体统，纤纤你想气死爹娘吗？反正女孩子大了就要嫁人，这是很正常的事，除了这条路外，也没有别的方法，不准再找些胡闹的理由来说不嫁人，娘好说话，要是让你爹听到了，他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，不要再胡思乱想，好好等着嫁人就对了！”甄氏好言好语的规劝女儿，希望女儿能想明白，女人本来就要出嫁的，怎么可以不嫁人呢，真是太胡来了！

“娘，难道除了嫁人，女儿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？”褚纤纤满脸的委屈无奈，眼里又盈满了泪水，水珠儿随时会再滚下来。

甄氏不为女儿的可怜模样心软，很肯定的点头，表示这是一定的事。

褚纤纤忍不住内心的惶恐，她无助的倒在锦被上闷声哭泣，好伤心！

看到女儿这样，甄氏心中也不好受，纤纤从小到大柔顺乖巧，不需要人担心，对父母的话一向言听计从，只有嫁人这事例外。甄氏实在不明白女儿哪来的观念，竟想不嫁人，她的坚持和她害羞柔弱的个性完全不同。可是任凭甄氏怎么问，纤纤也说不出个具体的原因来。不过，就算纤纤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不嫁人，总督千金不嫁人，这事传扬出去不是成了扬州城的笑柄吗？所以不论怎么说，纤纤都要找婆家嫁出去。

甄氏拍拍女儿的纤肩，语气半是劝慰半是命令：“纤纤，爹娘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你应该非常了解，别为不能改变的事伤心，就算你哭，事情也不会有转圜余地，你是聪明人，好好想想娘的话，别再哭了，否则下一回要换你爹来说了，明白吗？”

甄氏叹口气便起身离开，她要狠下心不能再心软了，一定要逼纤纤接受事实 嫁人！

褚纤纤听着娘离开的脚步声，觉得自己好象被人抛弃，哭得更加凄惨无助了！她不知道爹娘要将她嫁给谁，自己会遇上什么样的男人当丈夫？想到“丈夫”两个字，她不自觉就想到夫妻间的亲密事，令她一阵反胃，纤纤跳起冲到澡间对着木盆吐了起来，儿时不小心目睹到爹娘闺房情景的回忆又侵入她脑里，赤裸交缠的男女胴体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娘的喘气哀叫声和爹粗鲁急促的吼声，让她整个人如置身冰雪中，不能自主的发颤。

男人，是她心中永远的恶梦啊！

“老爷，这一两个月来一直有媒人上门说亲，不知道纤纤的婚事老爷可有决定了？”房里，甄氏为丈夫倒了杯茶关心的问起。

褚士轩喝了口茶，脸上神情甚为烦恼，“还没有，来提亲的大多是一般的地主富豪，除了有钱外，并没有势力，实在匹配不上我们，我还在打探消息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亲家。”

“老爷，门当户对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纤纤的幸福，女婿的人品一定要好，这点老爷别遗漏了！”甄氏提醒丈夫，丈夫的功利心态让她担心女儿不能有好归宿。

“这是当然的，找亲家的事我自会处理，这事你别管，你只要教好女儿就行了，别让我再听到她说不要嫁人的话，女子不嫁人像什么样，真不晓得这观念是谁告诉她的，胡来！”说到这里，褚士轩的脸沉了下来。

甄氏连忙为女儿说话：“那只是纤纤一时的胡涂话，老爷别当真了，女孩儿当然要嫁人，纤纤也相信老爷会为她找到好夫家。”

妻子的话让褚士轩神情转好，他点头笑笑说：“纤纤会这样想就好，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做爹的一定会替她着想，要她放心，听爹的话准没错！其实对女儿的婚事，我心中有人选，就是上次我提到吏部尚书钟大人的儿子钟敬杰，以身份来说，绝对配得上纤纤，钟大人也亲自写信来求亲了，但钟敬杰是续弦，这事我还要再想想。”

“续弦？这太委屈纤纤了！”甄氏惊讶的说。

“但钟大人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近来说又要升官了，纤纤也说不上委屈，一样是有名有份！倘若没有更具权势的人来提亲，我可能会答应这门亲事。”褚士轩要找到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人。

甄氏对丈夫的决定有微词，不过她顺从惯了，是个以夫为天的妻子，不满也只能放在心里，不敢说出来。

“对了，夫人，一年一次的考察日就要到了，我必须出门巡视民政，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府里，家里要劳你照顾了。”这是他身为江南总督的职责，代皇上巡视，再写奏折呈给皇上御览。

“奴家明白，老爷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家的。”甄氏点点头。

“那就好！我累了，睡觉吧！”褚士轩站起，让妻子伺候脱去衣裳上床休息。

夜深了，该是万物都好眠的时候，但是轻细的哭声依然回荡在褚纤纤的闺房中，她知道自己无法转变命运，只能听爹的安排嫁人，就算再不愿意也只能服从。

纤纤忍不住悲从中来，泪水又纷纷落下了。

“小姐这两天的心情如何？”大厅里，甄氏问服侍女儿的丫鬟心红。

心红摇摇头回答：“启禀夫人，小姐情绪还是很不好，整天不是坐着发呆，就是哭泣掉泪，三餐也吃得很少，奴婢真担心小姐再这样下去会病倒。”

“这个孩子怎么就是这样死心眼、说不通呢？”甄氏听到丫鬟的话满脸忧愁，非常担心。

老爷出门考察不在家，万一纤纤真病倒了，她要如何向老爷交代？甄氏坐不住，起身要到女儿房里看她。

甄氏才站起，府中的管家就来报甄氏的娘家有人来拜访。

“快请人进来！”甄氏一听，连忙坐回接见。

甄氏的娘家在雷峰镇，离扬州城有三天的路程，甄家本来是一般的小康家庭，但因为女儿嫁给了褚士轩，身分不同，而甄氏又很照顾娘家，所以甄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，她的兄弟目前都经商，可说是雷峰镇里有头有脸的人家。

“小的见过夫人！”家仆阿财、阿旺走入大厅，很有礼貌的向甄氏躬身问安。

“你们来扬州城有事吗？府里还好吧？”甄氏关心的问起。

“回夫人，府中很好，这次小的是奉老夫人的命令，送金菱角和粉藕过来的。”阿财回答，金菱角和粉藕是雷峰镇的特产，甘脆好吃，盛产季在夏天，不过因为产量不多，而且大部分要运往京城供皇亲贵族品尝，所以售价不便宜，甄家有做这方面的买卖，因此都会保留一些送给女儿、女婿。

“又是采收金菱角和粉藕的季节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岳管家，你将东西带下去吧！”甄氏吩咐站在一旁的管家。

管家点点头，接过阿旺、阿财送来的礼物，带了下去。

“老爷、老夫人的身体可好？其它少爷、少夫人们情形如何？”甄氏问甄家两个家仆。

阿旺拱手报告：“老爷、老夫人的身体很硬朗，两位少爷、少夫人也不错，若说有特别的事，就是月小姐已经订了人家，过两个月就要成亲了！”

“月儿要嫁人了？对象是哪户人家的公子？”甄氏听了下人的话睁大眼，有些吃惊。

“是隔壁东势镇归家的长公子，老爷、老夫人都很高兴能结成这门亲事，直说门当户对，非常相配呢！”阿财恭敬的禀告。

“那月儿呢，对于嫁人她可喜欢吗？”月儿是甄氏兄长的小女儿，和纤纤差不多大，相貌只能称得上端庄，不过性子柔顺，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姑娘。

阿财点头。“奴才看月小姐很喜欢，月小姐现在每天都在做女红针线，绣花绣被套的，准备自己的嫁妆。”

甄氏闻言，一脸的若有所思，她想了一会儿便下令：“你们两人赶路将东西送来，应该也累了，今天就留在府里休息，明天再回去吧！”

“是！谢谢夫人！”阿财、阿旺听令的应着。

甄氏吩咐人带娘家的仆人下去后，连忙来到了女儿的闺房。

褚纤纤坐在窗边，窗外花园繁花似锦，美丽的景色并没有看入她眼里，她一双泪光盈盈的大眼睛只有愁绪，白玉小手握着一条雪白丝巾，一串泪珠儿滑落，她又拿起巾子拭泪。

知道自己一定得嫁人后，她的眼睛终日充满水气，她不能逃，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，只能暗自垂泪，独自悲伤。

“夫人！”丫鬟心碧的叫声，让褚纤纤连忙用手巾擦去泪痕站起。

“娘！”褚纤纤头低垂着，不想让娘知道她又哭了。

甄氏抬起了女儿的脸庞，入眼的果然是通红的眼儿。“纤纤，你又哭了！”

“娘！”褚纤纤唤了声，两行眼泪不禁又落下。

甄氏抽过女儿手上的丝帕，为女儿擦去眼泪。“乖，别哭了，嫁人又不可怕，你怎么就是想不透呢！”语气很无奈。

“但是女儿真的不想嫁人，为什么爹娘就不能如女儿的愿呢！”褚纤纤也不想违抗父母的意思，但又不能强迫自己，她也难受啊！

“因为你这个愿太荒唐了，纤纤，女人一定要嫁人的，就像男人要娶妻一般，这是人生必经之路，谁也不能例外。可能你一直待在府里闷坏了，若有个伴说说话，或许就不会这么难调适了。纤纤，你想去外公外婆家玩吗？你的月儿表姊也许了人，同样是待嫁女儿的心情，你们该有很多话可以聊聊，纤纤，你去雷峰镇散散心吧！”甄氏提出建议。

“去外婆家？”褚纤纤重复，出门散心是好事，不过想到旅途的劳累和要护卫相伴，外出又会接触到男人，纤纤就皱眉，她没有多大的兴致摇摇头。

“娘，路程那么远，纤纤不想去外婆家。”

“纤纤，你整天待在家里哭也不是办法，你看你的眼泪从没停过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，你爹回来看到你这样一定会不高兴的，扬州城离雷峰镇不是很远，三天就到了，你好久没见外公、外婆和那些表姊妹们，去看看也好，这对你的心情很有帮助，乖，听话，到外婆家玩几天吧！”甄氏劝着女儿，主要用意是想让同样要嫁人的月儿好好劝劝纤纤，月儿和纤纤是表姊妹，小时候常玩在一起，感情不错，月儿的话纤纤应该听得入耳才对。

褚纤纤见娘坚持，她只好点头，不太情愿的同意了。

“那娘马上让人准备，刚好阿财、阿旺送礼来也能一同护送你到外婆家，娘再选派几名护卫保护你便行了。”甄氏很高兴的安排着。

褚纤纤拉住娘的手，惊讶的问：“娘，您不一起去吗？”

“傻丫头，你爹不在家，娘当然要留下了，府里怎能没有主人呢！你一个人去外婆家也很好啊，外公外婆这么久没看见你，一定很想念，你可以代娘好好孝顺他们，外婆家就像你另一个家，不必不好意思。”甄女知道女儿怕生，不过外婆家纤纤不是没去过，和她娘家里的人也都熟悉，女儿应该不会害怕才是。

“娘，可是纤纤一个人呢，女儿不敢！”褚纤纤一听娘不去，马上就退缩了。

“有什么不敢，外婆家又不是别人家，小时候你还常住在那儿，娘会让心碧、心红陪着你去，别怕！你这怕生羞怯的毛病要改，毕竟爹娘不能陪着你一辈子，你总要嫁人离开家呀，要去面对夫家的人，你总不能都躲在房里不见人吧，所以趁这个机会，也可以练练胆子。”甄氏微笑告诉女儿，这也是她要纤纤独自出门的原因之一。

“可是，娘，女儿……”

褚纤纤没说完的话被母亲截断，“没有可是，娘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你快去准备，明天就出发，娘也要下去打理这事了。”甄氏不听女儿的原因，怕会心软改变主意，这是为纤纤好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，说再多的话不如让女儿亲自去面对体验，她不敢告诉纤纤，她爹已经答应要将她许配给钟家了，不让纤纤独立一下，甄氏真不晓得她如何去适应另一个陌生的环境。

褚纤纤看着母亲匆匆离开，她又急又无奈，娘竟然要她一个人出门，这……这好可怕啊，她怎么敢呢？娘怎能这样做？

纤纤急得手足无措，眼泪又不自觉的淌下，为什么她会遇到这么多不如意的事呢？难道长大就要面对这些可怕的事吗？那她宁可选择别长大，永远当孩子就好了。

褚纤纤泪眼迷蒙的望着外面晴朗的天空，伤心得又垂泪自怜了。

第二章

阵阵追杀声从马巢山半山腰传出，其中还夹杂着哀嚎和哭喊，身着统一式样军服的士兵和数量较多的匪徒厮斗，两派人马都杀红了眼，抡起刀剑丝毫没有心软，下手狠毒，拼命的打法让整个山腰宛如炼狱，形成一片让人胆寒的血腥场面。

马巢山因为地势陡峭，加上山路宛如迷阵般，除非是熟悉地形的人，否则很难平安上得了山。因为地势险峻，许多被朝廷通缉的犯人都冒死逃入山中躲避追捕，不幸的就饿死山里，幸运的才能上山安全待下。

官兵好几回上山捉拿犯人，结果无功而返，并因地形不熟而损兵折将，多次下来也无能为力，只能放任犯人在山里逍遥。

这让许多通缉犯闻风而来，为了生存而冒险进入山里，渐渐的人越聚越多，摸熟山路的人便找出让自己人能辨识路径的方法，将众人聚集起来，推选领导人，成立了个山寨，还取一个狂傲的名字叫“霸天寨”，摆明了不怕朝廷，也不将律法规矩看入眼里。

霸天寨的匪徒常不定时的下山打家劫舍，掳掠行抢，干尽了坏事，邻近地区的百姓听到霸天寨便胆寒，人人自危。

霸天寨一直吸收愿意来投靠的人，三教九流都可以，只要能和他们一起劫掠的都是好伙伴，使得霸天寨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做的坏事也越来越骇人听闻，成了朝廷心中的毒瘤。

朝廷一直没能找出消灭霸天寨的方法，平这个恶人窝，直到现在情形才大逆转。

一个能力超群、武功高强的将军领着他所挑选出来的精兵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上山，直捣匪穴，攻破这个人人畏惧的土匪窝。

官兵在清晨时分杀上山，让霸天寨的人措手不及，胜败本来很明显了，不过这些歹徒明白被捉到是死路一条，所以奋力抵抗，不要命的杀出重围逃走，因此和官兵发生激烈冲突，两方人马一时僵持不下，形成了拉锯战。

一番的杀伐追捕下来，双方人马由清晨战到午时，匪徒被杀或被擒几近全数消灭，只剩下几名武功较高的恶徒浴血奋战不肯投降。

“启禀将军，霸天寨的大寨主伊僵、三寨主彭大海，带着一些手下突破围捕逃下山了！”一名士兵急急的跑到指挥的将领前报告。

“可恶，竟然让他们逃了，传令下去，要守在山下的官兵务必抓住他们！木克，你留在此善后，桂堂，你随小王下山追补漏网之鱼！”雄厚的男子嗓音下命令，壮硕的身体俐落的跳上马，矫捷的一拉缰绳便飞奔下山。

他要捉的人从没有能从他手中逃走，他一定要抓到这两个贼头。

战场从山上延烧到山下了！

“娘！”褚纤纤拉着母亲的手，希望娘能突然改变主意，别要她一个人去外婆家。

可惜甄氏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，她带着女儿走到马车边细心的叮咛：“纤纤，辜捕头会跟你一起去，一路上有他照顾，你可以放心。到了外公外婆家，记得要问候大家，不可以动不动就掉眼泪或是躲在房里不出门，这是很没礼貌的。送给外公、外婆、舅舅和舅妈的礼物，娘已经放在马车里，别忘了！纤纤，你就在外婆家多玩几天，不用太快回家！”

褚纤纤皱紧了眉头，“娘，您也一起来嘛，女儿一个人哪做得了这么多事呢？”小手紧捉着母亲的衣袖不放。

“纤纤，你可以的，对自己有信心点，别怕！有问题还有心碧、心红可以帮你，再说外公外婆都很疼你，不会为难你的。纤纤，别如此软弱了，娘希望你坚强起来，把这次出门当成是一种磨练，你可不能让娘失望啊！好了，要出发了，上车吧！”甄氏推着女儿上马车。

褚纤纤被动的上了马车，一对大眼睛却直回头看着娘，依依不舍。

纤纤第一次没有亲人陪伴出远门，做母亲的当然会担心，但女儿的懦弱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做，虽然这方法是狠心了些，但一定能收到好效果的。

“纤纤，这封信是娘写给你外公的，你收好，记得交给你外公。”甄氏拿出昨晚写好的书信放到女儿手上。

褚纤纤收下信，小嘴动了动，想说不要去外婆家，但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她如何说出口呢？心一急，眼泪又蠢蠢欲动了，纤纤猛吸着鼻子，不让泪水流下来。

“心碧、心红，一路上要好好照顾小姐，明白吗？”甄氏和女儿说完话，转头嘱咐两个丫鬟。

“奴婢明白！”心碧、心红异口同声回答夫人。

“纤纤到马车里坐好，时候不早，该起程了！”甄氏一个眼神，心红、心碧领会的扶着小姐在锦垫上坐下，并且关上了车门。

褚纤纤转身急急打开车窗，对着车外的母亲喊：“娘，不要，女儿好怕，女儿不要去外婆家好不好？娘！”她还是忍不住说出口了。

甄氏没让女儿有反悔的余地，吩咐车夫出发，吆喝一声，马车就缓缓移动了。

“纤纤，别怕，勇敢起来，小心啊！”甄氏对女儿摇摇手，给她一个笑容，纤纤必须学习独立。

“娘，娘……”褚纤纤焦心的大喊，小手拍着窗子，看马车加快了速度，娘越离越远，她

急得想冲到门边跳车，她不要离开娘啊！

心碧、心红急忙的拉住了小姐，两个人又劝又求的才让褚纤纤在车里坐下，马车离开褚府，上路了，

“小姐，外面的风景好漂亮，您要不要来看看？”心红指着车窗外艳红翠绿交错的花草树木，开心的告诉主人。

褚纤纤只是抬头看了下，又马上低头拭泪，没什么兴趣。“我不想看，我想回家，心红，你叫车夫将马车转回扬州城好不好？”

“小姐，那怎么行呢，夫人要小姐到舅老爷家作客几天，我们才出发呢，怎可以就打道回府，奴婢才不敢说，而且辜捕头奉夫人的命令，一定也不会送小姐回去的！小姐，既然我们都出门了，你就别再挂念府里的事，好好玩才是啊！”心红柔声劝着小姐。

褚纤纤知道说了也等于白说，丫鬟们哪有胆子违抗娘的命令；至于辜捕头，算了，要她和男人说话，她宁可乖乖去外婆家。

重重叹口气，她好象除了叹气外，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。

“可恨，想不到官兵追得那么紧，甩都甩不开，太可恶了！”伊僵生气的用力拍着桌子。

“宇文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危险，最好别出门，要小心点才行。”坐在对面的彭大海细小的眼睛露出精悍的目光，生性谨慎的他一直将手按在刀柄上，以防有突发事件。

他们从寨里逃出下山后，便在附近找了户不起眼的民宅，挟持宅里的孩子当人质，逼使屋里的夫妇为他们掩护，暂时待了下来，这是彭大海的主意，也唯有如此才能瞒过官兵的搜查。宇文晟已在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要逃出去谈何容易，只有隐藏起来才有生机。

“但是窝在这个鬼地方，没好吃的也没有乐子玩，不知道还要躲多久？闷也闷死老子了！”伊僵再捶一下桌子，满脸怒气的抱怨。

“大哥，忍耐点，现在情势危急，只能委屈一下了，等避过这一劫，我们兄弟俩再联手打天下，杀他个天翻地覆，为二哥、四妹、五弟报仇！”彭大海安抚伊僵，语气里含着浓浓的恨意。

霸天寨共有五位寨主，五个人都是恶名远播，手段凶残，杀人绝不皱眉头一下。他们个性残暴，但结为金兰后却手足情深，这回宇文晟带兵攻下霸天寨，五个寨主只逃走了两个，其它三个下场都很凄惨，让伊僵、彭大海悲愤交集，发誓一定要为拜把的报仇雪恨。

“这是当然了，老子一定要将宇文晟这个混蛋抽筋剥皮，凌迟处死才甘心，他竟然一刀便砍下了四妹的头，就在老子眼前，妈的好狠啊，宇文晟他真不是人！”伊僵说得咬牙切齿，但除了怒意外，他的语气里不自觉带着惧意，他从不知道一个人的武功能高成那样，身手可以如此敏捷俐落，四妹虽是女人，但武功也算是高手了，却敌不过宇文晟三招，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，伊僵仍忍不住心中发毛。

“大哥，这仇我们一定会报，不管要多少年，就算拼上我彭大海的一生，也要用宇文晟的头来告慰四妹他们在天之灵！”彭大海语气阴沉冷凝，不复仇誓不罢休。

“可是我们缩在这个鸟地方，不能逃也不能出门，宇文晟在四周查得严，万一被找到就惨了，三弟，你想想办法，看如何离开？别只是藏着，老子最恨做乌龟了！”伊僵真的不耐烦这样闪躲的生活，感觉窝囊极了！

彭大海想想，大哥说得没错，现在他们幸运没被找到，不代表明天不会被发现行踪，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不妥当，便点点头说：“好，我们找机会离开，不过在走之前，必须搜刮些银两才行，没有银子在身上，我们更是寸步难行！”

“怎么找银子，这家子穷死了，只逼出那几毛钱，让老子塞牙缝都不够，哪有银两好孝敬我们呢！”当初会找这家子下手，是看他们穷酸比较不会引人注目，但这家人也真穷得让人发火，竟让他们三餐都吃白饭配酱菜，若不是看在还有些用处，他早就砍人了！

“这家人虽穷，但房子靠近官路大道，屋后又是一片树林，我们只要想办法将猎物引到林子里，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洗劫财物，事后再毁尸灭迹，这样既能不引起注意，又有金银入袋。”彭大海提出办法。

提到抢劫的事，伊僵的眼睛就亮了，他桀桀怪笑了声：“好主意，三弟，你真不愧是赛诸葛，能想到这样的好方法，让老子的手又痒起来了！”

“大哥同意就好，小弟去找这家子的男人，叫他去引人来！”彭大海向伊僵拱拱手，走出

了内室。

伊僵拿出随身的大刀比画了两下，脸上充满了残忍可怖的狞笑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闻闻血腥味了，想到能主宰人的性命，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舒畅。

雕饰华美的马车，由四匹马儿拉着，轻快的在大道上奔驰，马车两旁跟随着四、五个随从护卫。

褚纤纤坐的马车昨天早晨从扬州城出发，晚上在客栈里过了一夜，今天是行程的第二天，如今的位置正好在扬州城和雷峰镇的中央，不管要回扬州城或到外婆家，两边都是一样远，但马车绝不可能回头。

褚纤纤坐在窗旁，小手里还是握着条手绢，不过这条手帕是干的，表示今天她还没哭过，这样的情形令人感到意外。

或许真是外面的世界吸引了她的注意力，让褚纤纤暂时忘却哭泣，昨天在马车里，她一直感到很委屈，泪水滴滴答答的没停过，但是马车走入城镇时，外面的喧哗声让她好奇的往外看，陌生的街景、热闹的市集令人目不暇给，自然便忘了哭。

投宿时，聪明的心红还要了间靠大街的上房，让小姐可以借着外面的情景转换心情，这个方法果真很有用，褚纤纤很感兴趣的坐在窗边，注视着下面的街道一个晚上。

她是个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官家千金，何时有这样的机会外出见世面呢，所以对每样事情都觉得很新鲜。

看过了外面的情形，褚纤纤才明白，原来除了男人外，有那么多女人外出上街，老少都有。

纤纤很吃惊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姑娘，她们怎敢如此抛头露面出门，女子不是要留在家里不能随意让人看到吗？有的女子甚至还和男子在大街上攀谈起来，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，褚纤纤反倒替那些女子感到难为情。

天真的她自是不会明白，有钱有势的千金小姐才会被留在家中好好保护着，一般的平民女子有的为了生计、有的必须帮忙打点家事，一定要出门的，怎能清闲的留在家中呢！

这些超乎她想象的事，给褚纤纤很大的震撼，外面的世界果真很不同，这让她不再沉溺于自己的悲伤愁绪里，注意起外面的景色了。

小姐这样的表现让心红、心碧很高兴，看到小姐的笑脸，两人也松了口气。出门之前，夫人曾私下叫她们到跟前吩咐，除了要好好照料小姐外，也要想办法改去小姐多愁善感的毛病，最重要是让小姐接受嫁人的事实，别再动不动就哭。

这是个很艰难的任务，小姐的爱哭羞怯、讨厌男人是褚府里人人都知道的，人的性子怎可能说改就改呢，可是夫人交代了，心红、心碧也只有硬着头皮担下。

不过，现在看小姐心情愉悦，两个丫鬟也升起了希望，或许这趟外出会有好的结果呢！

正当车里的三人心情都很轻松时，马车突然紧急煞住，让起身想倒水喝的心碧跌了一大跤，心红赶忙扶起心碧，褚纤纤也透过窗子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中年男人正拦在马车前，满脸焦急的求道：“救命，救命啊，请救救小的家人一命，救命……”

辜捕头策马到男人面前喝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拦住我们的去路？”

中年男人对辜捕头又拱手又作揖的，迭声求助：“大爷，我妻子大着肚子要生了，临时找不到产婆帮忙，只好来求求大爷行个方便，载我妻子到不远前的城镇找大夫接生，求大爷帮帮小的忙，小的求求各位！”

“这……这位大哥你不能找别人忙吗？”辜捕头皱眉，这真是件麻烦事。

“就是找不到别人帮忙，小的才会冒险在路上拦车，大爷，救救命，您不帮忙，我妻子就活不成了，小的愿意给大爷磕头，求大爷发个善心救命啊！”中年男人双膝跪下，对辜捕头又求又拜的，模样很可怜。

“这个……”辜捕头迟疑了，要帮这个忙吗？不帮，就叫见死不救；但是要顺道载送陌生人，他担心会吓到小姐，让他很难做决定。

那个中年男人见辜捕头一直没答应，担心家人的生死，心急如焚，更加用力的磕头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说得越加凄苦伤心，“大爷，您行行好，求您救命，求求您救命……”

“辜捕头，小姐答应了那人的请求，现在快去接他的妻子吧！”心红从车窗探出头对辜捕头说。

褚纤纤虽然不爱和陌生人来往，但她听那个男人说得这么可怜，情形又如此紧急，这是救人的事，她也不忍心不帮忙，就让丫鬟将她的决定告诉辜捕头。

辜捕头听了点点头，对那个中年男人说：“你真幸运，我家小姐好心肯帮忙，你快带路，我们去接你妻子！”

“好，好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大爷，谢谢……”那中年男人喜出望外的哈腰道谢，急忙从地上爬起快步的往一旁的小路走去，辜捕头跟在后面，车夫也拉着马车前往。

走过一小段路，褚纤纤一行人就从官道上来到了树林里，那男人直往林子深处走去，想着要救人的辜捕头也没多注意，很信任的随着那男人深入树林。

约莫走了一刻钟后，只见四边都是树木，没看到任何住家，辜捕头才心生疑虑，停下来开口问：“这位大哥，你家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走了这么远还没见到呢？”

这时，那个男人的脸色变得好苍白，脸上满是恐惧，抖着声音说：“别……别怪我，你们……你们不……不要怪我，我也是身……身不由己，别……怪我……啊……”

说完，他一溜烟跑入浓密的林子里，一下子便不见了。

“喂……喂……别跑，别跑啊，喂！”辜捕头策马要追人，但又不敢离开小姐，他心中有不祥的预感，他们似乎是中圈套了。

“来人，提高警觉，注意四方，留神了！”辜捕头急声下令，想找路离开树林。

“哈……”阴沉不善的笑声响起，五道人影快速的冲出包围住马车，一个矮胖的男人提把大钢刀哈哈笑着看着辜捕头。

“留神也没用，因为你们就要去见阎罗王了，啧啧，不错嘛，看样子应该有不少油水，大爷会给你们痛快一刀，不让你们受苦。”伊僵狞笑说。

以辜捕头办案多年的经验，一看就知道遇上强盗了，而且见为首两个人的模样，恐怕很不好对付，他心中暗暗发愁，脸上却是正气凛然的先声夺人，“大胆，哪里来的强盗土匪，连官家的东西也敢抢，我们可是江南总督的手下，奉命送东西到京城，识相的就闪开，否则朝廷追查下来，你们就吃不完兜着走了！”他先夸大事实，看能不能吓走匪徒。

不提到朝廷还好，一提像踩到了伊僵和彭大海的痛处，他们神情立刻变得冷残凶恶，彭大海寒着声音下令：“既是官差，就更该死了，杀！”

他的话说完，五个匪徒一拥而上，辜捕头和手下也拔剑抵抗。

马车里的褚纤纤和两个丫鬟都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，三个人紧紧靠在一起僵在马车中，不敢动也不敢吭声，连从窗子往外看的勇气都没有。

纤纤紧咬唇，泪珠在眼里打转，脸色惨白一片，她害怕的心都好象都要从身体里跳出来般。

外面乒乒乓乓的砍杀声音，让气氛紧绷到极点，突然车门被“砰！”一声撞开，引得心碧尖声惊叫。

一个匪徒发觉车里是女人时，回头大喊：“大寨主、三寨主，是女人，车里有三个标致的美人儿呢！”

这个消息引来了一阵讪笑，不过笑声马上被凄厉的哀叫声取代，辜捕头一刀砍在那个说话匪徒的肩上，推开了他，对着马车里的小姐叫：“快啊，快下车，心碧、心红，快点带着小姐离开，快点！”

心红、心碧听了急忙拉着小姐冲下车，伊僵一听到有女人率先冲过来，辜捕头挥动长剑挡住他的行动，护着小姐逃开。

伊僵只看到褚纤纤一眼骨头就酥了，他喜欢女人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，他若看上一个女人，不管花多大代价他都会想办法得到，才不管那女人是什么身分，现在眼前就有个天仙美人，他怎能放过，美人可是比任何金银珠宝都迷人啊！

“小美人，别跑，老子要定你了，别跑！”伊僵大力一挥，逼开了辜捕头，伸手要捉褚纤纤。

褚纤纤惊叫一声，慌乱的往后跑，若被那样恶心的男人碰到，那还不如一刀杀了她，心红、心碧也跟着小姐逃跑。

“别跑，美人儿，你跑不了的，不要跑……”伊僵见美人逃了，急得想甩开纠缠着他的辜捕头，去追佳人。

辜捕头当然不会让这样的恶徒伤害到小姐，他拼命的挡住伊僵的路，两人边跑边打，随着褚纤纤逃开的方向而去。

褚纤纤跑得气喘吁吁，两脚发软，身为千金小姐不曾遇到这样逃命的情景，没跑多远，她就跑不动了，人踉跄了下差点跌倒。

“小姐，小心！”心碧、心红赶忙扶住了小姐。

“我……我跑……跑不动了，怎……怎么办？”褚纤纤喘气大叫，全身都要虚脱了。

“奴婢扶你！”心红回答，和心碧一人扶着小姐一边，半拖着她往前跑。

速度慢了下来，而且褚纤纤真是跑不动，边跑边哭喊：“好疼，我的脚……好疼，我……我真……的跑……跑不动了！真……的……呜……娘……娘……”危急时，她只想到娘。

“小姐，你撑着点，别放弃，小姐……小心……”心碧话还没说完，褚纤纤碰到一块石头，整个人摔到地上，连带让两个丫鬟陪她一起跌倒。

褚纤纤痛叫一声，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。

“小姐，快起来，不可以停下，坏人在后面呢，快起来！”心红爬起，使力的要扶起主人，心碧也忍痛的站起帮忙。

“我……我的脚……好痛，呜……好疼啊，我……我走不动了，不……不行啊……呜……”褚纤纤痛得小脸皱成一团，无助的哽咽抽气。

可是刀剑相碰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表示坏人要追上了。

“小姐，快起来，起来，心碧，我们合力扶起小姐到一旁树丛躲起来，快！”心红出主意，合两人之力扶着褚纤纤躲到树丛后。

她们才躲好，伊僵就出现了，后面追着的人是辜捕头，他一身都是伤，衣服都沾上了斑斑血迹。

褚纤纤看了连忙用小手捂住自己的嘴，以免自己尖声叫出，好可怕，这一切都好可怕，为什么她会遇到这样吓人的事，救命啊，娘，救命啊！

褚纤纤在心中大喊，嘴里不敢出声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
辜捕头不是伊僵的对手，两人对了两招，他身上又多了两道伤口，而伊僵眼尖，从微微露出的衣角发现了褚纤纤的藏身之处，一脚踢开了辜捕头，扑向树丛。

“美人儿，大爷我来了！”

“啊！”褚纤纤尖叫，手忙脚乱急着要逃开，但受伤脚哪逃得了，眼看伊僵就要抓到她了，护主心切的心红不顾危险，挡在主人面前，一把抱住了伊僵，拖住他。

“小姐，走，快走，走……”

“心红，心红！”褚纤纤哭喊，拼尽力气站起，心碧也是满眼的泪水，拉着小姐快速跑开。

“放手，放手！”伊僵气的用脚狠狠的踢着心红，想要甩开她。

“不，我不……放……手……”心红忍着剧痛，死命抱紧就是不放。

“你……可恶！”伊僵毫不留情的举起刀子就往心红身上砍下，辜捕头见状惊急的提剑救心红，这适时的一刀虽然救了心红的小命，但她仍被伊僵的刀锋划过肩膀，痛叫一声，心红晕了过去。

褚纤纤和心碧听到了心红的惨叫声心好痛，口里不住叫着心红的名字，蹒跚的脚步再也走不下去了。

“小姐，别停步，坏人要追上来了，快点走！”心碧边哭边说，用力拉着小姐逃命。

褚纤纤摇摇头，哽咽道：“我……我真走……走不动了，心碧……你……你快走，别……别管我了，快……快走……”她虽然胆小害怕，但性命交关时候，心红、心碧伺候她这么久，就像妹妹一般，褚纤纤不忍心她留下来赔命，要心碧自行逃命。

“不，奴婢怎能丢下小姐不管，小姐，奴婢背你一起逃！”心碧立刻就拒绝了，心红能为小姐牺牲，她怎么可以贪生怕死自己一个人逃。

“这样……两人都……都跑不掉的，心碧，别……别让我连……累你了，你还是……快跑……快逃啊！”心碧的忠心让褚纤纤感动得泣不成声，她更大力的推着心碧，要她快点离开。

心碧摇头，怎么也不愿意走。一个念头快速的闪入脑海里，心碧扶着小姐到树后，急忙说：“小姐，快脱下衣服，让奴婢和小姐交换衣衫，由奴婢去引开那个强盗，小姐就可以趁机逃走了！”

“心碧，不……要，太危险，太危……危险了，不可以！”褚纤纤惊骇的断然拒绝，这不是要害死心碧吗？不，她做不到！

“小姐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，小姐若出了事，奴婢也没脸见夫人，小姐就快照奴婢的话做吧，奴婢脚程快，说不定能逃开的，别迟疑了，快啊，快！”心碧不等小姐同意，赶忙就帮小姐脱衣服，也快动作的褪下自己的衣服。

褚纤纤在心碧的帮助下，边哭边和丫鬟交换衣服，心碧穿好衣裳后，将褚纤纤藏在大树后，抹去眼泪，一脸坚强的告诉主人。

“小姐，你躲在这儿别出声，不管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都不可发出声音，等坏人走后，你要尽力逃命，奴婢若有幸命大不死，一定能和小姐相见，小姐，你……你保重了！”心碧强压住心中的害怕，哽咽颤抖的告诉主人，说完她没有再犹豫，勇敢的冲到外面，往另一边跑去时，还故意大叫：“快走，小姐，快点走啊！”引开匪徒的注意力。

果然，随后紧追而来的伊僵中计的往心碧的方向追去，“小美人，别跑，大爷来了，你逃不了的，乖乖来伺候大爷，大爷会好好疼你的，小美人，哈……”他扬着邪恶的笑声，着急的要追上人。

褚纤纤捂住耳朵、闭着眼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只有无助的泪水眼眶里涌出，若不是心碧的勇敢和伟大情操激励了她，她一定撑不下去，这一切就像一场恐怖的恶梦，她真怕自己逃不过这劫，那她就再也见不到娘了。

思及此，她紧咬着唇无声痛哭，老天爷求你帮帮忙吧，救救所有的人，不要有人为此而死亡，尤其是心红、心碧，求老天爷定要保佑她们没事。

度时如年般的煎熬折磨着褚纤纤脆弱的心灵，她伏在树后一动也不敢动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逃跑，她好怕自己一走出去就遇上那个坏人，所以没勇气从树后出来，揪着一颗心在熬时间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褚纤纤缩得脚都麻了，身子也酸痛不已，四周那么安静，没有再听到任何惨叫砍杀的声音，她颤抖的小心站起，拖着疼痛的脚，一步步蹒跚的走出来。

坏人走掉了吗？褚纤纤心中疑惑，看看四周茂密的林子，她恐惧的提着心，随意找个方向，拐着脚一瘸一瘸的没命般向前跑。

树枝划破衣衫刺伤了她的肌肤，褚纤纤也没停下，踢到石子跌倒了，她是忍着痛再爬起，现在她脑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只无意识的要自己快跑，逃开这个恐怖的林子，看有没有人能救她，救救生死不明的心红、心碧和辜捕头。

褚纤纤一直往前跑，她分辨不出离开树林的方向，只能凭运气随意找路，希望天无绝人之路，让她找到出路。

但是眼前除了树林外依然是树林，她早已迷失方向了，一个人在树林中乱跑，跑不动了就用走的，扶着树木漫无目的往前面走。但是，自己似乎在树林里打转，走了许久仍没看到出路，这下子褚纤纤急了，疲累的她已经流不出眼泪，睁着一双干涩的大眼睛，目光呆滞的茫然乱闯。

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褚纤纤没注意到自己已走到斜坡前，她一脚踩空，没力气叫出声，人就像个破布娃娃滚了下去。

她活不了了，原来自己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，在被黑暗笼罩前，这是她最后的念头。

第三章

在离马巢山最近的行馆里，宇文晟意气风发的坐在大厅的首位，看着被五花大绑的伊僵和彭大海，对于他们憎恨的目光，宇文晟只感到快意开心。

“捉到脱逃的匪徒，这次剿灭霸天寨的任务圆满达成，真是太好了！”宇文晟粗犷帅挺的脸上满是笑意。

“哼，要杀就杀，要剮就剮，别那么多废话，老子还怕你不成！”伊僵瞪着宇文晟，丝毫没因为被捉而气焰不再。

“你作恶多端，死罪逃不了，现在被捕，等着接受王法制裁吧！刑部的官差到了没？”宇文晟问站在一旁的手下。

桂堂拱手回答：“王爷，官差到了，押解官是一品带刀包护卫！”

“有包杰押解，小王就放心了，木克你将人带下去，即刻押回京城受审！”宇文晟下令。

“是！”木克领了命令，让士兵拉起伊僵和彭大海退下。

“林督统，那几个受伤的人，现在情形如何？”宇文晟转头看着林督统关心的问。

这次能捉到伊僵和彭大海，也多亏了这些人，他们在树林里和逃走的余孽激战，恰巧他当

时也随着士兵在四周搜寻伊僵等人的下落，当他听到声音后就率众赶忙前去，刚好救起了被盜匪攻击的几名护卫，由他们口中得知他们中计被攻击，他们的头儿正保护主人要逃开匪徒，宇文晟一听，连忙命令手下四处去搜救其它人。

结果救起了一名丫鬟和受重伤的头儿，另一个保护主人逃开的丫鬟也在不远处的林子里找到，那时伊僵正要侵犯那丫头，宇文晟在紧要关头到达，拿下了伊僵，也保住了那丫鬟的清白，只是她挨了伊僵两拳，内伤不轻。

这些人除了受伤外，都大难不死，实在是幸运至极。

“回将军，都没有性命危险了，不过他们都着急的要找回他们的主人，也请求将军派人帮忙。”林督统恭敬回禀。

“小王当然会帮忙，林督统这事就交给你，那片树林并不大，若人还在林子里，一定能找到，你快去办吧！”宇文晟吩咐。

“是！”林督统领命下去。

宇文晟一挥手，除了他的贴身护卫桂堂外，其余的士兵都退下。

“恭喜王爷，这次和皇上打赌又赢了！”桂堂出声祝贺。

“五万兵马，这个赌注还不错！”宇文晟神情轻松愉快，语气高傲自得。

宇文晟绝对有资格骄傲，他是当今皇上的四皇弟，拥有四王爷的头衔，又因征战有功加封为武胜大将军，麾下统领数十万兵马，因喜欢过着军旅生活，所以驻守在边关领地，偶尔才回京城和母后、皇兄弟聚聚。

皇上最信任的两个人，也能说是皇上的左右手，一个就是四王爷宇文晟了，他为皇上管理全国半数以上的兵马，保卫边防的安全，其重要性可说是跺一脚而天下动；另一位则是五王爷宇文昱，五王爷帮皇上打理内政，也是权势倾天，三兄弟将国家治理得稳定安康，天下太平，所以都很受到百姓们爱戴。

霸天寨的强盜土匪让朝廷烦心，正巧宇文晟休假回京城，见皇上为这等小事皱眉，就自动请缨平定贼窝，以他的能力，解决这种事就是吃饭喝酒般简单，皇上当然信任皇弟的能力，不过没忘了出个难题给他，兄弟俩打赌，若在十天内消灭霸天寨，就算皇上略逊一筹，要输给四皇弟五万兵马；但若任务不能在十天内完成，则宇文晟要拨出五万兵马回京城。

十天要平定一个贼窝不算难事，可是这十天是从宇文晟从京城出发算起，从京城到马巢山来回就要五天时间，而活捉的盜匪还必须在这个期限内送到京城刑部，所以扣除种种必要的时间，实际算来，真正能用来攻下霸天寨的时间不到三天。在这样紧迫的时间内，若能达成任务，就真的让人瞠目结舌了。

结果宇文晟的能力果然令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只见他指挥若定，不慌不忙的订计划，按部就班的一步步执行，结果轻而易举灭了霸天寨，让人想不心悦臣服都难。

这就是宇文晟，除了天生的尊崇身分外，才能魄力更是名震天下，难怪眉宇之间是令人崇敬的尊贵气势。

“王爷，这回我们赢得大胜利，要开个庆功宴庆祝吗？”桂堂笑问，他是宇文晟的随身护卫，武功高强，非常忠心。

“这倒是不错的主意，由你安排吧，让士兵们好好乐一乐，以慰劳他们的辛劳。”宇文晟一向体恤手下士兵，赏罚分明，能玩乐时绝不会苛待。

“王爷，附近的城镇有家千香阁，里面的姑娘听说能歌善舞，温柔美丽，近来崛起的当家花魁不但沉鱼落雁，而且是未经人事的姑娘，王爷可有兴趣找来伺候吗？”桂堂向主人提起。

“怎么，你以为小王是五皇弟，身边不能缺女人吗？”手下的提议宇文晟失笑问道。

桂堂笑笑解释：“属下当然明白王爷对女色并不在意，但是南方的美人和北方不同，或许王爷有兴趣见见，而五王爷自从娶了五王妃后，性子不是大改了吗，除了五王妃外，也不再留恋外面的佳丽。”

“五皇弟的个性真是变了，想不到世上竟有女子能使浪子改性，皇弟妹的魅力真让人不敢小看，不过为一个女人改变，也只有五皇弟会做这样的事，女人应该是用来玩乐，不需要太认真。”宇文晟对女子的看法一向如此，他已娶了妻妾，不过家眷都留在京城王府中，没让她们跟在身边。

“那王爷的意思是不用找那名花魁来服侍了？”

宇文晟看了心腹一眼，想想后回答：“不过，既然你将那女人说得那么美，就找来看看吧！”

“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！”桂堂颌首离开。

任务完成了，他也可以好好轻松一下。看多了江南秀丽的山水，比较起来，他还是喜欢北

方辽阔的草原，他不想再逗留，玩玩过后就回边关了！

想到多了五万名的士兵，这一趟还真值得呢！

褚纤纤睫毛微微颤动了下，睁开眼睛醒了过来。

她发觉自己身在陌生的环境后眼睛睁得老大，急忙坐起要知道自己在哪儿？

四下转头看了看，自己正在一间摆饰俗丽的房里，大红窗帘、翠绿的桌布、手工粗糙的衣柜、屏风，绣着金银花朵式样的纱帐，看得她眼花缭乱，而且房里还飘着一股刺鼻的脂粉味，让她闻着直皱眉。

想到自己可能是被这房间的主人所救，对这房子的嫌恶马上就消失了，她原以为自己活不成了，想不到还会被救，其是谢天谢地，更要谢救她的人。

在褚纤纤脑里转动思绪时，有人开门走入房里。

“哎呀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怎么样？身体还不舒服吗？”费嬷嬷扯着大嗓门问，走近褚纤纤看她的情形。

褚纤纤咬住唇，以免自己惊呼出声，老天，怎会有人打扮成这样，大红大紫的衣衫不说，脸上还涂红抹绿，堆了层厚厚的粉，头上插着一堆珠花，手里拿一条红丝巾挥啊挥的，这妇人该有五十来岁，看起来真的很怪异。

费嬷嬷看褚纤纤没回话，只是瞪大眼盯着自己看，疑惑的伸手在她眼前晃一晃，“喂，你怎么了，喂！”

褚纤纤回过神来，脸上浮起羞怯的笑容，有礼的向费嬷嬷点头道谢：“呃，你……你好，这位大……大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谢谢！”

“哦，那没什么，你昏倒在路旁，刚好我经过就救你回来了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会倒在那儿？”费嬷嬷好奇的问。

褚纤纤便将遇劫的情形说一次，不过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分，爹的官职不小，她不能发生什么丢脸的事坏了褚家的名声，除非她回到安全的地方，否则最好还是别让人知道她的身世。

“天啊，原来你遇到这样可怕的事，那你的朋友、亲人呢？他们都被土匪杀死了吗？”费嬷嬷听得一脸惊吓的表情。

褚纤纤藏起了自己的身世，当然不能说出资捕头、心红、心碧的身分，只好以朋友、亲人代表。

褚纤纤闻言小脸一黯，泫然欲泣，话里带着哭腔：“我……我不知……道，我希……希望他……他们没事！”

“别伤心，别伤心，或许他们命大没死。那你的爹娘呢？你家住哪里？”费嬷嬷继续深入问。

“我住在扬州城，我爹娘在城里做……做小生意，我原是要到雷峰镇看外公外婆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会遇……遇到……呜……”想起可怕的记忆，褚纤纤眼泪再也忍不住，一颗颗墜落，伤心的哭了起来。

费嬷嬷睁大眼睛，看着面前垂泪的大美人，美，真是美啊！从头到脚，从脸蛋到肌肤，这个女子没有一处不美，加上那可怜无助的娇弱样，真让人想疼到心坎里，连看过那么多女人的她都会被褚纤纤吸引，更何况是男人呢？费嬷嬷可以肯定褚纤纤绝对是棵大摇钱树，会替她带来大笔银子。

一个邪恶的念头从费嬷嬷脑里升起，她心中有了打算，不动声色浮起笑脸，用关怀做幌子，详问褚纤纤的一切。

褚纤纤被费嬷嬷问得快说不出下去，费嬷嬷都问她身世方面的事，她又不好明说，只能一直编故事带过，让她觉得很过意不去，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是错？费嬷嬷看起来好象人还不错，那她应该老实表明自己的身分吗？

费嬷嬷却没注意到褚纤纤神情有异，很开心明白褚纤纤的家境小康，这样的身世最好控制，她要将褚纤纤变成千香阁的红牌。

费嬷嬷暗笑在心中，和颜悦色的告诉褚纤纤，“纤纤啊，你别伤心了，好好留在这儿调养，一切等养好了身体再说，你先安心住下来，别和费嬷嬷客气了，知道吗？”

褚纤纤拭去眼泪，感激的点点头，“谢……谢，费嬷嬷，谢谢你！”

“别客气，说不定是费嬷嬷要向你道谢呢！”褚纤纤成了红牌，就能带来许多钱财，说

谢谢的人当然是她了。

褚纤纤疑惑的抬头看着费嬷嬷，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。

费嬷嬷连忙掩饰的干笑数声，转开话题：“你一定饿了吧，我马上叫人送膳食来，你躺在床上等着，别出门啊！”

褚纤纤顺从的点点头，费嬷嬷便满面笑容的离开了。

等房里只剩下褚纤纤一人时，她才想到自己怎么忘了问费嬷嬷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自己只顾着回答费嬷嬷的问题，却将最重要的事忘了，连费嬷嬷的身分都不知道，下次要记得问才行。

想想这儿应该离外婆家不远，或许她可以拜托费嬷嬷送她到外婆家，到时候再让外公外婆给费嬷嬷一些赏银，以答谢她照顾自己，这样就不会失礼了，褚纤纤天真的想着。

“什么？这……这是真……真的吗？”费嬷嬷睁大了眼，惊讶的张大嘴，话也说得结结巴巴。

“这是包下千香阁里所有姑娘的费用，若姑娘们表现得好，另外有赏金，时间是明天傍晚，费嬷嬷，可以吗？”桂堂拿出一包报两放在桌上，看着千香阁的鸨母问。

“可以……可以……当然可以了，能为将军和各位大爷服务是千香阁的荣幸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的。”费嬷嬷赶忙将沉重的银两抱入怀中，用力的点头，差点没屈膝跪下膜拜天赐的好运气，武胜大将军平定霸天寨的事已经传遍各地了，没想到庆功宴会指明她千香阁的姑娘去伺候，而且还出手这么大方，她真是发财了。

“费嬷嬷，千香阁不是有位红牌花魁吗？将军点了她伺候，那位花魁明天也要一起到。”桂堂吩咐着费嬷嬷。

“啊……这……这个……”费嬷嬷满脸的笑容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却显得踌躇，一副很为难的模样。

桂堂以为费嬷嬷是为了银子，他又从怀中拿出两张面额万两的银票放到桌上。“费嬷嬷，我们知道行情的，这是叫花魁的费用，应该够了吧！”

“两……两万两！”费嬷嬷看到银票时倒抽了口气，双手颤抖着将银票拿起，不敢相信的摸了又摸。

“如何？行吗？”桂堂淡淡的再问。

到手的钱她死也不会吐出去，两手紧紧握着银票，费嬷嬷点头如捣蒜，迭声答应：“行……行，花魁一定到，一定到，不会让将军失望，绝对伺候让将军满意。”

“那就好，交代的事可别忘了，我告辞了！”桂堂安排好就离开了千香阁。

费嬷嬷还送他到大门口，看不到人她才直起腰杆，喜孜孜的抱着银子回房。

费嬷嬷才将银子藏好，千香阁的保镖杜五就推门走入。“嬷嬷，有肥羊上门了是不是啊？”一脸不正经的邪笑，他鼻子灵敏立刻就闻到了钱的味道，当然要插上一脚得到些好处了。

“这关你的事吗？你这么急着贴上来做什么？”费嬷嬷不屑的斜睨了杜五一眼。

“嬷嬷，别这样嘛，有钱赚也要分一些零头给下面人花花啊，我最近的手气背，现在全身上下都找不到一个子儿，日子很难过。嬷嬷，你帮忙一下吧！”杜五爱赌博，每赌必输，却还是不服气，越输越赌。

“你这个死人，又去孝敬赌坊了对不对？你真是没救了！”费嬷嬷气得出口骂人。

“只是手气不好嘛，我相信一定会翻身的，嬷嬷就看在我昨儿个帮你救了个大美人的份上，给一些赏钱花花吧！”杜五涎着笑脸缠着费嬷嬷要钱，他知道昨天那个妞儿很美，看起来又一副没钱没势模样，费嬷嬷一定不会放过，那女人下海铁定会让千香阁赚翻了。

“要钱可以，但你要帮我一个忙，那个武胜大将军点了小燕儿伺候，但是小燕儿病得那么重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服侍大将军？可是白花花的上门，我又舍不得将它推掉，如今钱收下了，要怎么变出一个花魁去服侍将军呢？你快帮帮忙想想办法。”费嬷嬷这时才开始烦恼，明知道自己不该贪心收钱，但是两万两耶，她长到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么多钱，怎能抗拒得了呢？

“这还不简单，找个姑娘顶替就可以了，就珍珍好了，珍珍长得不差啊，伺候客人的手段也好，包准让那大将军舒畅无比！”杜五没多考虑就回答了。

“你脑袋里装的是豆腐渣啊，若可以随便找人代替，我还用烦恼吗？先不说小燕儿相貌身段都是一流，其余的姑娘比不上，你忘了小燕儿仍是清白之身吗？将军会找小燕儿去伺候，想

必看上的也是这一点，偏偏整千香阁里除了小燕儿外没人是处子之身，这事怎么瞒得过，若被发现我们欺骗了将军，我费嬷嬷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啊！快想有用的办法，别净说废话了！”费嬷嬷没好气的斥责杜五，催着他出主意。

杜五搔搔脑袋，用力的想着，眼珠子不安分的转啊转的，啊，他想到了！

“有了，有了，大娘，有人选了！”他高兴的说。

“是谁？”费嬷嬷兴奋的问。

“就是昨天被我救起的那个女人啊，她够美了吧，而且看那样子应该还是个闺女，就她啰，将军一定满意的。”杜五得意的说，这个人选一定行。

杜五的话提醒了费嬷嬷，是啊，她怎么没想到褚纤纤，没错，以褚纤纤的姿色，的确是万中选一的大美人，她也能确定褚纤纤还是未经人事的黄花闺女，虽然一开始接客就失身可惜了，但是两万两银子的初夜代价，岂是一般女人比得上，值得了，就算不是处子，凭褚纤纤的美貌，仍可以为她赚进不少银子，反正她不会吃亏。

费嬷嬷笑着点点头，“不错，褚纤纤是最好的选择，杜五，这次真给你蒙对了，好家伙！”她拍拍杜五的肩头。

“那嬷嬷的赏就给多点吧，慰劳一下！”杜五涎着脸说，向费嬷嬷伸出了手。

费嬷嬷不客气的拍掉杜五的手，扭腰叫：“想讨赏也要等事情办好了，你以为一个清白的闺女会答应下海吗？要将褚纤纤制服才是重点，她肯听话乖乖接客，你才有赏银！”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她才不会笨到亲自去做。

“嬷嬷，逼良为娼不是你的专长吗？这次怎么会要我出马？若交给我，我的办法很简单，打到她肯为止，没有人喜欢吃拳头，她自然就答应。”杜五比了下粗大的拳头。

费嬷嬷听了先给杜五一拳，瞪眼大骂：“你真是猪脑袋，你把人打得青青紫紫的，那要如何见客呢？算了，还是嬷嬷我亲自出马，你哦，一边凉快去吧！”费嬷嬷推开杜五，扭臀的走出了房间，事不宜迟，她要赶快解决。

“嬷嬷，别走，等等我啊，先给点钱用嘛，一点就好，一点就好了，嬷嬷，嬷嬷……”杜五追上去。

“找到你们小姐了吗？”宇文晟接见了辜捕头一行人，他们身上都还带着轻重不一的伤，不过没人有心情休养，他们都在焦急失踪的小姐。

辜捕头神色黯然的摇摇头。

“禀将军，属下和辜捕头找遍了树林，都没找到褚小姐，猜想可能被人救走了！”林督统向宇文晟禀报。

“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丢下小姐一个人，是我的错！”心碧哭着说。

“心碧你没错，你也是为了要救小姐，是我无能才会让小姐出事，罪该万死的人是我！”辜捕头抢着扛下罪责。

“现在不是说谁错的时候，找到人才是重点。辜捕头，褚小姐若被人救起，应该还在附近，你赶快通知褚总督，派人好好搜查这一地区，一定能找到人，小王也会交代这儿的县令帮忙搜救褚小姐。”宇文晟提供意见。

“是，小的这就赶回扬州城，谢谢将军的帮忙和救命之恩，小的感激不尽，容小的叩首道谢。”辜捕头跪下，向宇文晟磕头道谢，心红、心碧和其它手下也赶忙跟着磕头。

宇文晟挥挥手，“起来吧，不必多礼，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你家小姐。”

“谢谢将军，小的告辞了！”辜捕头众人拱手为礼，离开了行馆。

“一个弱质女子竟然遇到这样的事，真是可怜！”木克有感而发。

“而且褚小姐还是个官家千金，属下听辜捕头说，褚小姐貌美如仙，性子却非常胆小羞怯，这次的事一定吓坏她了！”林督统接下话说。

“希望能尽快找到人。桂堂，晚宴的事准备好了吗？”宇文晟转开话题，询问桂堂。

桂堂躬身回报：“准备好了，千香阁的姑娘会准时到达！”

宇文晟嘴角略扬，开心笑了。“那很好，传令下去，今晚众士兵可以尽情开怀玩乐，好好的享受一番。”

“是，谢谢将军！”林督统代替士兵们谢宇文晟的关爱。

庆功宴对他来说没什么吸引力，要回边城了，才是他开心的原因。

想到骑马奔驰的快意，宇文晟露出了笑容。

第四章

广场上生起了火，众士兵围圈而坐，这次参与平乱的士兵共有百来人，除了一小部分是宇文晟带来的护卫外，其余大多是从当地挑选而出，所以能为家乡建功，众人都十分开心，欢乐的气氛很高昂。

千香阁的姑娘到达后，会场的情绪更加热络，众人都放开心胸玩乐。

费嬷嬷来到宇文晟面前，跪下恭敬问好：“奴家见过大将军！”

宇文晟轻嗯了声，示意她可以起身。

“谢谢大将军！”费嬷嬷连忙答谢站起。

“交代你的姑娘要尽力伺候众士兵们，别怠慢了！”宇文晟轻声吩咐。

“是，是，奴家明白！”费嬷嬷态度恭敬的点头应是。

“费嬷嬷，千香阁的花魁呢？怎么还不叫她来服侍将军？”桂堂没见到花魁，连忙问费嬷嬷。

费嬷嬷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解释：“纤纤姑娘不好意思见那么多人，想私下在房里伺候将军，希望将军能答应。”

“好大牌的姑娘，竟然和小王谈条件？”宇文晟撇撇嘴不屑的说。

“不……不敢，奴家哪……哪敢和将军谈……谈条件，求将军恕……恕罪，奴家这……这就叫纤纤过……过来！”费嬷嬷以为宇文晟生气了，“噗！”的一声又跪下，结结巴巴连忙辩白，生怕自己的小命不保。

费嬷嬷吓坏了的模样让宇文晟觉得好笑，这样的小事他不会放在心上。“你起来吧，也不用叫那个姑娘过来了，她既然想在房里等，就让她等着吧！”

费嬷嬷心中暗自高兴，冷汗早已湿透衣衫，若将军真要纤纤立刻来伺候，她就玩完了，抹去冷汗，连忙退下，和杜五扶着褚纤纤到将军房间。

“这就是将军的房间。”仆人带费嬷嬷来到房外，也疑惑的看了眼被扶着走，头上还盖着薄纱、好似昏迷中的女子。

“谢谢，我们带人进去后，马上就会离开。”费嬷嬷笑说，和杜五合力将纤纤扶入房间。

“她什么时候会醒来？”费嬷嬷小声焦急的问杜五。

“差不多半个时辰后，她醒来时体内的‘迷情散’正好发作，让她春情荡漾、举止放浪，而将军回房时一定也喝了不少酒，两人便什么都不会多说，直接就办正事了！”杜五淫笑的说明。

“是这样最好，万一出了事，我们就等着人头落地吧！”费嬷嬷皱紧了眉头，心中忐忑不安。

“不会的，别担心，就算明早纤纤醒来，脑袋也要迷糊个半天才会慢慢清醒，所以她什么也不会对将军说，放心吧！”杜五很有把握的告诉费嬷嬷。

事情已经到这地步了，她不放心行吗？将纤纤安置在床上，费嬷嬷扯去里着纤纤的披风，露出她一身轻纱的暴露穿着，费嬷嬷和杜五急急的离开房间。

庆功宴开到越晚越热闹，在千香阁姑娘的温言软语下，众士兵身心都放松了，谈笑声不断。

宇文晟喝了不少酒，本来还想和众人继续同乐，但桂堂提醒他房里还有个花魁等着呢！

对此，宇文晟不太感兴趣，美女他见多了，在边关就有两个能并称北方第一美人的女子陪伴，她们是卖笑不卖身的青楼名伶，在跟了他之后便死心塌地，他若喜欢大可以将两人都纳为妾，只是他懒得处理这些繁琐的事，她们了解他的脾气也不敢啰唆，乖乖的陪着他，不求名分，不抢地位。在宇文晟的观念里，女人就该如此，听话顺从是女人的本分。

所以对这个南方美人，说实在他没多大的玩兴，不过属下的美意他也不好拒绝，若看不顺眼大不了叫她走，也不是难事，因此宇文晟站起，踩着微醺的步履，没有属下护送，自己走回

房间。

褚纤纤在全身如被火焚的难受情形下醒来，只呆了一刹那，立刻就记起目前的情势，她慌了手脚，想起身逃开。

可是一下地，头重脚轻的感觉让她站不稳脚又跌回床上，咬着牙，她无心去理会眼角直涌出的泪水，现在没有时间哭，她要做的是赶快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。

原来救她的费嬷嬷是妓院的鸨母，费嬷嬷救她不过是想将她推入火坑，知道实情时整个人都傻住了，回神后她只想赶快逃走。

可是费嬷嬷哪肯让她离去，软硬兼施的要她去服侍一个什么大将军，说可以荣华富贵一辈子，显赫风光一生，她当然死也不肯答应了！为求自保，她只好老实说出自己的身世，以她总督千金的身分，她想费嬷嬷一定不敢对她胡来。

她没想到费嬷嬷不相信，还讥笑她胡说八道，任凭她解释了几十次，还拿出娘交给她的信当凭证，费嬷嬷依然说她是乱编唬人，不但抢走了她的信，还要她不准反抗，否则会有办法让她答应听话，然后她就被囚禁起来了。

褚纤纤急疯了，哀求费嬷嬷放过她，也努力在房里找出路要逃跑，可是都没成功，最后她只能缩在墙角抱头痛哭，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她？竟然让她沦落到妓院里。想到费嬷嬷要她服侍男人，她就想吐，不要，打死她也不会同意，不要！

她哭了一整晚，没吃没喝，只希望自己能立刻死去，不要留在妓院被侮辱。

第二天，费嬷嬷进门来问她的意思，她原本乘机要逃出去，但是门外站了四、五个大男人，她逃不掉，只能求费嬷嬷相信她真的是总督的女儿，求费嬷嬷快放她出去。

费嬷嬷没将她的话听入耳，仍是逼她去伺候那位大将军，褚纤纤觉得自己要崩溃了，坐在地上痛哭，喊着娘救命，希望娘快来救她，救命啊！

费嬷嬷和她耗了一天，最后费嬷嬷也没耐心了，便要人强逼她喝下一种带着药味的烈酒，说她这样就会听话了。

褚纤纤猜也猜得出自己喝下的一定不是好东西，所以拼命挣扎不喝，灌入她嘴里的酒也都尽量吐出来，不过仍是被浓烈的酒味熏倒了，不支昏过去。

醒来后，褚纤纤就发现自己在另一个陌生的房里，她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只想立刻离开这里。

褚纤纤扶着桌椅一步步吃力的往门的方向走去，才移动四、五步，就走得她气喘吁吁，到底费嬷嬷是喂她吃了什么药，为何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走路都这样困难，真能逃得出去吗？

纤纤感到灰心，眼泪又成串落下，她举起衣袖要擦眼泪，入眼的薄纱让她吓了一跳，赶忙低头审视自己的衣裳，天啊，她……她竟然穿着单薄的纱衣，连肚兜也没穿，身躯完全显露出来，羞得她脸又红又白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难道她要穿这样出门？万一被人看到了，她还有脸活下去吗？可是她也不能留在这里啊，那个什么大将军可能马上就要回房了，他对自己的企图……纤纤没有勇气再想下去。

现在成了既不能跑又不能留下的局面，进退都没有路，褚纤纤心力交瘁，再也撑不住坐在地上失声痛哭，怎么办？她该怎么办啊？

宇文晟走入房中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，一个女子坐在地上痛哭流涕，难过的哭泣声听起来好似她受了多大的委屈，低垂的脸看不出她的相貌，但是她耸肩抽气的模样挺让人心疼，宇文晟心中不由得闪过一抹怜爱。

靠近那女子，宇文晟蹲下身，大手抬起了她的小脸，要看看她的真面目。

惊讶同时写在两个人的脸上，宇文晟是为了纤纤的美丽，果真是个闭月羞花的大美人，得天独厚，让人惊艳，这是一张能让所有男人心动的脸蛋。

纤纤先是被突来的动作惊吓住，等看清眼前贴近她的是个男人时，尖叫一声，慌乱的手脚并用要远离他。

宇文晟对纤纤激动的举止有些不解，但他对她的美丽很满意，所以不在意的摸了下她的小下巴，轻挑出声：“你就是要房里伺候我的花魁吗？长得还真不错！”

“不要碰我！”纤纤惊叫，立即挥手打去宇文晟的大手，像要擦去什么脏东西般，用力的拭着被宇文晟摸过的地方。

宇文晟眉头皱起，他不喜欢她眼里憎厌的目光，憎厌，竟然会有女人用这样的眼神看他？宇文晟心中不悦。

“你忘了你今晚要做什么吗？”宇文晟刻意贴近纤纤，语气低沉阴邪。

“啊……别靠近我，你找错人了，我……我要走了！”纤纤焦急推拒，挣扎着爬起要离

开。

“你要走？”宇文晟眉毛蹙起，语气又沉下几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戏弄他吗？

纤纤不愿意和男人在同一个房间里，扶着身旁的桌子她奋力站起，脚步踉跄的想快快离开。

宇文晟身影一闪，轻松的就转到纤纤的面前，冷着脸看她，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！”

纤纤紧急煞住自己，以免撞上宇文晟，她往后退几大步，脸上全是戒备抗拒的神情，结结巴巴叫：“让……让我离开，我……我不是你……你要的人，我是身……身不由己，让我……我走！”想绕过宇文晟往门口走去。

宇文晟哪肯就这样放她走，他跨两大步又贴近了纤纤，“你叫什么来着？嗯，纤纤，你的名字是纤纤吗？”他记得费嬷嬷说出这个名字。

“我……我是叫纤纤，可是我……我不是……唉，我不会说，反正我……不要留在这里，你让开，我要走了！”纤纤脸上浮起了厌恶的表情，不想和男人多说话，心中只有赶快摆脱这一切的念头。

又是这样嫌弃的神情，这回宇文晟看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很明白这个女人嫌恶的对象是他，这令宇文晟感到被冒犯，他的脸色更难看了。

“你既然叫纤纤，又是从干香阁出来的姑娘，就该好好尽你的本分，这样就想走，你以为小王是什么？供你消遣的乐子吗？”宇文晟微眯起眼，语气不善的靠近纤纤。

纤纤焦急的直摇着头，她没……没这个意思啊，可是口拙的她不知道该怎么解说才好，又见他一步步贴近自己，纤纤情急之下管不住自己的尖叫声，话顺口而出：“啊，走开，别……别再走过来，不要走近，我想吐了，走开，走……”看到陌生男人就已经让她浑身不舒服了，何况这个男人身上有股浓烈的男人气息，更使她反胃，纤纤捂着嘴想要避开宇文晟。

她竟然想吐，因为看到他！宇文晟就算有再好的修养，也忍不住发火了，没人可以对他说这样的话，尤其她只是个青楼女子，实在太过分了！

大手一捉，像拎小鸡一样，纤纤整个人被扣入宇文晟怀中，宇文晟粗暴的捏住她纤细的下巴，逼她近距离的面对自己，声音冷怒：“看清楚，小王就是你今晚要伺候的人，你最好别多说话好好服侍，否则小王不会客气的！”阴沉的脸色让他看起来气势更加吓人。

纤纤吓坏了，眼泪直流，拼命想从宇文晟怀中挣脱开，惊急喊着：“放……放开我，快……快放开，恶……恶心的坏人，快放开我，我讨厌你，臭男人，好脏啊，别碰我，走，走开，肮脏的坏人，坏蛋，放手，我……我真要吐了，我……哇……”

实在抑制不住涌起的酸液，纤纤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吐在宇文晟身上。

宇文晟没想到她真的吐了，一张脸黑得有如阎罗王，他大力将纤纤甩上床，将自己被弄脏的衣裳扯下，两三下便光着身子，露出一身肌肉，也上了床。

纤纤被宇文晟这一甩弄得七荤八素，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却看到那个男人没穿衣服，她惊叫还来不及避开，他就扑上自己。

“啊……你……你要做……做什么？不要，不要啊！”纤纤被压在宇文晟身下，她尖叫哭喊着拼命捶打身上的男人，使尽全力想挣开他，保住自己的清白。

想不到瘦弱的她，使起劲来像是撒泼的野猫，纤纤的指甲在宇文晟的皮肤上留下不少道红痕，不过宇文晟不打算放过她，在她这样冒犯他后，这个女人必须受到惩罚。

大掌捉住了她一双小手，她踢个不停的脚也被宇文晟有力的双脚制服，他看着满脸泪痕的女子，毫不怜香惜玉的丢下话：“这是你欠小王的，小王付了钱就要得到代价！”另一只手罩上了她小巧挺俏的酥胸，唇也落在她颊上。

“不！”纤纤尖声惊吼，使出全身力气从宇文晟掌中夺回两手的自由，悲愤的她直接就往他脸上抓去，不管弄瞎他或弄伤他都好，要逼他放开自己。

宇文晟没注意到她还有这招，脸急忙偏开，但纤纤的指甲还是在他颊上划出一道伤痕，流出血来。

“你！”宇文晟怒极了反笑，脸上浮起了阴森的笑容，他两只手用力抓住纤纤细瘦的手腕，粗暴的大力气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，对于她因疼痛而扭曲的小脸，他没有心疼。

“这是你自找的！”冷酷的丢下这句话，宇文晟的行动有如狮子在撕碎猎物般，狠准的攫住身下人儿，没有前戏、没有温柔，他扯去她的衣裳，粗暴的占有了她！

那种撕裂般的痛楚，瘦弱的纤纤无法承受，在他侵犯进入她的身体时，她同时晕了过去，黑暗成了她最好的逃避处。

没有快感，只是纯粹的发泄，在身体得到满足后，宇文晟抽身离开。

看着脸色苍白、昏迷躺在床上的女子，她身下红色的血液非常刺眼，宇文晟皱眉俐落的跳下床，找出干净的衣裳换上。

很少有人能使他这样冲动，丧失理智，尤其她还是女人，但只要想起她对他嫌恶的模样，宇文晟仍是愤怒的握紧拳头，这是她应得的责罚，不值得同情。

宇文晟心中没有愧疚，坐回床边，他眼神停留在纤纤绝美的脸蛋上，伸手抚着她细滑的皮肤，她真的很美，让他都不自觉的动了心。若她能像一般青楼女子那样好好伺候他，说不走他还会为她赎身，让她跟在身边伺候，这对身为妓院的姑娘，可说是个天大的恩惠。

只可惜这个女人不知惜福，竟然惹他生气，他没降罪就万幸了，不会再给她任何好处。

宇文晟收回手，厌恶的别开头起身往外走，想出门叫青楼的人将纤纤带走，床上的人儿嘤咛一声，缓缓张开眼醒了。

纤纤只感到下腹好痛，全身都在疼，她咬牙忍着痛楚费力坐起，当眼睛看到衣衫不整的自己，还有身下的血迹时，脑中“轰！”的一声，将她给震呆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怎……怎么……了？”纤纤直楞楞的瞪着鲜红的血，喃喃自语。

“你醒了！”一个冷淡的声音插入她的思绪里，让她由迷惘恢复清醒。

纤纤立刻转头看着站在房中的宇文晟，他穿着单衣，冷肃的脸上只看到漠然，双手交叉着如山岳般矗立在她眼前。

纤纤再不知人事，再天真无知，由自己身体的情形也知道出了什么事。

“啊”被事实击溃的她不敢相信的放声尖叫，捂着耳朵，闭着眼，使劲全力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这样的，不要！”她竟然被……不要！

宇文晟被尖锐的叫声弄得心情更加恶劣，他走到床边，用力的扯下她盖在耳朵上的手，大声截断她的喊叫：“住口，别叫，不准叫！”

纤纤的尖叫被宇文晟的喝声阻断了，她抬起泪眼看着他，突然像发了疯般又是咬又是捶打的攻击宇文晟。

“我恨你，我恨你……我恨你！”纤纤边吼边动手，恨不得杀了这个可恨的男人，被他玷污了，她还有脸活下去吗？她活不了了！

宇文晟也被纤纤的又踢又打弄得火大，甩开她，离开床一些距离，冷声质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杀了你，你竟……竟然对我……对我……吗……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”纤纤哭倒在床上，小手捶着床板，悲泣交杂的怒吼。

“你忘了你的身分吗？身为欢场妓女，伺候小王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”宇文晟说得冷酷无情，青楼女子对客人又打又咬，他还没为此跟她算帐呢！

“我不是，我不是妓女，我不是妓女啊！我是被逼的，我不是青楼女子，我爹是褚士轩，他是江南总督，我叫褚纤纤，是总督的千金啊，我真的是总督的女儿，可是为什么没人相信我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？”纤纤声嘶力竭的哭喊。

宇文晟被纤纤的话吓了一跳，脸色凝重了起来。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？”

满心悲恸的纤纤不再害怕羞怯，她瞪大眼面对宇文晟，咬牙说：“我爹是褚士轩，是江南总督，我叫褚纤纤，是总督的千金，你听清楚了没？我家在扬州城，我要到雷峰镇的外婆家玩，才由护卫保护着出门，哪知……哪知会遇到土匪强盗，护……护卫都被杀……杀了，连我的丫鬟都……不知道是生是死？我逃走后被费嬷嬷救起，没想到费嬷嬷竟……竟然是妓院的鸨母，她……她逼我接客，我不愿意，我也表明了身分，可是费嬷嬷却……她却不相信！如今，我……你对我……你要我怎么活下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怎么可以？我恨你……我恨你……咳……”纤纤哽咽得直咳嗽，情绪激动得不能自己。

宇文晟神情愕然难看，明白她的身分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。她若是官家千金，他就不能始乱终弃，虽然错在千香阁的嬷嬷，但她失身于他总是事实，他必须负起责任。

“你的事小王会为你讨回公道，而你，小王也会给你一个名分，不会让你难做人的。”宇文晟冷静的告诉纤纤。

纤纤止住了咳，宇文晟的话没安慰她，反而让她更加愤怒，有了勇气，她紧抿唇下床，缓缓走到宇文晟身前，一字一字恨恨的吐出：“我不希罕你的名分，我不要！我恨你，恨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臭男人，你让我感到恶心反胃，我不想见到你，要我一辈子跟着你我宁可去死，我死也不会让你再碰我的！”这是她第一次豁出去放胆大声骂人，因为她没脸再活下去，既然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！

宇文晟脸色大变，他怒气冲天的捉住她的手腕警告：“你别太过分，就算是你爹也不能用如此的语气和小王说话，小王会负责不是怕你，只是好心想帮你，小王也可以撒手不管，到时候你便什么名分地位都得不到！”若他不是自制力强，早就将这个满嘴刻薄话的女人丢出去。

“放手，别碰我，”纤纤用力挣脱宇文晟的手，边摇头边后退，声音凌厉的反驳回去。

“不必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假好心，欺负了我，再对我负责，我不要这样的帮忙，我最恨的就是男人了，尤其是你，我不要你碰我，更不要看到你，我恨你，走，你走，我不要看到你……走，滚出去！”纤纤捉起能构到的东西直接就往宇文晟丢去，她边丢边后退，直至靠到了窗边。

宇文晟挥手挡下飞来的花瓶、茶壶、杯子……心中真有冲动要将眼前的褚纤纤大卸八块，她以为她是谁？竟敢叫他滚，就连当今皇上也不敢对他这么说，不驯服这个女人，他宇文晟还有面子当王爷吗？

“褚纤纤，你太不知好歹了，真是欠管教！”伸手要捉住她好好教训。

“你不配，不配！”纤纤碰到窗子心中就有了决定，没等宇文晟抓到她，她攀住窗棂一使力，整个人便翻出窗外，直坠下地。

宇文晟扑身上前要搭救时晚了一步，他怒吼一声，也跟着飞身跳下。

想死吗？他不会同意的，他们之间的债还没弄清楚呢？

“还在说谎，老实说！”宇文晟铁青着脸用力拍了下桌面，神情暴怒的瞪着跪在下面的费嬷嬷和杜五。

费嬷嬷浑身颤抖，吓破了胆，“我……我……真……没……谎……说谎……”

“木克，将两人都拖下去砍了！”宇文晟冷酷下令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，将军饶命，饶命，奴家老……老实说，奴家说实话！纤纤的确是……是奴家从树林边救回来的，奴家见她姿色好便想要她成为千香阁的姑娘，因为她当初对奴家说她爹娘是一般的百姓，所以后来改口说她是总督千金时，奴家当然不相信，奴家若知道她真是总督千金，奴家打死也不敢动……动她的主意，绝对不敢的，求将军明察，求将军明察！”费嬷嬷边磕头边说。

“逼良为娼，你们也太大胆了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”宇文晟冷着声音怒说。

“这都要怪小的一时被鬼迷了心窍，求将军饶命，求将军饶命……”杜五也抖着声音求情。

问出了原因，宇文晟不想再看到这两个人渣，交代给手下。“桂堂，这两人交给你，你看着办，这件事关系到朝廷命官的颜面，绝不可以流传出去。”

“小的不会说，打死也不敢说出去，只求将军能饶小的一命，求将军饶命……”杜五哀求，费嬷嬷也迭声保证不敢说，恳求宇文晟能开恩。

“带下去！”宇文晟大手一挥，不耐烦的别开脸。

桂堂领命，将费嬷嬷和杜五抓下去。

宇文晟办完了费嬷嬷这事，快步走向房，跳楼自杀的褚纤纤虽然幸运的大难不死，但也伤得不轻，都两天了还没有醒过来。

“大夫，如何了？”宇文晟一走入房间就问守在床边的大夫。

“启禀将军，还没醒呢，不过小的有为小姐量过脉搏，发现她稳定多了，应该就快醒了！”大夫报告。

宇文晟坐在床边，看着昏迷的褚纤纤，神情沉重，摆摆手要大夫下去。

“王爷，别担心，大夫说褚小姐不会有事的！”木克出声安慰。

“小王不是担心她，只是不想有人死在小王手上！”宇文晟冷漠的说，不愿意让手下误会他关心褚纤纤，他们之间没有感情，只有债，他要等她醒过来，好好教训她对他的不尊敬和忤逆，她还没受够处罚呢！

一会儿后，桂堂走入，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呈给宇文晟，“爷，这是费嬷嬷交上的，说是褚小姐的东西。”

宇文晟接下信打开一看，这是褚纤纤母亲写给娘家父母的信，信中提到褚纤纤羞怯爱哭又怕生的个性，致使她坚持不愿意嫁人，她的爹娘实在劝不过，便想借着也将要出嫁的表姊好好劝劝褚纤纤，信里还写着褚士轩对女儿的亲事已经有了决定，对象是吏部尚书钟正的儿子钟敬杰，只是还没让褚纤纤知道这事，等她从外婆家回家后，这门亲事便要公开了。

宇文晟看完信，沉默不语的将信放回信封收入自己怀中，他那面无表情的脸，让桂堂、木克看不出主人在想什么？

房里静了下来，为了褚纤纤受伤昏迷，宇文晟延后回京的时间，除了自己的手下外，征召的士兵都回去了，所以目前在行馆里只有二十来人，何时能动身离开，就看宇文晟的意思了。

其实，宇文晟应该通知褚士轩说明褚纤纤在行馆的事，若他将褚纤纤交给她爹娘，便可以立即回京了，可是他却将消息封锁了，而知道褚纤纤真实身分的木克、桂堂也不敢多问，只觉得王爷这回处理事情的态度很奇特，原因除了王爷自己明白外，也没人知道。

宇文晟定定的看着褚纤纤，脑里转动着各种想法，他在考虑要如何安置这个麻烦的女人，想到她对自己无礼严厉的批评，他就忍不住心中有气，从没有人敢这样骂他，褚纤纤是第一个人，该死的第一个！尤其她跳楼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不配！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她不配他，抑或他配不上她？他可以很肯定应该是后面的意思。

小小一个总督千金敢说他不配，这口气宇文晟怎么都咽不下，而她还敢在他眼前演出跳楼记，想藉此来逃开他吗？她作梦，他不准她死，阎罗王就不能收她，要死也要先付清代价，他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她。

此时床上的褚纤纤头动了下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，似乎醒了。

“找大夫进来！”宇文晟对桂堂交代，注视着褚纤纤的动静。

好痛，好象有人在敲她的头般，一次接着一次，不间断的敲着，痛得她不能再睡下去，想醒来叫那人别折磨她了。

努力撑开眼帘，黑白分明的眼珠儿转动了下，脸上神情仍是一片迷惘，感觉到有人在注视她，她慢慢的偏头看去。

刚从昏迷中醒来的褚纤纤，看起来特别柔弱无依，当她一双水灵灵眼睛对上宇文晟时，他感到心中微微震动了下。

“你醒了！”他还是同样的一句话当开场白，神情冷淡。

她盯着说话的男人看了一会儿，又看看四周，在脑里思索着，最后不得不颓然放弃，她想不起来。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地……地方？你……你又是谁？”沙哑细弱的嗓音怯生生的问。

宇文晟听了问题，呆了半晌，扬眉反问她：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纤纤再打量着宇文晟，很努力的回想，可是她脑里还是一片空白，舔舔小嘴她摇摇头：

“我……我记……记不起来……了，你……你认识我……我吗？”

宇文晟发觉不对劲，连忙再问纤纤，“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”

纤纤睁大眼睛眨了眨，用力在找寻记忆，她是谁？叫什么名字呢？但是脑中混沌，不管怎么想，依然没丝毫记忆，她看着宇文晟，语气困惑又惊骇，“我……我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我……我到底是谁呢？”

宇文晟连忙叫大夫过来为纤纤检查。大夫走上前，伸手要为她把脉，纤纤却将手收回被里，眼里满是惧意，“不……不要，别……别碰我！”下意识就是不想让男人碰她。

纤纤的话引发宇文晟最难堪的记忆，他脸色含霜，粗暴的掀开被子拉出她的手。“快伸出手来给大夫检查！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我怕！”纤纤反手紧紧捉住宇文晟的大手，恐惧的模样可怜又无助。

一样“不要”两个字，只是这回她说来是那般的柔弱，和之前他听到的嫌恶语气完全不同，她还主动握住了他的手，宇文晟真被褚纤纤的反应弄糊涂了。

不过面对如此娇弱的褚纤纤，宇文晟的语调也不禁放柔。“别怕，伸手给大夫检查，这样大夫才知道你身体如何了？乖，听话！”

纤纤依然不肯，一双小手紧紧抓着宇文晟，如同溺水的人捉住浮木一样，她大眼里满是期求，不想让陌生男人碰到她，但对宇文晟她却有另样的感觉，看到他，她反而觉得很熟悉。

“将军，这……”大夫一脸为难的看着宇文晟，不知如何下手检查。

宇文晟只得靠近纤纤，扶起她半坐起，握着她的手，露出手腕一截给大夫量脉搏。

当大夫的手碰到纤纤的手时，忍不住将整个身子偎到宇文晟怀中，皱眉别开脸，忍住心中涌起的不舒服感。

就是这样厌恶的举动，纤纤的表情让宇文晟感到眼熟，只不过这次对象是别人不是他，让宇文晟心里感到一丝庆幸。

大夫仔细的检视褚纤纤一番，没发觉她有什么异状，温和的告诉她：“小姐，你再回想一次，想想自己的名字？想想家住哪儿？父母是谁？你好好想想。”

纤纤赶忙收回手放在自己胸前，依然偎在宇文晟的怀里，照着大夫的话低头想了许久，可

是任凭她怎么回想，脑中记忆就像被人抽空一样，她完全想不起过去，她慌了，大眼里又盈满了泪水，双手扶着头无措的说：“我.....我想不起来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是谁？爹娘呢？家在哪里？我.....我怎么想不出来，为什么记不起？”

“大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宇文晟质问大夫。

大夫又检查纤纤前额的伤口，都没问题，他明白了，马上躬身禀明：“回将军，因为小姐头部受伤，冲击到脑，所以造成暂时性的失忆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休养好好回想，或是接触到印象深刻和过去有关的事，自然就会慢慢恢复记忆了。这事急不来，不过一定能复原，小姐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心养伤，别急着要回想过去的事，让她心情平静下来，记忆便会一点一滴恢复了。”

“大夫，你的意思是这状况只是暂时性的，绝对能再记起，是不是？”宇文晟看着大夫。

“是的，这点小的可以保证，若小姐的亲人能在小姐身边提醒她过去的事，那小姐会更快恢复记忆，所以小姐不会有事的，请将军放心！”大夫很有信心的回答。

“小王明白了，你下去吧！”宇文晟命大夫退下。

“王爷，既然有亲人在小姐会更快记起，那要通知褚总.....”

宇文晟严厉的眼神阻止了木克下面的话，跟在主人身边那么久，木克、桂堂对主人的每个眼神、手势代表什么都很了解，木克立刻住嘴不再说下去，桂堂也静默，一切听从主人的意思。

“你.....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？我的家人又在哪儿呢？”纤纤仰头看着宇文晟，小脸满怀希望，自己既然和他在一起，他一定明白她的身世。

宇文晟看着娇美的容颜，褚纤纤也羞怯的回望着他，她眼里都是对他的信任，宇文晟想到怀里的信中写明，她爹娘已经为她订了亲事，他脸上一下子闪过许多复杂的情绪，其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渴望，他无法压下，这使得他做下了决定。

“你叫纤纤，是小王新纳入门的小妾，小王就是你的家人。”宇文晟简单的几句话决定了纤纤的命运。

不错，他是他的小妾，他宇文晟宣布了。

第五章

“王爷，大夫到了！”

“请他进来！”

大厅里，宇文晟背着手站在厅中，脸看向窗外。

大夫快步的走入，弯身请安：“见过将军！”

宇文晟转身要大夫不用多礼。

“将军找小的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大夫连忙问起。

“小王想明白，她有可能永远都想不起过去吗？”宇文晟直接问。

“将军是指夫人的伤是不是？将军尽管放心，这两天夫人的伤口愈合得很快，可说是痊愈了，情绪也很稳定，这些都是好现象，假以时日，夫人一定会恢复记忆，小的曾遇过几位失忆伤者，他们头部受伤的情形比夫人严重，但慢慢都能记忆起过去的事，到最后都复原了，因此夫人也一定可以恢复记忆。”大夫乐观的回答。

“难道她一定会恢复记忆，有可能永远都不恢复吗？”宇文晟脸色深沉的看着大夫。

“这样的病例也不是没有，只是小的行医多年还没遇过，以夫人的情形来看，找回记忆应该是没问题，将军不必担忧。”大夫以为宇文晟在担心，所以一脸笑容的对将军保证。

“这就更该死了！”宇文晟神情难看的丢下话，人如一阵风般冲出了大厅。

宇文晟的反应让大夫以为自己说错话了，吓得脸色如土，不知该怎么办？

木克先追上主人，桂堂暂时留下来安慰大夫，“大夫，别紧张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但是你为夫人治病的事最好别说出去，将军不喜欢太多人知道将军的私事。”

“是，小的不说，绝不会说的。”大夫连忙点头答应。

桂堂依王爷的交代，给了大夫一笔优厚的诊金，让他离开。

宇文晟步入房里时，纤纤正让丫鬟喂着吃补品，看到他进来，连忙站起笑脸迎接，“夫君！”

宇文晟让丫鬟离开，他一走近纤纤，她马上就投入他怀中，搂着他的腰对他微笑。“夫君，纤纤很听话，有乖乖吃药哦！”

宇文晟摸摸怀中人儿滑顺的发丝，柔声问：“你今天头还疼不疼？”

纤纤摇摇头得意的回答：“不疼了，下床走路头也不会晕，纤纤已经全好了！”

“这样很好啊！”宇文晟浅笑，搂着纤纤在椅子坐下，让她坐在自己腿上。

“可是我还没恢复记忆，怎么想都想不起过去的事呢！”说到这里，小脸黯淡了下来。

“想起过去的事很重要吗？”宇文晟紧盯着纤纤。

“每个人都有过去，纤纤当然也希望能想起过去的一切啊，如今纤纤只知道自己的名字，是夫君的小妾，其余便不晓得了，夫君说等纤纤身体康复会告知纤纤有关身世的事，现在纤纤好多了，夫君可以对纤纤说了吗？”纤纤揽着夫君的脖子，希望能明白自己的过去。

“这事不急，你只要明白你是小王的妾，好好伺候小王便行了，过去的事以后再说。”宇文晟含糊的带过。

“那要到什么时候夫君才告诉纤纤呢？纤纤很想知道，难道现在不能说吗？夫君，你说啊，好不好？纤纤想知道，夫君说嘛！”纤纤娇声要求，她真的很想了解自己的事，脑里一片空白的滋味很不好受。

“你才刚复原，不适合一下子思考太多，以前的事过一段时间再说，别提了！”宇文晟耐着性子回答。

“可是纤纤好想早一点知道，夫君，别让纤纤等了，你今天就告诉纤纤好吗？夫君！”纤纤对丈夫继续撒娇。

“别说过去的事了，不准再提！”宇文晟拉下脸，语气严肃得让人害怕，那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事。

纤纤吓了一大跳，眼泪争相的涌出，她吸吸鼻子，怯怯的道歉：“对……对不起，夫君不想提，纤纤就不说了，对不起，夫君！”

宇文晟见状将纤纤的小脑袋按入自己怀中，柔声安抚她：“乖，小王不是对你发脾气，只是不想看你为想起过往的事而烦恼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若真记不起来就算了，没人会怪你的，纤纤别勉强自己了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纤纤知道夫君是为纤纤好，纤纤不问就是了！”她抬手想抹去滑下的泪水，宇文晟快了一步，用唇吻去了水珠儿。

“你真爱哭，泪娃娃！”宇文晟低喃，下一步就盖上了纤纤的小嘴。

纤纤柔顺的承受着宇文晟的吻，感受夫君带给她的甜蜜，夫君对她真的很好，这是这两天来纤纤的亲身体认。

关于自己的事，夫君只告诉她，她是夫君新纳的小妾，才刚嫁给他，而她是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受伤失去记忆，其余的夫君就没多说了！

不过，从她清醒明白自己丧失记忆后，夫君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，从大夫到伺候的丫鬟，她身边都有人照料，补品也没断过。她打从心底不喜欢见到男人，所以除了夫君外，房里只准丫鬟进入，连换药都是夫君帮她，夫君真的对她体贴入微，因此就算失去记忆她也不怕，因为有夫君，她就等于有了一切。

宇文晟越吻越深入，连手也不自主的探入纤纤的衣服里，纤纤一步步撤退，敞开自己的一切给夫君，毫不保留。

藉由亲密的吻，宇文晟能读出纤纤的一切想法，她太单纯了，天真到不会掩饰自己，她所有的心思都掌握在宇文晟的手中。

宇文晟强迫自己停下，硬生生打断想要纤纤的欲望，现在纤纤是他的小妾，他随时都可以要她，她也不会反抗，只是目前她伤才刚好，他不愿意让她太累。

“想出去走走吗？”宇文晟为她抚平颊边的发丝，笑笑的问。

纤纤急急点头：“想，想，好想呢，总比闷在房里好多了！”

宇文晟被她急巴巴的样子逗笑了，放她下地，揽着她纤细的肩头走出房间。

行馆是建筑给皇亲国戚出巡或游玩时使用，所以每一处都花了许多心思，尽量做到十全十美，景观自是美丽无比。

纤纤看着亮丽缤纷的花园，高兴的在花中穿梭，她那张艳冠群伦的笑靥压下了所有花朵的

美丽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人比花娇”。

“夫君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花朵好美啊！”纤纤指着红白交错、开得正盛的花儿对宇文晟招手。

宇文晟看了一眼花朵，顺手摘下为纤纤别在耳旁，称赞着：“美人、名花，相得益彰！”

纤纤羞红了脸蛋，偎着夫君不好意思笑了。

宇文晟则是心情畅快的搂着宝贝，做一件很少做的事——陪女人逛花园。

纤纤拆去头上的布条后，留下一道痕迹，不过大夫保证这伤痕会越来越淡，不会影响容貌，既然纤纤伤好了，宇文晟决定明天就回京。

夜深了，该休息了，宇文晟手才碰到腰带，一双小手就伸来为他宽衣。

“纤纤伺候夫君歇息！”纤纤温柔的解开腰带，为丈夫褪下衣衫。

纤纤的解语可人，让宇文晟克制不了体内的欲望，他抓住了她为他整理衣衫的小手，趁她抬头的同时吻住了她的唇，情欲难忍，纤纤已经痊愈了，他也不打算再忍了。

抱起纤纤，下一刻两人便躺在床上，纤纤胸前的衣襟也被扯开。

“夫君！”纤纤无助的轻喊，她明白这是夫妻间正常的行为，但她就是感觉奇异又不安，仿佛是她第一次般，她觉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

宇文晟听到了她的求救声，用充满欲望的眼睛看着她，霸气的命令：“放松身子，把眼睛闭上！”

纤纤没有疑虑，立刻照夫君的话做。

宇文晟嘴角有笑容，俯下脸在她眼睫毛上吻了吻，然后滑到她秀气的鼻梁，再来到她的樱桃小嘴，他的一双手也没闲着，灵巧脱去了两人身上碍事的衣服，霸道的在她凝脂般的胴体上四处游移，探索她的每一个幽处，将纤纤挑逗得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。

像为了补偿上一次，而且那回他还吓晕了她，这次他竭尽所能好好待她。

温柔的攻势一波波向纤纤推进，她没有退路，也不知道怎么响应，只凭着本能的反射动作，轻声低吟，拱身紧紧贴近夫君，让两人更加亲密。

宇文晟见纤纤已经意乱情迷了，完全陷入欲火里，他不再逗弄她，要她清楚尝到当女人的快乐。

当两人变成一人时，纤纤忍不住尖叫，她感到很不舒服的充实感，无知的由夫君领着体验这种很陌生的身心合一滋味，不过在不适感慢慢褪去后，接踵而至的快乐让她脸庞红晕、心醉神驰，不能自拔的投入情欲中。

激情一波波的冲击着他们，两人如同在海里嬉戏般，随波起伏尽情享受欢愉，直到两人都得到全然的满足快感。

宇文晟吻了下怀中人儿的小耳垂，大手占有性的盖在她的雪胸，微微闭眼，满意全写在他的脸上。

纤纤没经过如此剧烈的运动，激情过后，她累得偎在夫君怀中沉沉睡着了，纤纤轻细起伏的呼吸声全听入宇文晟的耳里，在经过今晚后，他更加肯定当初纳她为妾的决定是对的。只是那时他心中有怨，不肯放她走是为了要从她身上讨回代价，所以他独断的决定她的身分，就算她失去记忆，他也不放过她。

如今他得到的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多，失去记忆的纤纤个性并没有改变，就如同她母亲信中所写的羞怯爱哭又怕生。除了他之外，她似乎讨厌所有的男人，宇文晟不知道她为何会对他特别不同，可能是丧失记忆之前，他和她之间的剧烈冲击印象深深停留在她脑中，在她失去记忆时，他的影像没有消失，顺理成章成了她唯一认得的人，也是她最信任的人。

宇文晟喜欢现在的褚纤纤，娇羞可人、天真可爱，他不想失去她，可是大夫信誓旦旦，保证她一定会恢复记忆。重回记忆的她肯定会视他为仇人，他对他的憎恨不知道会不会让她再次寻短，就算不轻生，她那么恨他，也绝不可能留在他身边，那一定是狂风暴雨的局面。

不！他不能让纤纤恢复记忆，就算要隐瞒一辈子她的身世，他也在所不惜；他甚至还要阻隔一切能让她记起过去的方法，包括了人、事、物。所以，回京处理完事后，他要立刻带纤纤回边关，那儿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她不会遇到熟人，也没有任何能勾起她回忆的事。

宇文晟轻抚着纤纤娇甜的睡容，他从没有这般强烈的想要一个人，褚纤纤是第一位，遇上他是她的宿命，是上天注定好这一切，所以别怪他一手遮天，因为他就是她的天。

他要她，铁了心的要她。

隔天一早，宇文晟便领着部众离开行馆回京城。

一路上，宇文晟都留在马车里和纤纤一起，纤纤被宇文晟搂在怀中，陪他看边关传回来的报告。

“我到窗边看看外面的风景好吗？”纤纤对军事没半点概念，看了一会儿的报告就没兴趣了，想看外面的景色。

“外面有什么好看的，听话陪小王看文件，乖！”宇文晟不让纤纤离开他的怀抱，这段路是通往雷峰镇必经之路，纤纤可能会感到熟悉，所以他不能让她看外面。

夫君这么说了，纤纤也只能顺从，看着报告她频频打呵欠，不一会儿就靠着丈夫睡着了。

雷峰镇是上京必经之路，马车驶进镇里，可以看到镇上张贴了许多寻找褚总督千金的悬赏告示，凡是提供线索因而找到的人，可以有千两的赏银，镇里、官道上也可以看到多队的士兵行色匆匆，想必也是为了找人。

宇文晟对这些情形视若无睹，搂紧了怀中的女子，依然专注于手上的公文，气定神闲，像是没事一般，而睡着的纤纤自然不会知道外面发生的事。

马车过了雷峰镇，宇文晟不打算休息，想尽快赶回京城。

京城外有座四面被群山围绕的湖泊，湖水是由四周高山积雪融化汇聚而成，因湖泊只有在夏天才会出现，所以取名为“夏湖”。

夏湖碧绿清澈，因为由雪水融成，所以湖水非常冰凉，就算在炎炎夏日，夏湖四周也是清爽宜人，加上风景优美，所以湖边建造起一座行宫——夏绿宫，是皇族夏天的避暑胜地，皇上每年都会抽出时间来夏湖游览散心。

宇文晟到达京城近郊后，没直接入京，反倒先到夏绿宫。

“夫君，你不是要回京见皇上吗？怎么不进京了？”纤纤靠着宇文晟，不解的看着他。

“将你安顿好，小王才能安心进京入宫。”宇文晟回答。

“纤纤听说京城有许多好玩好看的地方，纤纤好想到京城看看，夫君，纤纤同你一起进京好不好？”纤纤提出要求。

宇文晟放下手中的笔，搂着纤纤点她的俏鼻，“京城虽然比普通城镇热闹，但是龙蛇杂处，不适合女子出门，你不爱护卫相伴，而小王也要进宫没时间，你进京只是留在王府里不能出门，还不如到夏绿宫，那是皇上的行宫，风景极佳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“夏绿宫是皇上的行宫，纤纤怎能进入呢？”纤纤眨眨眼说。

“你是小王的侍妾，也算是皇族人了，为什么不能进入。”宇文晟微笑告诉纤纤。

“可是纤纤还是想和夫君在一起，可惜纤纤的身分太卑微了，不能陪夫君进宫。”她喜欢宇文晟在身边。

“别这么说，小王不爱听这种话，小王答应你，下回一定带你进宫。”宇文晟保证。

“真的吗？夫君可不能骗纤纤哦！”纤纤眼睛一亮，满脸的欢喜。

“放心，小王绝对不会食言。”宇文晟宠爱的看着笑靥迷人的爱妾。

纤纤小脑袋倚在宇文晟的肩上，欣悦道谢：“那纤纤就先谢谢夫君了！”

宇文晟笑着和纤纤聊到别的话题，其实不带她进京，是因为他的私心，褚士轩常有进京面圣的机会，说不定曾带妻儿来过京城，纤纤或许曾对京城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不能冒这样的险。

马车在天黑之前来到了夏绿宫。

“哇！真的好美哦！”纤纤倚着露台栏杆观看眼前的湖光水色，虽然是夜晚，但在月光照耀下，四周景致看得非常清楚，波光中有一轮明月，盖上一层墨黑面纱的山景，更增添一份神秘的美感。

宇文晟走到露台，将手中的披风披在纤纤身上。“夜凉似水，小心别着凉了！”由后面搂着她。

纤纤往后靠入夫君怀中，仰头甜甜的道谢。

宇文晟真爱看她的笑脸，美得让人屏息，他脸一低，两个人影合而为一。

小小的吻不能满足他，宇文晟抱起了爱妾，月色被丢到脑后，他大步回房，纱帐后的天地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。接着上演的激情，让月光羞得躲到云后面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宇文晟悄悄起床，纤纤睡得正熟，他不想吵醒她，交代婢女好好伺候，留下木克保护纤纤，宇文晟轻骑简从，直奔入宫。

纤纤醒来时，房里只剩下她一人，看看窗外太阳已高高升起，想必夫君进宫了，没叫醒她，一定是不想吵她睡觉，纤纤心中感到甜蜜，唤来婢女伺候起床梳洗。

虽然夫君不在身边，但面对这一片好山好水，纤纤的情绪仍是高昂。

用完早膳，纤纤在湖边闲逛欣赏景色，走到花园旁，就看到许多婢女忙碌的在园中采花，这些花朵会集中在花房由专人插成宫中的摆饰。

纤纤好奇心起，走入花房中，看人插花。

见到宫女熟练的挑花配色，插出一盆盆美丽的花，纤纤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对这个场景好象有印象。

纤纤不由自主，也拿起一些花朵，动作快速熟练的修剪配色插在瓶里，不一会儿便插好了一束。

“夫人，您插得很好呢！”伺候的丫鬟见了，出声赞美。

“对啊，夫人将花的特色都显现出来了，真的很漂亮！”另一个婢女也说。

纤纤对婢女笑笑，脑中涌入更多凌乱的画面，她隐约看见了一对母女在凉亭里插花谈笑，那个女儿好象是她，而那妇人却怎么都看不清楚。

莫非她以前也很爱插花，所以看到相同的景物有些印象，只是没人在旁提醒，纤纤怎么努力都记不起来，若夫君在此就好了，有他在旁提醒着，或许她就能想起过去的事了。

纵使失望自己记不起往事，纤纤仍好喜欢闻花香和看到美丽的花朵，所以她没走开，继续待在花房里，希望自己能多想起一些过去的片段。

宇文晟在近黄昏时回到夏绿宫，事情办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回边关了。

他走入夏绿宫，得到消息的木克连忙迎上来。

“夫人的情形如何？”宇文晟问起。

“夫人似乎对花很有兴趣，今天都在花房里，还亲手插花当摆饰，现在已经回房了。”因为夫人不爱看到男人，木克只好保持距离保护夫人，详情他也不清楚。

宇文晟连忙走回房内。

纤纤坐在露台的木椅上，面对眼前光彩炫目的湖光山色，正要下山的夕阳将湖面染成一片火红，绚丽的晚霞让天空如穿上七彩霓裳，美得光彩夺目，可是她的眼光却不是欣赏外面的景色，而是专心注视着手中的花瓶，她看得那么入神，连宇文晟走近的脚步声也没听见。

宇文晟出声轻咳了下。

纤纤闻声回头，看到是夫君，她放下手上的花瓶，笑着扑入丈夫怀中。“夫君，你回来了！”

宇文晟张臂将纤纤拥入怀中，搂着人迫不及待要汲取她的甜美来慰劳自己。

“你今天过得如何？”坐在椅子上，宇文晟看着怀中小嘴嫣红、颊上酡红的纤纤，那是刚才亲热所引起的。

“夫君，纤纤想起一些过去的事了！”纤纤兴奋的告诉夫君，她想夫君听了一定也会很高兴。

宇文晟震撼了下，但脸上神情不变，轻声问：“哦，你想起什么事了？”

纤纤将她在花房里的感觉告诉宇文晟，又拿起花瓶说：“还有这个花瓶，不知道为何纤纤就是特别喜欢，好象很有亲切感，尤其是上面彩绘的菊花，让纤纤脑海里不由得浮起一大片菊花景色，好象我曾在哪儿看过菊花盛开，夫君，是不是纤纤的家乡有菊花田？还是菊花和纤纤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？”她睁大眼问宇文晟。

宇文晟接过花瓶看看，翻到瓶身底部，上面烙着“扬州城制”四个字，他记得扬州有十项特色名于天下，菊花酒便是其中之一，那是因为扬州盛产菊花，所以才能集酿成酒，每到秋天，扬州城外便是一片菊花盛景，纤纤是扬州人，当然对菊花印象深刻了。

宇文晟不动声色，将花瓶摆到一旁。“你的家乡在北方，和菊花没有一点关系，你还想到别的事吗？”

纤纤摇摇头，“只想到这些，纤纤原以为终于记起一些了，没想到还是没有，纤纤真是没用！”语气里有掩不住的失望。

宇文晟抱紧纤纤安慰：“小王不是说过，记不起来就别想了吗？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就算想起来也没用，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别再想这些事了，明白吗？”

纤纤知道夫君不爱她伤脑筋，所以很乖巧的点点头，但脸上仍挥不去落寞失意。

宇文晟微皱眉，想起了今早去见太后时，遇上了五王妃，五王妃正和太后谈起手帕交失踪的事，原来五王妃也是扬州城人，她和褚纤纤是闺中好友，两人感情比一般姊妹还好，这次褚纤纤到外婆家遇难失踪，五王妃很着急，连忙向太后求援。

太后非常疼爱五王妃，闻言后立刻交代皇上赶快派人协助褚士轩找女儿，本来是总督女儿失踪的小事，现在却演变成了大事，连皇上都出面，事情似乎越闹越大。

正因为如此，他更要加速带纤纤回边关，他不会让任何人带走她，现在的纤纤不是总督千金，是他的小妾，谁也不能从他身边夺走她。

宇文晟加大力气抱紧了怀中人，强悍的神情中充满霸气。

“夫……夫君，你抱得纤纤好……疼，快不能呼吸了！”纤纤秀眉蹙在一起轻声提醒丈夫。

宇文晟赶忙放开手，抬起纤纤的下巴让她面对自己，“你不准离开，答应小王，你会一辈子陪着小王。”

“纤纤是夫君的小妾，当然会永远留在夫君身旁啊！”纤纤不明白宇文晟为何会突然这么问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

“小王要听你亲口说会陪小王一生一世，绝不离开！纤纤，说出来，告诉小王！”宇文晟要纤纤立誓。

纤纤顺从依着宇文晟的话说：“纤纤会陪伴夫君一生一世，永远都不分开！”

“话说出了就不能反悔，记住你的话，小王不会让你食言。”宇文晟眼神慑人，语调严肃。

纤纤被宇文晟凌厉目光盯得浑身不自在，她小手怯怯的抚上了夫君的脸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……事了？”

宇文晟拿下她的手放在唇前吻了下，脸色转为正常，浅笑说：“没有，没什么事，时间晚了，我们去用晚膳吧！”

他扶起纤纤，揽着她的柳腰到花厅用膳。

那个菊花花瓶则是孤零零躺在木椅上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婢女走入将花瓶拿起用力往湖心扔去，湖面起了一些波浪，一会儿又平静了下来，没留下半点痕迹。

第六章

马车往边关赶路，经过七、八天的行程后，已经进入北方疆界了。

在北方，放眼望去，都是黄沙夹杂绿原的景色，直接天际，看不到边界，其间除了挺立在平原上的住家聚落，还有高壮的大树。

从京城离开往北走后，纤纤发觉夫君不再限制她看外面的景色了，就算在城镇休息过夜，她若想外出逛逛，夫君也会答应，她只需用纱帽将脸盖住，便能随夫君出门，这令纤纤好高兴。

她不爱到人多拥挤的地方，尤其是男人聚集处，但她爱去看看一些布店、卖首饰的工艺店，到那儿逛的大多是女人，而且招呼的店家也是老板娘，让纤纤感到自在，只是她对夫君有些不好意思，要他陪自己逛女人的玩意。不过夫君没有怨言，使得纤纤更庆幸自己嫁到好丈夫了。

逛街当然就会买东西，夫君出手很大方，只要她喜欢，夫君都会买给她，所以一路上她也添置了不少东西。

越接近漠北，风景就越单调，都是黄沙一片，纤纤风景看腻了，就拿出针线做起女红，这是她在路上买来打发时间的。

她在缝制一双鞋要送给夫君，鞋底已经做好了，正在绣鞋面，素色的布料上是只展翅翱翔的老鹰，式样简单大方，手工也很精巧。

宇文晟从书中抬头看着专心做女红的纤纤，她婉约温柔的气质在此时表露无遗，他不知道

原来女人拿针线工作时这么动人，让他很难移开眼。

纤纤抬头要换线，就见到夫君在看，她回他一个娇艳的笑容，“夫君，看书累了吗？纤纤为夫君倒杯茶。”她放下针线，为丈夫倒茶。

当她端着茶走近丈夫时，马车突然一个颠簸，纤纤没站稳，摔向宇文晟。

宇文晟手脚俐落的抱住纤纤，也在茶杯从纤纤手中翻倒时，立刻接住。

纤纤扶着夫君稳住身子，关心的问：“夫君，茶水泼到哪儿了？弄湿你了吗？对不起，纤纤真是笨手笨脚，对不起，夫君！”满脸的自责。

宇文晟哈哈一笑，将整杯完好的茶水送到纤纤面前，“茶杯不是在这儿吗？茶水也没有倒出来啊！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，夫君你如何办到的？好厉害！”纤纤睁大眼，崇拜的惊呼。

“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！”宇文晟满眼得意神色，仰头喝下了茶。

纤纤看着，夫君真的好帅好吸引人，他的俊帅由陪着自己去逛街时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对夫君投以羡慕的眼光中可以得知，许多年轻女子甚至还当街对夫君抛媚眼，行为大胆到让她咋舌，这也显示了夫君不凡人品有多引人注目。加上夫君位居四王爷，还身兼武胜大将军，地位不凡，能嫁给如此伟岸出众的男子，怎能不说是她的幸运呢？

所以，纵使她嫁给夫君只是为妾，但是能服侍夫君，她也心满意足了。

宇文晟将茶杯放回桌上，见纤纤直盯着自己看，轻捏捏她的粉颊笑问：“看什么？”

纤纤红着小脸，羞怯的将头埋入夫君怀中，轻声低喃：“遇上夫君，是纤纤最大的幸福了！”

宇文晟抱紧她，笑得温柔：“是吗？”

纤纤点点头，顿了下，声音有如蚊子叫：“纤纤……纤纤喜……喜欢……夫君！”这话说完，纤纤从耳根子到脚都被红潮占据。

宇文晟心中感动，但是也有不安，丧失记忆的纤纤才会说出这些话，若她恢复记忆，她还会如此柔顺可人吗？他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很珍惜现在的纤纤，也尽力不让她恢复记忆。

他自私吗？不，宇文晟霸道的否认，他只是在找最适合纤纤的角色，那就是现在的她。

排除掉心中升起的微微歉意，宇文晟专制的以自己的意思来决定纤纤的人生，既然是他的人，理所当然该一切都听他的。

“你有多喜欢小王呢？”甩开心中的问题，宇文晟搂紧纤纤，逗着她问。

纤纤依偎着夫君，娇声回答：“人家……人家不知道啦！”

“不可以不知道，快说，说！”宇文晟的手溜到纤纤的腰上，呵痒逼她说。

“呵……不……不知……哎呀，别……别弄了，纤……纤纤投……投降，投降，呵……”纤纤笑弯了腰，和宇文晟一起躺倒在软垫上。

“说，否则小王要用重刑了！”宇文晟看着身下笑个不停的纤纤恐吓说。

纤纤差点就笑岔气了，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能停下笑，不过嘴角、眼角仍是可掬的笑意，她小脸通红，看了夫君一眼又转开，羞得说不出接下来的话。

“还不说，我又要搔痒了！”宇文晟装成一脸正经模样吓她，想逼出她的真心话。

“不……不要，人家说，纤纤说就是了，纤纤……纤纤……纤纤爱夫君！”说完，她小手掩面，难为情的不敢再看夫君，天啊，她真说出来了！

宇文晟有多欢喜就不用说了，他要的正是纤纤的全心全意，俯下身，他的吻点点落在纤纤盖着脸儿的小手上，移开她的手，下个目标就是她小巧的红唇。

得到了纤纤的人，也得到了她的心，他真的满足了。

马车不停的向目的地前进，车外依然黄沙飞扬，车里则是另一番热闹情景，而且看样子一时间还停不了。

“将军真的回来了？”

在边关最著名的两大红妓范小榭和易婵娟的房里，不同地方、不同的人，却传出同样开心的欢呼声。

通报消息的人都点头再说一次：“是啊，将军已经回到将军府了！”

“小薇，快为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将军！”范小榭提起裙摆急坐到梳妆台前，要婢女为她打扮，将军这次离开一个多月才回来，她好挂念，真想马上就见到将军。

另一边的易婵娟也同样坐在镜前，要丫鬟楼儿拿出首饰，她要挑出最合适的戴上去见将军，不知道将军这段时间有没有想她。

“小姐，奴婢还有话没说呢？”通报的丫鬟连忙提起。

“还有什么话，说吧！”范小榭专心上粉，心不在焉回答。

“这回将军除了自己回来外，还带了个姑娘回来，听说……听说是将军新纳的夫人呢！”丫鬟补充说明。

易婵娟拿着珠花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惊愕的转身看着丫鬟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小姐，将军这次出门娶了个新夫人回来，现在她同将军一起在将军府里。”婢女据实禀明。

紧抿着红唇，易婵娟的眼里有着熊熊妒火，将军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不会的，除了她之外，没有人有资格快她一步进入将军府？她不相信这件事，不相信！

另一边的范小榭则是落寞失望的将胭脂放下，她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将军厌烦了她和易婵娟，另外找到新人代替她们了，可笑的是，她和易婵娟还互相敌视、彼此攻讦，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方，而是别的女人！

范小榭走到桌旁拿着刚为将军做好的新鞋子，递给了随身婢女小薇，“你将鞋子送去将军府，请毛总管转交给将军。”只愿将军收到鞋子，能念着旧情来看看她。

“是，小姐！”小薇拿着鞋子退下。

范小榭无心再打扮，失意的坐在窗边发呆，将军现在只见新人笑，还能想到她这个旧人吗？她为自己感到悲哀。

易婵娟则是不甘心受冷落，就算纳了小妾，不代表将军会忘记她，她要让那位新夫人知道还有她这个人存在。

易婵娟坐在桌边，提笔写了张短笺，折好交给丫鬟，“楼儿，把我早上做的豌豆黄装在食盒中，将这信放入，送至将军府给那位新夫人尝尝！”

“好的，小姐！”楼儿拿着信离开。

易婵娟看着镜中花容月貌的脸蛋，她对自己的外表很有信心，范小榭都不是她的对手，又有谁可以取代她呢，她想将军一定是回京城后一时寂寞难耐，才会随便再纳个小妾来伺候他，现在回边关了，将军会再回到她的身边。

对于这件事，只有一点让易婵娟开心，就是范小榭注定要失宠了，她终于打败了这个对手。

而那个新夫人，易婵娟不怕她，她相信将军不会就这样不理她，只要将军再见到她，她便会使出浑身解数让将军的心只留在她身上。

她会做到的，易婵娟在心底发誓。

当马车进入将军府后，纤纤看着府里的一切，心中最先闪过的念头便是：好大啊，这个将军府真大，马车在府里还走上一段路才到马房。不过这个宅子虽然大，布置却很朴实，亭台楼阁全是由砖块或石头砌成，上面没有华丽的雕纹和装饰，一切都很古朴简单。

宇文晟带着纤纤下马车，毛管家夫妇和项督统已经等着迎接人了，连忙拱手向宇文晟致意：“见过将军！”

“不必多礼，纤纤，这是毛管家、毛大娘，他们夫妇俩管理着将军府，另一位则是项督统，负责守卫边关。毛管家、毛大娘、项督统，这位是三夫人，以后就是将军府的女主人了。”宇文晟介绍着。

“见过夫人！”毛管家夫妇和项督统都很有礼的向纤纤躬身致意。

纤纤浅笑对他们点头回礼。

“毛大娘，你先带夫人到房里休息，并派两个伶俐的丫鬟伺候夫人。”宇文晟吩咐。

“是，请夫人随民妇来。”毛大娘向纤纤比了个手势。

纤纤怕生，下意识握住了夫君的手，娇怯的抬眼望着他，眼里有着不安。

宇文晟微笑安抚她，“乖，你先和毛大娘下去休息，小王办完事就回房。”

纤纤知道夫君有正经事要做，虽然不愿意和他分开，只好咬唇点头随毛大娘离开。

经过长廊曲径，纤纤边走边好奇的打量四周，和行馆的精美雅致相较，将军府朴实多了，都是利用自然的石块树木来造景，手法简单，不过也很有特色，有种浑然天成的粗犷气势，和夫君身上的气质很相似。

来到取名为“松园”的拱门前，毛大娘对纤纤大略介绍将军府。“将军府里除了广场、大厅外，另分为松园、竹厅、梅楼三地方，松园就是将军的住所，竹厅是宴客厅，梅楼是书房、议事厅，另外东厢房是客房，西厢房是民妇和几位管事、将领的住所，仆人则是住在后花园附近。”

原来是这样划分，纤纤了解的点头。

毛大娘带着纤纤走入松园，占地不小的花园里有数株枝干粗大的松树，还有一个石造凉亭，居中矗立着一栋两层楼屋宇。

“夫人，这一楼是将军平时练功的地方，里面放了许多兵器，二楼是卧室。”走上二楼，毛大娘推开房门让纤纤进入。

纤纤睁大眼睛看着这布置简洁的房间，入眼的柜子、桌、椅，都是由厚重的桧木所制成，几盆枝芽茂密的松树盆栽是房里仅有的装饰，以屏风隔开花厅和内室，内室除了一张大木床，就是衣柜和梳妆台，布帘后是澡间。

这房间里一切都好生硬，阳刚气看得出只有夫君一人住在此，夫君告诉她，大夫人、二夫人都住在京城的王爷府邸，难道没有侍妾在伺候夫君吗？

“平时将军是谁伺候的？”纤纤问毛大娘。

“回夫人，都是将军的随从桂堂和木克在服侍，另外还有几个打杂的小厮。”毛大娘回答。

“将军没有侍女吗？”纤纤感到好意外。

毛大娘摇摇头，“没有，将军的起居一向都由男仆打理，将军不习惯让丫鬟插手。”

纤纤听了心中欢喜，那表示以后就只有她服侍夫君，不会有别的女人和她争宠了，这令她很开心。

“叩！叩！”敲门声响起，走入两个丫鬟，毛大娘在带夫人来松园时，在半路喊住仆人找丫鬟来服侍夫人。

“夫人，这是小绢、紫儿，她们以后伺候夫人。”毛大娘向纤纤禀明。

“见过夫人。”小绢、紫儿向纤纤行礼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纤纤回答，这两个丫鬟长得白净顺眼，让她很有好感。

“夫人，您要先梳洗，还是休息？”丫鬟之一的小绢有礼的问。

“先梳洗吧！”纤纤现在最想的就是好好洗个澡。

“那民妇这就下去准备！”毛大娘退下。

小绢扶纤纤在梳妆台前坐下，和紫儿为夫人解下发饰梳理长发。

“夫人长得真美！”小绢看着镜中的纤纤，微笑的恭维。

“难怪将军会带夫人回将军府，这里还未有过女主人呢！”紫儿也开口说道。

“大夫人、二夫人没来过将军府吗？”纤纤顺口问。

“没有，除了夫人外，没有别的小姐夫人在将军府待过。”小绢据实回答。

没想到夫君生活如此严谨，以夫君的权势来说，这真的很难得。

沐浴的热水准备好后，纤纤便进入澡间洗了个畅快的澡，在浴桶里泡了好一会儿，除去一身的尘埃疲惫后，才起身让丫鬟伺候穿衣。

走出澡间，她的行李已经送到了，毛大娘正叫小丫头将东西整理好，珠花首饰、胭脂水粉也摆上了梳妆台，让这房间多了温柔的味道。

不过在外厅桌上却摆着两样礼物。

“夫人，这双鞋是范姑娘派人送来给将军，而这个食盒是易姑娘送给夫人品尝的。”毛大娘向纤纤说明。

她才刚到边关，怎会有人认识她，还送她东西，纤纤疑惑的看着毛大娘，“她们是什么人？”

毛大娘脸上有些为难，不知道该如何对夫人解释范小榭和易婵娟的身分。

“毛大娘，难道你也不知道吗？”纤纤看毛大娘久久没回答，以为她不明白。

“夫人，民妇知道，但是不知该如何向夫人说明。”毛大娘老实回答。

“毛大娘，你就照实说，不要紧的。”毛大娘这一迟疑，让纤纤对这两名女子的身分更感兴趣了。

“回夫人，范姑娘和易姑娘都是青楼女子，貌美而且多才多艺，她们和将军很熟，算得上是将军的红粉知己。”毛大娘简单解释。

“哦，原来是夫君的红粉知己啊！”纤纤知道了也不以为意，将鞋拿到手上瞧瞧看看，手工很精巧呢，这位姑娘虽是青楼女子，手艺还真不错！她也打开食盒，看到信笺先打开看，然

后再拿起一块易婵娟做的豌豆黄尝了口，微甜又不腻，好吃！

毛大娘看夫人脸上的神情很平静，似乎对范小榭和易婵娟这两个人没有意见，不放在心上，她有些惊讶，“夫人，您不会不高兴吗？”

纤纤看了毛大娘一眼，不懂她为何会这样问：“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那两位姑娘伺候夫君时间比我久，一定更了解夫君的喜恶，我还要向她们多学学才是！”她浅笑柔声回答。

夫人的心胸宽大到如此地步，真让毛大娘佩服，她对纤纤多了分敬重。

纤纤又吃了块豌豆黄便将食盒盖好，等夫君回来一起尝尝。

她不好意思平白收人家的礼物，于是拿出路上夫君买给她的东西，从中挑了两个式样不同的金钗，要毛大娘让人送去给范小榭和易婵娟，当作她的回礼。

“夫人，您对人真好！”毛大娘忍不住出言称赞。

“礼尚往来，这是应该的。”纤纤大方的回答，不自觉中表现出她的好教养、好气度。

其实这是甄氏从小教导纤纤的待人礼仪，她常叮嘱：女子只能依靠丈夫而活，丈夫是天，所以千万不能反驳丈夫的话，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也是应该的，做女子的一定要柔顺的承担下来，绝对不能惹丈夫生气。男人最不爱女人争风吃醋，善妒的女子不可能得到丈夫的宠爱，因此要大方接受丈夫的花心，只要自己够温柔体贴，丈夫一定不会抛弃自己。

纤纤柔顺的个性是在母亲这样观念下培养出来的，尤其在她爹褚士轩面前，纤纤是最听话最乖巧且没声音的女儿。

失忆后，她对宇文晟莫名生成的极度信赖感，加上宇文晟成了她的丈夫，她的一颗心便全放到丈夫身上，将夫君当成她最亲的人，敞开心胸对待丈夫，在不知不觉中依着本性做事，将母亲的教诲完全付诸行动。

因此，她才能心平气和的接受夫君有红粉知己的事。

宇文晟虽然说会早些回房陪纤纤，但是他离开边城有一段时间，有许多事情必须处理，所以没回房陪纤纤用晚膳，因此来到将军府的第一顿晚膳，纤纤独自一人享用。

不过她心中没有怨言，她了解夫君真的在忙，用完膳后，便将要送给夫君的鞋没做完的部分拿出来做。

绣完最后一针，纤纤开心的笑了，“完成了！”放下针线将一对鞋子放在桌上看着，心中很满足，也大方的将范小榭送来的鞋子摆在一起比较，在手工上，纤纤认为不分轩轻，但在式样上，范小榭的鞋样是只发威的老虎，旁边再衬以云朵，看起来精致富丽，似乎比她单独绣一只老鹰生动多了，不知道夫君比较喜欢哪一双鞋子？

纤纤再拿出易婵娟的信笺看，秀丽的字迹写着：

夫人亲鉴：

民妇与将军相识久矣，感情深厚不同于平常，如今得知将军娶了新妇，民妇为将军欢喜之余，特地送上亲手所做的糕点祝贺，这也是将军最爱吃之甜品，小小心意愿夫人笑纳，也祝福夫人和将军甜蜜永久。

婵娟敬贺

虽然身在污泥中，但能有如此不染尘埃的好心地，会美意的祝福人，这个易姑娘想必是个奇女子，难怪丈夫会视她为知己，一定是个品貌兼备的佳人吧！

纤纤本着宽宏的心去看待丈夫的情史，没有嫉妒，当然也不会生气或不高兴。

初更过后不久，宇文晟回房了，那时纤纤正将夫君送的饰品一字排开在梳妆台上，一个个拿起来把玩着，听到开门声，她连忙从内室跑到花厅，见到是丈夫，她露出了一朵灿若春花的笑容。

“夫君！”她跑向前投入丈夫怀中，小手揽住了宇文晟的颈项。

宇文晟抱着纤纤，用唇点了下她的小嘴，“小王回来晚了，你一个人在房里怕不怕？”

纤纤摇摇头，“这房里有夫君的气息，好似夫君陪在身旁一般，纤纤不会害怕。”

宇文晟闻言怜惜的抱紧她，她就是这样惹人疼爱，甜美得让人放不下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宇文晟四下看了看，他知道这房间里没有任何小玩意给纤纤打发时间，她一定很闷吧！

“纤纤在观赏夫君送的东西啊，还有，纤纤要送夫君的靴子做好了，夫君来试试。”纤纤高兴的拉着丈夫来到桌前。

宇文晟看到桌上放了两双鞋子，还有一个食盒。

“夫君，这双是纤纤做的，另一双鞋是范姑娘送来的，这个食盒则是易姑娘拿来将军府给纤纤品尝的，里面是豌豆黄，很好吃呢，易姑娘说这是夫君最爱吃的甜点，夫君要尝尝吗？”纤纤打开食盒拿出糕点，送到宇文晟嘴前。

宇文晟把甜点放在一旁，问纤纤：“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送入府里的？”

“在纤纤回房后不久，这两位姑娘和夫君相识，又如此有心，所以纤纤也回了份礼物给她们。”纤纤微笑的告诉宇文晟。

“你知道她们的身分了？”宇文晟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知道，毛大娘说是夫君的知己，她们对夫君真关心，知道夫君回边关，立刻就送东西来，范姑娘这双鞋子做得很好，她一定很用心在做。易姑娘的豌豆黄也是，若夫君爱吃，纤纤下回就去向易姑娘学来做给夫君尝尝。”纤纤说得大方得体。

宇文晟听入耳却很不是味道，“她们是我的红粉知己，你不会不开心吗？”

纤纤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摇摇头，“不会啊，夫君会喜欢她们，想必她们有过人之处，才能得到夫君的垂爱，纤纤还要多向她们学习呢！”她心无城府的回答。

“假如小王想将她们接入将军府，和小王住在一起呢？”这样一来，她还能如此大方吗？

纤纤的反应却教宇文晟生气，她竟然立刻就点头了。“好啊，那纤纤就不担心没有伴了，夫君，你真要接范、易两位姑娘到将军府吗？”还一脸的期待神情。

“你难道不担心她们进门后，小王只宠她们，不再关心你了吗？”宇文晟沉下脸，有不被重视的感觉。

纤纤笑脸收敛了下，马上又恢复，“纤纤当然担心了，不过若夫君真心喜欢她们，纤纤也只好接受，只要夫君喜欢就好，纤纤没有意见。”她很肯定的答复丈夫。

“该死的，你为什么不叫小王不准接她们进来呢？你这么大方，心里还有小王吗？可恶！”宇文晟发火了，听纤纤说的话，他根本一点也不重要，有他、没有他都没有关系，这令他觉得自尊受损。

纤纤明白夫君生气了，可是她纯真的脑袋却看不出丈夫在气什么？

“纤纤心里当然有夫君了，纤纤很敬爱夫君的，所以夫君有什么决求，纤纤一定没有意见，怎敢要求夫君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呢？纤纤不敢。”她无措的看着夫君解释。

宇文晟心中又气又心疼，他看得出纤纤非常的柔顺乖巧，他原以为自己拥有了她的爱，到现在才发觉她的爱有如菩萨般，完全奉献无私，少了浓郁的爱恋，这种爱满足不了他，他要她心里眼里只有他，为他笑为他哭，和平常的女人一样有嫉妒心，想永远霸住他，他要她发自内心狂热的爱他。

宇文晟大力将纤纤紧搂入怀中，命令她：“说你爱小王，说！”

纤纤没有迟疑，红着脸马上轻声说：“我……我爱夫君！”

上回他听到纤纤的爱语很感动，为何这次他没有感觉了，是纤纤对他的爱变淡了吗？还是他越来越贪心，需要她更多的爱呢？

“证明给小王看，你有多爱小王？吻我！”宇文晟贴近纤纤，语气急促狂霸。

纤纤脸烧红了，虽然和夫君是夫妻，可是她从不曾做过这样主动的事，不好意思的退却。

但是宇文晟不让她退缩，大力的擒住她，加重语调：“亲我，纤纤，小王不准你逃避，亲我！”

纤纤无奈，咬咬唇，踮起脚尖，飞快的在宇文晟唇上轻点了下交差。

这根本不能解决宇文晟的渴求，他抱起爱妾，飞快上了床，俯视身下的女子，真想将她揉入自己身体里，那她就能明白他有多需要她了。

“再亲小王一次！”宇文晟强硬的再下令。

夫君怎么了？为何一直要她主动呢？纤纤感到好难为情。

“纤纤！”宇文晟催促她。

纤纤硬着头皮，小手攀上了夫君厚实的肩头，使力拉下丈夫的头，两唇相遇，这次的吻亲密多了。

宇文晟的舌霸气的顶开纤纤的贝齿，找寻他想要的甜蜜，狂热的猎取，这个吻既深又长久，最后还是由宇文晟主导，他要在纤纤心中烙下他的痕迹，所以他用热情滚烫纤纤的灵魂，要唤出她埋藏在羞怯底下的感情。

在这个吻分开时，纤纤已经喘得说不出话来，她没经历过这样的吻，夫君好象要吃了她似的，粗暴得吓人！

不过更让纤纤惊骇的是夫君接下来的动作，他解开了她的衣襟，唇在她纤肩和柔美的胸丘上徘徊，突然一阵剧痛让纤纤惨叫出声。

“夫君！”纤纤疼得眼泪都流下了，不明白丈夫为何要咬她。

宇文晟看着纤纤胸前玉峰近心脏地方带血的齿印，他低头亲了下，伸手为纤纤拭泪，“别哭，这是小王的印记，这印记将永远留在你身上，代表你这一生都是小王的人！”

“可是纤纤本来就是夫君的人啊！”纤纤不明白的委屈申明。

“万一有一天，你不再记得你对小王的爱了呢，小王希望这个齿印会唤回你的记忆。”宇文晟喃喃低语。

“不会有这么一天的，纤纤对夫君的心不会变，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。”纤纤看到夫君眼里有些许的寂寞，她的情绪也坏了起来，她不想看到夫君不快乐，于是急急的保证着。

宇文晟温柔的看着纤纤，脸上有抹心疼，再吻了下她胸口的齿印，“很疼吗？对不起，小王让你受苦了！”

纤纤不在乎的摇摇头，“不疼，不疼的，纤纤不可能会忘了夫君，若夫君不放心，就再咬几下吧，纤纤绝不再喊痛。”夫君的关怀让她开心，所以她也要尽力使夫君高兴起来。

“傻纤纤，你真是小王的傻宝贝！”纤纤的话让宇文晟心中流过暖意，他极尽温柔的待她，要给她完全不同的激情。

宇文晟没发觉，在他索取纤纤的爱时，他的心早已陷入纤纤的柔情里了。

第七章

边关的生活很简单，因为这儿是军事重地，没有太多的娱乐，百姓的生活很朴实。

这对纤纤没影响，她以前也是藏在深闺的千金，所以仍是一样的过生活。

松园本是宇文晟的住所，所以进出的大多是男子，不过纤纤住在这儿后，宇文晟下令男子一律不准进入松园，这是为纤纤所订的规矩，让她可以在松园里自在生活。

宇文晟也添置了绣架、镜台属于女子的用品放在房里，还将房里色调沉重的家具都换过，摆上精巧美观的新柜子、桌椅，连屏风也换了，加上花色柔美的帘子，让整个房间不再只有阳刚气，变得舒适而温馨。

房外的长廊上放了张琴，纤纤常看着松枝随风摇曳的姿态抚琴，她天生怕热，在北方就算是夏天也是凉爽宜人，很适合她。

纤纤对人和善，没有娇气，个性羞怯的她从不会大声对下人说话，总是柔柔顺顺的好脾气，婢女都很喜欢这个美丽温柔的女主人。

北方人乐观和善的性情表现在毛大娘和伺候纤纤的小绢、紫儿身上，她们是真心爱戴纤纤，纤纤有不懂的地方，她们都会尽力帮助夫人明白，而毛大娘和纤纤感情好得更加同母女般，纤纤因失忆而缺少的亲情在毛大娘身上得到补偿，毛大娘也成了纤纤谈天的最佳对象。

纤纤和毛大娘、婢女间的和乐融洽，看得宇文晟满心不悦，原本就已经嫌她在他身上的感情太温吞了，现在又有这么多人来分散纤纤对他的注意力，令宇文晟心有不悦，所以每到晚上两人独处时，他都会霸道的要她表白感情。

“你爱小王吗？小王要听到你说你爱小王！”在情浓窃窃私语时，宇文晟总会这样要求纤纤，专横的要听到她亲口许诺。

纤纤当然是顺从了，如此强悍又带着柔情的夫君很令她心动，她发觉自己每说一次爱夫君，爱便真的也增进一分，让她心中、脑里都充满了夫君的身影，她真的好爱夫君。

感情的甜蜜也影响了两人间的亲密关系，在宇文晟的教导下，纤纤大方了许多，她的响应总能让美妙的快感更加动人心魄。

无论在任何方面，宇文晟和纤纤都和谐甜蜜得令人羡慕。

天还未亮，纤纤就被一些模糊的声响吵醒，她睡意仍浓的想靠入夫君怀中继续睡，但伸手只摸到身边空荡荡的，这让她睁开眼睛醒了，看到宇文晟正在快速的穿衣整装。

“夫君！”纤纤娇柔的嗓音里还有惺忪的睡意。

宇文晟回头看纤纤醒了，对她微微一笑，“吵醒你了吗？现在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一下。”

穿衣的手没停。

纤纤坐起，疑问的看着要出门的夫君，“夫君，这么早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外面的天色还未全亮呢！

“边关外出了点事，小王要去看。”宇文晟简单回答。

看夫君神色有些凝重，一定不是普通的小事，纤纤连忙下床为丈夫整理仪容，“夫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很严重吗？”大眼关心的望着宇文晟。

“早族有集聚的现象，小王必须去观察一下情形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事，放心吧。”宇文晟揉揉纤纤的秀发，笑着回答。

纤纤放下心，为夫君穿好衣裳后，还细心的拿了件披风为他披上，“清晨外面很凉，加上披风吧！夫君，你要小心点啊！”

“小王明白！”纤纤的关心总能让宇文晟开怀，他搂着宝贝恋恋不舍的拥吻再三，让她回到床上躺下。

“闭上眼睛，乖乖，多睡一会儿，小王不会太晚回来。”他为纤纤盖好被子才离开。

纤纤看着夫君大步走出房间，眼皮却没来由的一阵猛跳，心中有股很不安的感觉，纤纤小手合十向天祈祷，老天爷，一定要保佑夫君顺利回来啊！

纤纤站在二楼走廊上，直往关外方向眺望，明知道从这儿看不到外面的情形，她仍忍不住再三的往北方看去。

夫君昨儿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说很快就回来，已经一天了却还没回府，纤纤好着急，连弹琴的心情也没有了。

看到毛大娘走入松园，纤纤边扬声问边急急的小跑步下楼，“毛大娘，是不是将军回来了？”

“夫人，小心点，别摔着了！”毛大娘看夫人走得那么急，担心的说。

“将军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”纤纤提着裙摆冲到毛大娘面前，满怀期待拉着毛大娘的手问。

毛大娘摇头毁了纤纤的希望，“没有，将军还没回来，也没有收到将军的消息。”

“有派人去找将军了吗？”纤纤再问。

“项督统已经带人出关找将军了，夫人，放心吧，将军的神勇人人皆知，不会有事的，可能是因为处理事情而耽搁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回府了，夫人，别担心！”毛大娘安慰纤纤。

但是纤纤心中一直有不祥的感觉，让她坐立不安，哪静得下心，想到夫君可能会出事或是遇到危险，纤纤就心痛，眼泪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。夫君，你在哪儿？快点回来啊！

毛大娘看夫人强忍眼泪的模样，心中也很难过，将军从没像这样音讯全无，让她很为将军担忧。

纤纤心中的煎熬在时间中越加痛苦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焦心到她茶饭不思，只希望能得到夫君的消息。

到了晚上，面对满桌子的佳肴，纤纤连举筷的念头都没有，不行，她一直闷在房里也得不到讯息，她要找人弄清楚所有的事。

担心夫君的她，克服了不喜欢面对陌生男人的心理障碍，让小绢、紫儿陪着来到大厅，要毛总管找来目前把守边关的徐督军。

“下官见过夫人！”徐督军知道将军娶了三夫人，但听闻三夫人不爱见不熟悉的人，所以就算他每天来将军府呈报军情，也从没见过三夫人，今晚是第一回，当他行过礼后，抬头见到三夫人的真面目时，立时睁大了眼，惊为天人！

纤纤就是不喜欢男人看到她时瞪眼发楞的样子，他们的眼光总令她感到不舒服想闪躲，至今除了夫君之外，她还没遇上能让自己喜欢被他注视的男子，一想到夫君，纤纤想退却的念头立刻一扫而空，她鼓起勇气开口：“徐……徐督军，你有将军的消息了吗？”

徐督军连忙回神拱手禀报：“回夫人，属下还没接到将军送回的任何消息。”他没见过像夫人这般美丽的女人，一时间真教他看呆了。

“那派去找将军的项督统呢？他可有回报？”纤纤紧盯着徐督军再问。

“傍晚时分，项督统有派探子带回消息，项督统已到了将军前往的边防警戒哨，可是哨站里空无一人，并没发现将军的行踪，项督统正派手下在四周寻找，看有没有将军留下的暗号或指示，有发现马上会传回消息。”徐督统回答。

“旱族是个怎样的民族？他们很残暴吗？”纤纤提心吊胆的问，希望答案是否定的。

徐督军却点点头，老实的告欣夫人，“旱族人个性剽悍凶狠，的确是很不好应付的族群，以前旱族总爱骚扰边关，烧抢掠夺，手段凶狠，将军一到边关使用兵如神的连连打败旱族，将他们赶离边关远远的，这些年来也幸亏有将军镇守，边关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但是不知为何，旱族这几个月又开始集合向边关推进，将军得到采子的消息，才会出关察看情形，怎知却失去了行踪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没有音讯。”

纤纤的脸上血色褪去大半，原来旱族是那么可怕的民族，夫君只带了一些护卫便出门了，万一在路上遇到敌人，不是很危险吗？这太可怕了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

抬起已经通红的眼眸，纤纤连声音都在颤抖：“徐督……军，请你再多派……派人手去找将军，白天夜晚都别停，尽其所能的寻找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快点找到将军，徐督军，这要麻烦你了！”

夫人娇弱无助的嗓音让徐督军心中感到凄然，这激起了他的保护欲望，为了夫人，他愿意做一切事，他马上就答应了。“好，那属下立刻带人去找将军，没找到将军，属下也不回来了，一定要找到将军为止，属下告退！”说完马上就要出门。

“徐督军，等一等！”纤纤急忙叫住了人。

“夫人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徐督军看着纤纤，脸上挂着勇往直前的冲动。

“徐督军，你离开了，那边关怎么办？谁在指挥防守呢？”纤纤啼笑皆非的提醒，她虽然是女流之辈，不代表什么都不懂，冰雪聪明的她看出了徐督军的鲁莽。

徐督军被纤纤这一问，一时语塞，回答不出来。

纤纤只好亲自主导全局，“徐督军，将军和项督统各带了多少人马出关？现在边关里还有多少驻守士兵？”

“将军因为只是去勘察军情，所以带的人手不多，只有十来个人；项督统今早出门时，带了近一百士兵，目前边关守城里还有五百多个士兵，不过有两个营近万人的兵马驻守在离边关十里外的北城，只是没有将军的命令，下官也调动不了北城的大军。”徐督军告诉纤纤。

“那最基本固守边关需要多少士兵呢？”纤纤要明白她可以调动多少人马。

“嗯……大约要三百人！”徐督军算了下禀告夫人。

那还可以派出两百士兵，纤纤低头想了想，立刻有了决定：“徐督军，麻烦你点召两百个士兵整装准备，明天天一亮就出发，先集结到哨站和项督统会合，支持项督统找将军。除了探子外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快的将消息传回？”

“信鸽，信鸽的速度最快！”回答的是毛总管。

“那就带着信鸽前去，有任何大小消息都用信鸽传回来禀报，城内的马匹够吗？”纤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。

徐督军点点头，“有三百多匹马。”

“那明早要出发的两百士兵一律骑马，争取最快的时间，不过将军失踪的消息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，以免影响军心，士兵动作也要迅速敏捷，不准扰民、喧哗，一切处理手段务求低调沉稳，以免引来旱族的注意，这些事麻烦徐督军传达下去。”纤纤作出指示，要徐督军配合。

厅里的所有人都被纤纤果断的做法震慑住了，若不是亲耳听到，真的很难相信这些有条不紊的命令是来自一个弱质女子，她简直像个惯战沙场的将领，列出所有计划步骤，说得全部人哑口无言，满脸惊讶。

纤纤看大家都瞪大了一双眼看着她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勇气一点一滴的消失。她小心翼翼轻声问：“我……我说错什么了吗？”没了刚才果决的气势，又恢复成那个娇怯害羞的纤纤。

“不，夫人所做的决定都好极了，事不宜迟，属下立刻就下去办事，属下告退！”徐督军向夫人抱拳行礼，赶忙退下。

毛总管用惊奇的眼光重新打量纤纤，这个夫人的确不简单，平时乖顺可人又温柔，但遇到重大事情时，又能冷静做出最好的决策，将军好眼光，真是娶对夫人了，也唯有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将军。

纤纤没心情注意四周投来的敬佩目光，她只担心夫君，夫君你一定要平安无事，纤纤在等着夫君呢，夫君一定要回来啊！

隔天一早，两百骑兵就如纤纤所吩咐一样，整齐快速的离开边关，往北方直奔而去。

纤纤依然在松园静待消息，有任何事情传回，毛总管接到后便会马上来告诉她。

没有夫君在身边，纤纤昨夜辗转不能成眠，她太依赖夫君的气息和怀抱了，摸着身旁空空的位置，她只感到空虚，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下来，一个人躲在被里哭泣。

她知道哭没有用，但是眼泪不听话要流下，她阻止不了，自己现在失去了记忆，只记得夫君这个亲人，若夫君有什么万一，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？她一个人一定活不下去。

“夫人，您昨儿个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喝稀饭好不好？”紫儿盛了碗稀饭放在纤纤面前，劝她用早膳。

“对啊，夫人，您多少吃一点嘛，要不喝碗人参汤也好，您再不吃东西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”小绢也出声。

纤纤没精神的摇摇头，她真的没胃口，不过她不会倒下的，在夫君没回来前，她绝不会让自己倒下去，否则她就接不到夫君的消息了。

苦等的日子又过了一天，在夜幕低垂时，一只沾了血受伤的信鸽带回了消息，上面只写着：“平安，勿念！”纤纤立刻就认出那是夫君的字迹，雀跃不已，夫君终于有好消息回来了。

不过，高兴一会儿后，纤纤又开始担心，因为信鸽伤痕累累，带回的纸条血迹斑斑，夫君是沾血写上的，为什么会有血？那表示有人受伤了，是谁呢？会是夫君吗？这令她急得眼泪又滚下。

“夫人，将军传回消息是好事，夫人怎么哭了？”毛大娘关心问着。

“这是血书，我好怕是夫君受伤流血，若夫君受伤了，那表示他一定遇到极大的危险，怎不让人担心呢？”纤纤一脸泪水回答。

“不会是将军的，将军武功那么高，没有人能伤到他，夫人您尽管放心，受伤的人一定不是将军。”毛大娘安慰纤纤。

纤纤心还是放不下，没看到夫君之前，她怎么都无法安心。

在这样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提心吊胆、情绪不安下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宇文晟除了传回一次消息，就再也没有别的讯息。

焦急的纤纤简直成了泪人儿，终日以泪洗面，毛大娘、婢女们劝也劝不止她的眼泪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气色差得看起来随时会晕倒般，让身边人都很担心她的身体，但却没人能解她的忧。

终于，宇文晟失踪的第五天，他回来了！

纤纤听到消息时，直接冲出松园，来到广场。

当她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时，眼泪泉涌而出，只是这回是喜极而泣。

宇文晟正从马上下来，还未站定，一个瘦小的身影就扑入他怀中，紧紧的抱着他。

“夫君，夫君！”纤纤哭泣喊着丈夫，小手将他抱得好紧，用力呼吸着他的气息，感觉他的体温，夫君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！

宇文晟也用力的搂着纤纤，他好想她啊，在最艰苦的时候，是这个女人的身影支持着他不倒下去，激励他回来，因为他明白若不回来，纤纤恐怕也会伤心而亡，他舍不得她香消玉殒，他说过要她陪他一辈子的，所以她一定不能有事，而他必须活着回去。

夫君的衣裳都是灰尘泥土，身上满是汗臭味，有洁癖的纤纤第一次不介意这些泥灰、酸汗味，反而觉得好闻，只要能这样紧紧抱着夫君，要她闻任何味道都欣然接受。

两人相拥了好久，一旁的手下都很识趣的先离开，让这对夫妇可以好好说话。

宇文晟略移开身体，抬起了纤纤的小脸，为她拭去眼泪，“别哭，傻纤纤，小王不是回来了吗？别哭了，别哭……”眼里带着心疼。

纤纤太激动了，只会哭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但她眼睛不小心瞄到夫君里着布条的手臂时，立刻惊叫：“夫君，你受伤了！”

宇文晟不想让纤纤担心，连忙笑笑轻描淡写带过，“小伤而已，不要紧的！”

纤纤看那被层层布条包裹着，还渗出血迹的伤口，布条都缠住了夫君的大半条手臂了，还是小伤，纤纤知道夫君在安慰她，立刻吸吸鼻子不哭了，急忙交代一旁的毛总管去请大夫，她扶着夫君回房。

“夫君，快回房休息吧！”

宇文晟没有异议，他三天三夜没阖眼，真的累了！

回到房间，在大夫还没到之前，纤纤伺候着夫君沐浴，不要婢女帮忙，她细心温柔的为他洗去每一寸皮肤的灰尘，也为他洗净了头发。

水渍弄湿了纤纤胸前的衣裳，半贴着她的酥胸，看起来很诱人，宇文晟大手不规矩的溜入她的衣襟里，邪气的说：“纤纤，小王好想要你！”

纤纤的小脸立刻漾起一片潮红，“夫君，你是受伤的人呢！”羞怯的推开夫君的毛手毛脚，转到丈夫背后为他擦背。

宇文晟不在意的笑，先洗好澡再说，便舒服摊开手脚让纤纤伺候。

纤纤关心夫君的伤口，洗好了澡就催着宇文晟让大夫疗伤。

“你也赶快换掉衣衫。”光着身体坐在床边的宇文晟吩咐纤纤，他才不会让大夫有机会看到纤纤美丽的胸线。

纤纤红着脸换去被弄湿的衣裳，整理好衣着再让已等在门外的大夫进来。

大夫要为宇文晟拆去布条，宇文晟暂时止住了大夫的动作，转头向对纤纤说：“小王饿了，纤纤，你去叫厨房准备膳食。”

纤纤却摇摇头不动：“纤纤要看夫君伤得如何？夫君别遣走纤纤！”她看出了丈夫要她离开的真正意思。

“纤纤！”她不听话，让宇文晟眼里有着责备。

纤纤的响应是两行眼泪，低声啜泣：“纤纤真的好担心夫君，夫君别叫纤纤走开，纤纤要待下来，再也不要离开夫君。”

宇文晟见她哭得伤心，不忍心要她避开，用没受伤的手臂揽住她纤弱的肩头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泪娃娃，小王真拿你没办法！”只好让她留下。

大夫小心的解开一层层的布条，当露出布条下血肉模糊的伤口时，纤纤先是震惊住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小嘴紧抿着，小手握成拳，好……好严重的伤！

宇文晟看纤纤小脸苍白，连忙用手盖住她的眼睛，心中后悔没坚持要她离开，不应该让她看到他的伤口。

纤纤闪开了宇文晟的大掌，改握住他的手，她没有哭，眼泪含在眼眶中，她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，她不能哭，不能让夫君分心来担忧她，纤纤抬头看着夫君，语气颤抖的给丈夫一个笑容，“纤……纤纤没……事，夫君……放……放心吧！”

看她眼里的泪意，就明白她是用了多大的勇气假装坚强，这令宇文晟好心疼，低头吻了纤纤的额角，用力的抱着她低语：“纤纤！”

大夫在清理伤口时，剧痛让宇文晟眉头放不开，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流下，他咬紧唇，没哼半声。

纤纤由夫君紧绷的身体得知他正忍着痛，她也感同身受般神情凄楚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用一双柔荑握紧夫君的手，两个心灵交会着彼此都能懂的怜惜。

大夫清理好伤口，涂上了刀伤药，再用干净的布条包扎，弄好时，三个人额上都见汗了。

大夫用衣袖拭去汗水，恭声禀报：“将军，您这次受伤不轻，伤口又深又广，所幸没有溃烂，不过还是需要休养七、八天才能复原。除了上药外，小的也开了些补血的药方，希望将军能按时服药，这段时间将军最好多休息，受伤的手臂也尽量别用力拉扯，以免加重伤势。”

“小王知道了，谢谢大夫，你退下吧！”宇文晟对大夫点点头。

“是，那小的告退了。”大夫收拾好药箱，行完礼后离开。

宇文晟正想对纤纤说话，纤纤已先从他怀中移开身体，扶着他躺到床上，柔声说：“夫君，你躺下睡一觉，好好养足精神，身体才会快点好起来。”

“小王的身体没那么虚弱，不用这样特意休息。”宇文晟不喜欢被当成病人，想要坐起来。

“要的，这是大夫的吩咐，夫君，你一定要多休息，纤纤会在身边陪着夫君的。”纤纤不让宇文晟起来，劝着丈夫。

“别将小王当病人，小王不爱这样，咦，你怎么又哭起来了，纤纤，你……别哭，不要哭了……”宇文晟的坚持在看到纤纤的眼泪时就软化了，放柔了语气，伸手为她拭泪。

“夫君！”纤纤抱住丈夫的腰，将脸埋入宇文晟结实的胸膛里，低声啜泣，到现在她还不能从夫君失踪的阴影中出来，加上夫君又受了重伤，她感到好恐惧，害怕会失去丈夫。

两人相处有一段时间了，宇文晟了解纤纤的心思，他用力搂紧她，藉最实际的接触来抚平她的害怕不安。

经过这番磨难，宇文晟和纤纤都累了，在彼此的体温和熟悉的气息下，他们紧密相拥，不一会儿两人都不支的沉沉睡着了。

纤纤纤弱的身子在厨房里来回忙碌着，天才蒙蒙亮，正是好梦方酣时候，她却舍下舒服的睡眠，跑到厨房做事。

一个女佣看着炉火煎药，另两个在熬粥和炖鸡汤，纤纤虽然没动手，但不时的注意三人的动作，比动手的人还累。

这几天她为了宇文晟的事吃睡不宁，没好好休息过，但是夫君受了伤，让她无心调养自己的身体，又开始忙着照顾丈夫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不好。

毛大娘看到夫人竟也在厨房里，惊讶的上前问：“夫人，您怎么也在这里？”

“大娘，早啊，我是来看丫鬟们煎药和弄早膳的。”纤纤对毛大娘笑笑地回答。

“夫人，这些事叫下人做就可以了，怎需要夫人亲自动手呢？厨房脏乱，不适合夫人待，夫人快回房休息吧！剩下的事我会盯着。”毛大娘连忙要纤纤离开厨房。

“不要紧的，毛大娘的好意我知道，但是我想为将军亲手做这些事，否则我担心仆人煎的药将军不肯喝。”以夫君的脾气，很可能会不肯吃药。

“夫人您可真了解将军，将军一向都不爱吃药，无论生病或受伤，将军只肯给大夫上药或用针灸治疗，就是不愿意吃药，这是将军的脾气，谁也劝不听，不过这回夫人为将军如此尽心，相信将军一定会肯吃药的。”夫人对将军的用心很让毛大娘感动。

这话让纤纤很高兴，“但愿如此，这样就太好了！”为了夫君就算要她再辛苦，她也愿意。

纤纤在厨房忙到药和早膳都做好，才回房。

宇文晟被一阵食物的香味唤醒，他收紧手臂想抱住怀中的娇躯，却是空荡荡的，只感觉到冷冷的空气，他不满意的皱起眉头，张开了眼睛。

“夫君，你醒了！”纤纤一直注意床上丈夫的动静，见他两眼张开，连忙放下手中在吹凉的药，走到床边问候。

宇文晟一把将纤纤带入自己怀中，不甚开心的看着她，“你怎么不在床上？”

纤纤微笑，温柔的抚平他的眉，“纤纤去为夫君准备早膳，夫君饿不饿？吃点粥好不好？”

“你亲自去弄早膳？”宇文晟有些惊讶的看着纤纤。

“也煎了药，夫君要先喝药才能用早膳哦！”纤纤先申明。

“那你不是很早就起床了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，这是仆人的事，不该由你来做的。”宇文晟注意到纤纤脸上的疲惫，和眼睛底下的黑色阴影，他脸上混合着怜惜和责备。

“纤纤不辛苦，只要夫君能快点好起来，纤纤愿意天天都为夫君煎药、准备早膳！”纤纤做得心甘情愿，也很高兴。

宇文晟握着她尖尖的小下巴，将她的脸庞拉近自己，一靠近更能感觉到她的脸色不佳，也发觉她瘦了许多，整个人似乎会被风吹跑。

“小王不在时，你都没吃饭吗？怎么瘦成这样？”宇文晟不高兴的质问纤纤。

“纤纤很好，夫君不用为纤纤担心，纤纤将药吹凉了，夫君可以喝药了！”纤纤压根儿没想到自己，小心的端来药送到丈夫嘴前。

宇文晟是不吃药的，但是纤纤满眼的祈求，加上她特地一大早起床熬药，他不忍她的一番心意，只好不太甘愿的接过药，一口气喝完。

见丈夫喝完药，纤纤很高兴，“纤纤这就去盛些粥来让夫君用早膳。”想去盛粥，却被宇文晟一把拉住。

“小王没那么娇弱，不用像小孩子般照顾，小王可以自己来。”被当成弱者，有损宇文晟的自尊。

夫君坚持，纤纤只好同意，两人来到桌前用膳，宇文晟也添了一大碗粥给纤纤。

“你消瘦太多了，精神又不佳，要多吃点，鸡汤也多喝一些，明白吗？”宇文晟关心的叮嘱纤纤。

夫君的关怀让纤纤所有的疲劳一扫而空，她接下碗，愉快的和丈夫一起用早餐。

“夫君，这次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会耽搁这么多天才回来？还受了伤？”纤纤好奇的问起。

宇文晟脸上浮起冷酷的笑容，深沉冰冷的回答：“是小王自己不小心的，误中了敌人的诱敌之计，遭受偷袭，要不是小王命大，可能真要命丧黄泉了！”

纤纤听了差点拿不稳碗，骇然的看着夫君，“这……这是真……真的吗？”

看纤纤被吓得面色如土，宇文晟连忙责怪自己话说得太直接，他马上换笑脸转移话题：“不过敌人的奸计仍是没成功，小王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纤纤，你吃得也太少了，多吃点菜，这鸡汤很好喝，你也喝一些。”

纤纤定定看着宇文晟一会儿，突然丢下碗筷，扑入夫君怀中，双手抱着他的脖子，整个人紧紧的贴着丈夫，小脸埋在他的肩窝里，再也不肯放手了。

宇文晟对纤纤的激动很意外，反手搂住了纤纤，心中很高兴，他感觉到纤纤需要他，那么强烈直接的需要，她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他，而是全然的喜欢上他，这让宇文晟得意，两人亲密相拥，久久都没放手。

怀中的纤纤在微微颤抖着，宇文晟轻抚着纤纤轻颤的背脊，柔声安慰：“乖，宝贝，别怕，小王已经回来了，没事的，别怕，别怕！”

“别再离开纤纤了，夫君不要再离开纤纤身边了，不要，不要！”纤纤停了很久，才进出哽咽的声音惊慌大喊。

宇文晟发觉她的声音不对，连忙推开纤纤检视着，才知道她又哭了，泪流满面，小脸一片通红，让宇文晟看了心怜。“怎么又变成泪娃娃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老天，你还真爱哭呢，别哭了……”纤纤的哭功没人能比，让宇文晟又爱又不舍，爱她哭时可怜无助的娇态，又不舍纤纤流那么多眼泪。

“夫君，你要答应纤纤，绝不再离开纤纤，也不可以丢下纤纤一个人，好不好？”纤纤哽咽的寻求丈夫的保证，不希望恶梦再发生。

“好，好，只要你不哭，小王都答应，别哭了，别哭！”宇文晟轻柔的拭去纤纤满脸的泪痕，立刻就答应她。

见夫君给了承诺，纤纤心中好过了些，才慢慢平静，继续陪着丈夫用早膳。

膳毕，宇文晟揽着纤纤走向床，要她上床再睡一会儿，“你的脸色真的很不好，再睡一下。”

“那夫君你呢？”纤纤望着宇文晟。

“我还有事要找项督统、徐督军处理，办好后再回房看你。”宇文晟拨开她颊边的发丝回答。

“不行，大夫说夫君不可以太累的，夫君就别忙了，也一起休息吧！”纤纤急忙说，紧捉着丈夫的手要求。

“纤纤，小王的身体自己明白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别担心小王了，倒是你才令小王挂心，别多说话，快闭上眼睛休息，小王看你睡着了才走，乖，听话，闭上眼睛！”宇文晟摸着纤纤的头，轻声哄着她。

纤纤抗拒不了夫君的柔情，顺从的闭上眼，一会儿就沉入梦乡里。

见她睡着，宇文晟俯身吻了下纤纤雪白的额角，才悄步离开房间。

“此回遇袭小王能侥幸不死，全赖援军及时到来，尤其是两百骑兵快速加入战局，才能改变我军的劣势，徐督军你这回做得很好，该记大功一件！”

议事厅里，宇文晟面带微笑褒扬徐督军，在座的还有项督统，和驻守北城的两大将领李将军和出副将，他们接到命令紧急赶来开会。

徐督军站起来回禀：“将军，这事其实不是属下的主意，全是夫人的意思，属下只是依夫人的命令行事罢了，所以这个功劳应该是夫人的，属下不敢居功。”

“这是夫人的命令？你是说那两百士兵是夫人要你派出去的？”宇文晟满脸惊讶。

“是的，那都是夫人的主意，夫人的智能和谋略让属下敬佩，能为夫人办事，属下万死不辞！”徐督军眼里闪着崇敬的光芒，很肯定的回报将军。

宇文晟没想到竟是纤纤出的主意，那个娇弱的女子，爱哭到随时都会掉眼泪的泪娃娃，她会有如此过人的领导才能，太让他意外了！

自制力过人的宇文晟，没吃惊出神太久，他的心思又回到公事上。

“这回旱族放出假情报引小王出关，埋伏在半路攻击小王，旱族有这样的举动是造反的迹象，小王已派出探子全面盯紧旱族的行动，而边关和北城的守军也要全面戒备，可能随时有战

事发生。若真起了征战，原则上只调动边关和北城的人马来应战，小王不愿把战场扩大，今天找李将军和出副将来也是为了此事，你们两人回北城后就要开始做准备。”宇文晟下达军令。

“属下明白！”李将军、出副将拱手领命。

“项督统，你也传小王军令给统领下的十三座城池，要各地将领提高警觉，以免有外族跟着骚动。”宇文晟吩咐。

“是！”项督统恭敬的回答。

宇文晟做好了万全防备，旱族不来侵犯就算了，反之，他会要他们损兵折将、铩羽而归。

午膳前，宇文晟从议事厅里出来，便赶回松园探视纤纤。

纤纤只睡了一会儿便醒了，知道夫君在和将领开会，便在松园里抚琴自娱，小绢、紫儿陪在身旁。

琴声一直断断续续，因为她肚子不太舒服，一直反胃想吐。

这次恶心的感觉更严重了，让纤纤捂住嘴起身快步靠着墙干呕。

“夫人，您怎么了？”两个丫鬟上前关心的问。

吐出了胃里的食物，纤纤感到舒服多了，在丫鬟的扶持下再坐回琴前。

“夫人，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要不要奴婢去请大夫来为夫人看看？”紫儿建议。

纤纤摇摇头，“不必了，大概是吃坏肚子吧，吐过了就没事。”她又弹起另一首曲子。

宇文晟一踏入松园便听到优美的琴声，让他心情愉快。

纤纤看到夫君回来了，兴奋得要下楼见丈夫，两人在楼梯上下两头相遇了。

“夫君！”纤纤迈着碎步下楼，因为太开心了，以致没注意到脚下的阶梯，她步伐踩错，两阶踏成一阶，使得脚步一滑，重心不稳，整个人摔下楼。

宇文晟见状，眼明手快的冲上去接住直摔而下的纤纤，他分脚而立，身躯稳健的站在楼梯上。

纤纤小脑袋撞入丈夫结实的胸膛里，疼得她皱紧秀眉等脑里的昏眩和心口的反胃消退后，才抬头回丈夫一个虚弱的笑容，“幸亏有夫君在，纤纤才没真摔着，谢谢夫君！”

宇文晟青着一张脸，急急弯身抱起纤纤回房。

被抱起的纤纤焦心的挣扎着要下地，“夫君，不可以，大夫说夫君受伤的手不能用力，快放纤纤下来，夫君快停下！”

“乖乖，别乱动！”宇文晟低喝，将纤纤抱到房里床上，仔细的检查她有没有摔伤。

纤纤也忙着看夫君手臂的伤口有没有血迹渗出，无异状后，她才放心松了口气，“幸好没事，夫君你太大意了！”

“这句话应该小王说才对，不小心的人是你，万一从楼梯上摔下来怎么办？纤纤，你太粗心了！”宇文晟脸色很难看，语气是少有的严厉，他被刚才的意外吓到了，摔倒除了受伤外，也可能会因碰撞到头而恢复记忆，这是他极力防范的事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

纤纤知道丈夫是因为关心才责备她，连忙低头道歉：“夫君，对不起，纤纤下回会小心注意的，不会再发生了，对不起！”

宇文晟也不是真的要责怪她，见纤纤可怜兮兮的道歉，他不舍，将她搂入怀中，揉揉她的发很无奈的说：“对你，小王永远都放不下心。”她的记忆就是他潜在的不安因素。

敲门声响起，丫鬟端了午膳进门。

“用膳吧！”宇文晟扶起纤纤，揽着她走到外厅用膳。

只是纤纤一闻到食物的味道，不知为何，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反胃感立刻又涌上，让她马上捂住了嘴，猛然退后要远离那个令她不舒服的气味。

宇文晟见纤纤脸色苍白，一副想吐的模样，大手抱住了她关切急问：“你又怎么了？真的生病了吗？”手掌盖上她的额头量温度。

纤纤等酸意过去后，才勉强挤出笑容响应：“纤纤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想吐，不要紧的，夫君，用膳吧！”她拉着丈夫坐下。

“小王不放心，还是找大夫来看看比较妥当。”宇文晟对纤纤的身体情况很担忧。

纤纤连忙摆手拒绝：“不用，纤纤又没病，不必麻烦大夫了，可能是早膳吃多了，肚子有些不舒服，现在好多了。”她拉着丈夫到桌前坐好，开始用膳。

宇文晟见纤纤直说没事，只好顺她的意，开始吃饭。

“纤纤，你怎么会想到要徐督军加派士兵来找小王呢？还要士兵们都骑马？谁教你这么做

的？”宇文晟想起徐督军的话，在用膳时间问起。

“没有人教纤纤，那时夫君没有消息传回，纤纤好担心夫君的安危，而项督统去找夫君也没有回报，纤纤只好再请徐督军派士兵去找，纤纤想或许夫君遇到危险了，多点人手帮忙准没错，会叫士兵骑马，是因为这样速度比较快啊，夫君，是不是纤纤做错了？”纤纤紧张的看着丈夫。

宇文晟笑着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纤纤，你做得很好，是你救了小王一命，小王还要谢谢你呢！”

“夫君，我们和旱族要打仗了吗？”纤纤能感觉到气氛不寻常。

“你怎么会这么问？”宇文晟好奇，他什么都没有告诉纤纤啊！

“就是因为夫君遭到旱族的偷袭嘛，旱族会攻击夫君，一定是想擒住我方主将，那我们就乱了阵脚而无法抵抗旱族的入侵，对不对？夫君！”这是纤纤的判断。

宇文晟看着纤纤，眼里充满了赞赏，原来在纤纤柔弱爱哭的背后，有着如此玲珑剔透的聪慧，她的光芒如同玉石般，晶莹圆润却不刺眼，让人爱不释手，看来他真是得到了个大宝贝。

“若真的要打战，你怕不怕？”宇文晟问。

纤纤很老实的点点头，“怕，打战谁不怕呢？但是有夫君在，纤纤相信夫君不会让旱族越雷池一步，这么一想，纤纤就不怕了！”她很信任丈夫的能力。

宇文晟探过身亲了下纤纤的脸颊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不用多说自然就心灵交会。

用完午膳，宇文晟在纤纤的坚持下，陪着她午睡。

就算在睡着时，纤纤仍是一双小手紧紧搂着他的腰，不肯须臾放开。

纤纤变了，她的改变让宇文晟高兴，他爱这模样的纤纤，衷心喜爱。

边关的气氛有些紧张，宇文晟一方面紧盯旱族的行动，一方面也加强防守，虽然太平的日子过久了，可是他从不曾松懈演练，因此士兵们都保持最高的斗志，随时可以应敌。

纤纤的注意力则放在夫君的伤口，每天紧跟在丈夫背后提醒他多休息、别操劳，她的啰嗦没让夫君嫌烦，反而让夫君的心情很好，对她越来越温柔了。

经过夫君受伤的意外后，纤纤感觉到她和夫君更亲密了，两人似能心意相通，她的眼睛一转，夫君就明白她在想什么。纤纤也借着关心夫君，明白丈夫更多的事，她知道他肩上担着重大的责任，也看到了夫君的能力，谈笑用兵、从容自若，这过人的自信风采让夫君有如一个发光体，使她的心思更加离不开夫君，只想每一刻、每一时都和夫君在一起。

纤纤了解夫君很忙碌，没办法整天陪着自己，所以每当夫君处理公事不在身边时，她都会忍着思念不敢去打搅他，当夫君回到松园后，她寸步不离的留在夫君身旁，那时的夫君是她的，她不愿意和别人分享。

纤纤没发觉自己对丈夫所表现出的强烈依赖和需要，但宇文晟看出来，纤纤如此浓郁的爱意让宇文晟心花怒放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在他花了那么多心思教导纤纤情爱后，现在他终于可以好好的收获了。

在房间里，大夫小心的为宇文晟拆去布条，检视过伤口后，大夫很高兴的恭喜他：“将军手臂的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，不必再用布条包裹，只要早晚涂上药膏便可，再过个两、三天就能完全好了！”

纤纤听了这话喜形于外，夫君快痊愈了，真是太好了！

“大夫辛苦了，谢谢！”宇文晟向大夫道谢。

“不敢，这是属下的责任，只要将军无恙，就是全边关百姓之福了！”大夫恭敬回答。

在宇文晟和大夫攀谈时，纤纤脸上浮现着安慰的笑容，但一双大眼睛蒙蒙眈眈的似看不清楚般，整个人的情形有些怪异。

宇文晟首先发觉了纤纤的不对劲，连忙摇了摇她轻喊：“纤纤，纤纤……”

纤纤看着夫君，嘴角微扬起，模糊的问：“夫君，你……没事了，太好……了！”接着便眼儿一闭、身子一软，昏厥过去了。

宇文晟接住她，惊喊慌的：“纤纤，纤纤……”

怎么会这样？纤纤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“真的？大夫，你再说一次？再说一次！”

“贺喜将军，夫人怀孕了，有喜了！”大夫清楚的再宣布一次。

“纤纤怀孕了，她有孩子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”宇文晟开心的笑说，狂喜全表现在脸上。

对宇文晟而言，这真是件天大的好消息，虽然他已娶了一妻一妾，但因为都将妻妾安置在京城里，聚少离多的情形下，妻妾一直没传出喜讯，所以他近三十岁了，膝下仍无子女，现在他最宠爱的小妾有了身孕，他怎能不高兴。

“不过，夫人这些日子以来太过于操劳，以至于身体虚弱、精神不济晕倒，这样下去容易小产的，所以夫人……”大夫说出诊断的结果。

这话立刻减少了宇文晟的欢喜，他马上截断大夫的话，紧张的怒斥：“该死的，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？纤纤有危险吗？现在又该怎么办？大夫，你一定要让母子平安，不管花多少代价，纤纤绝对不能有事，明白吗？”

大夫连忙哈腰应是：“小的明白，当然明白！不过将军您也不必太紧张，夫人只要有足够的休息，多吃些滋补的食品，让身体强壮起来，情绪保持平和，别做太剧烈的动作，铁定不会有事。”

“那你就快去将补品都准备齐全，大夫，在夫人身子没稳定下来之前，你暂时留在将军府，以便随时能照顾夫人，诊金小王会加倍给付的。”宇文晟慎重的交代大夫。

大夫哪敢说不，连忙点头：“是，小的遵命！”

“大夫，你现在快下去拿药熬补品，有任何需要都找毛总管，你要尽最大的力量让夫人快快健康起来。”宇文晟威严的下令。

“是，那小的告退了！”大夫赶快退下去忙了。

宇文晟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纤纤，心中又疼又怜，纤纤在有了孩子又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先是为他失踪而吓坏了，后又因他受伤而忙碌不已，这十来天的时间她都没好好休息，难怪会倒下去。

傻人儿，你怎么如此不小心呢？说来这也要怪他太大意了，只发觉她气色不好，没多注意她的身体，直到她晕倒了才明白，他真该狠狠揍自己一顿！

宇文晟忍不住责怪自己，大手抚平纤纤散落在枕上的发丝，低头亲了下她雪白的小脸，眼神紧紧缠着她，不愿意移开眼的专注看着纤纤。

他在等泪娃娃醒来，再亲口告诉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！

纤纤在一片迷雾中穿梭，她听到了说话声，远远的听不真切，连忙寻声找是谁在说话，然后她来到一个雅致又眼熟的花园，眼前出现的是曾在脑海里闪过的母女，现在在那名母亲的脸她看得很清楚。好美丽的妇人，可是为何她如此面熟，似乎常常可以看到般，她将脸转向那位女儿，女儿正开心垂首的做着女红，当她缓缓抬起头时，令纤纤惊骇的失声叫出，那张脸竟然和她一模一样，那是她的脸，是她，那个女儿就是她啊！

现在纤纤终于明白为何那母亲的脸会那么熟悉，因为母亲和女儿的相貌简直是由同一个模子刻出来，相似得让人一眼就看出她们的关系，那是娘啊，那妇人就是她的母亲啊！

娘转头看着站在远处的纤纤，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，向她招了招手，温柔的呼唤：“纤纤，娘好想你，纤纤，快来娘这儿，快来，纤纤，纤纤……”

纤纤被这个声音感动，双脚不由自主的向娘走去，就在两人的手要握到时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扯离，纤纤怎么都挣不开，见离娘越来越远，急得她放声大叫：“娘，娘……别走，娘，娘……”

“纤纤，醒来，纤纤，纤纤，你在作恶梦，快醒过来，纤纤，夫君在叫你啊，听到没，醒醒，纤纤，纤……”宇文晟在纤纤耳旁大声的说。

听到声音，纤纤奋力的睁开眼眸，看着俯视自己的男人，她有一刹那的时间脑中一片空白，记不起他是谁？不过马上她就想起来了。

“夫君……”纤纤有气无力的唤着。

宇文晟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，纤纤刚睁开眼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好似在看一个陌生人般，让他的心抽紧，连呼吸都困难了，幸好纤纤马上恢复了正常。

“ 纤纤，你可醒了，小王担心极了！”宇文晟握住纤纤勉强伸出被子的小手，亲了下后贴在自己的脸颊旁。

“ 我……我怎么了？”纤纤不明白的看着丈夫。

“ 你太累，精神又不好，所以晕倒了！”宇文晟皱眉告诉她。

“ 我……晕倒了？”纤纤有些惊讶，记忆回到当时，没错，她只觉得自己神智迷糊，接着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“ 对啊，你只关心到小王，没好好照顾自己，才会晕倒，以后不可以这样了，现在你的身子比小王重要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明白吗？”宇文晟怜爱的细心交代。

“ 纤纤明白，又让夫君担心了，对不起！”纤纤轻声道歉。

“ 别说对不起，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有个小家伙在捣蛋才会这样。”宇文晟满眼都是笑意，话中藏有玄机。

纤纤却听不懂，望着夫君摇头，“ 纤纤不明白夫君的话。”

宇文晟坐到纤纤身旁，温柔的扶起她，让她能舒服的靠在自己怀中，手掌放在她平坦的小腹上，嘴凑到她耳旁说悄悄话：“ 那个捣蛋的小家伙就住在这里。”

纤纤听懂了，呆住了，仰头看着丈夫，睁大的双眼里又惊又喜，颤声问：“ 真……真的？夫……夫君，我……我有孩……孩子了？真的？真的吗？”

宇文晟愉悦的用力点头，“ 当然是真的，纤纤，你要做娘了，高不高兴？”

纤纤脸上是狂喜的笑靥，眼泪却直流个不停，她转身抱着夫君又笑又哭的喊：“ 纤纤要做娘了，纤纤要做娘了，夫君就是爹爹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纤纤好高兴，真的好高兴！”她紧搂着丈夫的颈项，雀跃不已。

宇文晟赶忙制止纤纤动个不停的身体，“ 纤纤，大夫有交代不可以太激动，以免对你和宝宝不好，乖，静下来，静下来！”搂她舒服的坐在自己腿上，轻抚着她的背温柔叮嘱。

纤纤立刻联想到自己晕倒的事，焦急的捉着丈夫的手问：“ 夫君，宝宝怎么了？他不好吗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”

宇文晟在她的发上亲了下，微笑安慰她：“ 宝宝很好，你也没事，只是最近你太累了，加上怀孩子不适应才会晕倒，大夫交代只要多吃补品多休息，不做激烈的动作，你和宝宝都会很好的！”

纤纤松了口气，小脸贴着夫君的胸口，语气娇甜满足，“ 夫君，纤纤好高兴，这是夫君和纤纤的第一个宝宝，纤纤一定会平安生下他的，我们有宝宝了，纤纤真的好开心啊！”

“ 这是第一个宝宝，将来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许许多多的宝宝，我们一直生下去，越多越好！”宇文晟半取笑半认真的告诉纤纤。

纤纤笑了，不依的撒娇：“ 夫君你说到哪里去了？真不知羞！”在夫君怀中不敢抬头。

宇文晟哈哈大笑，不过笑声没持续多久，纤纤含羞带怯的绝俗容颜又令他失了魂，忍不住低头吻住纤纤，要攫取那朵娇容。

不管亲热再多次，纤纤仍是甜美得让宇文晟想一尝再尝，永远也亲不够她，爱不满足，如今他心中只容得下纤纤，别的女人都无法令他多看一眼。

这个娇弱的小女子到底有什么魔力，竟然让这个堂堂大将军、四王爷如此痴心迷恋，无法自拔，莫非是他上辈子欠她的。

辗转绵密的吻，让宇文晟和纤纤缠绵到床上，激情似乎要被燃烧起来，纤纤的衣襟也被拉开，露出雪白如脂的肌肤。

可是大夫的话不识相的进入宇文晟的脑里，让他硬生生煞住了过火的动作，胀红的脸埋在纤纤颈旁，他喘着气努力在调适自己。

纤纤听到丈夫粗重的呼吸，也感觉到他紧绷僵硬的身体，让她关心的柔声低唤：“ 夫君你怎……”

“ 嘘，别说话！”宇文晟连忙打断纤纤的话，她柔媚的嗓音无异是火上加油，若不打住，他真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而伤了纤纤。

好一会儿后，宇文晟的呼吸才调稳，他躺到一旁，将纤纤拉入怀中。“ 你身子还没健壮起来前，一切要多注意，否则对你和胎儿不好，小王差点就犯错了，以后会多小心的。”

丈夫的用心让纤纤好高兴，偎着夫君，纤纤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，有夫、有子，夫复何求呢？

纤纤的喜讯传遍了整个将军府，大家都为将军和夫人高兴，原本就受宠的夫人，现在更是被小心翼翼的保护着。如今，将军府里最有地位的便是夫人了，所有事都以她为主，婢女仆人们都被交代要尽心照顾夫人。

纤纤在温暖的怀抱中伸伸懒腰，胸怀间熟悉的气息让她愉快的张开眼睛醒了，她深吸口气抬头看去，映入眼帘的一定是丈夫帅气俊逸的笑容。

“醒了，宝贝！”温柔的问候伴随着一个深情的吻。

“夫君，早！”纤纤神清气爽的打招呼，现在每天她都能如此开心的起床，那是因为夫君明白有他在身边，她就会睡得很安稳，所以每个早晨夫君都会等她醒了才起床，不管她睡到多晚，若她提早醒来，夫君还要她多睡一会儿才肯让她下床。为了她，夫君中断了清晨练功的习惯，不过夫君一点也不在意，这样的宠溺，让纤纤整天都带着笑容，心情好极了！

“睡得好不好？有没有作梦？”宇文晟抚着纤纤的粉颊笑问。

“纤纤睡得很好，也没作恶梦！”纤纤开心回答。

“这样就好，要起床了吗？小王让丫鬟来伺候你。”宇文晟扶起纤纤，唤了丫鬟进门服侍。

纤纤被夫君规定不能做任何需要用力的事，一切必须由丫鬟动手，从穿衣、梳头到沐浴、用膳都不行，纤纤曾抗议夫君这样过分的保护，但夫君用吻和担心让她投降，虽然纤纤感到有些无奈，但心中却是喜孜孜的。

宇文晟坐在床上看着丫鬟服侍纤纤梳洗穿衣，那回纤纤在昏迷中直叫着娘，让他心中有了警讯，他问过纤纤，明白她从梦中看到了母亲的形影，虽然她没想起任何事情，不过这就足以让宇文晟担心了。梦是虚渺无法控制的事，他也无法阻止纤纤作梦，因此，只能每天借着问候得知纤纤的情形。

纤纤换洗完毕，便要亲自伺候丈夫起床，本来宇文晟怕她太累而不让她做，但是纤纤坚持，说这是妻子应尽的责任，是最重要的事，宇文晟拗不过她，只好由着她。

见她愉悦的服侍自己，表情那么满足快乐，让宇文晟心中充满了幸福，更是明白自己不能没有她，他已经是无可救药的爱上她了。

“小王今天要到教场训练士兵，没办法陪你用午膳，你别忘了吃补品哦，知道吗？”宇文晟叮咛纤纤。

纤纤笑着点头，“纤纤明白，夫君你也要小心点，早些回来啊！”

宇文晟拥着怀中人儿，低头封住了宝贝的小嘴，缠绵一番后才放开，一旁伺候的小绢、紫儿都很明白的避到外厅，别打扰将军和夫人的好事。

用完早膳，宇文晟陪着纤纤说了好一会儿话后，才依依不舍的出门。

纤纤留在房里做女红，她在缝制小娃儿的衣服，母性的光辉全显现在她脸上，纤纤一针一线认真的做着。

“夫人，你的手艺真好，这小少爷的衣服好可爱呢！”紫儿看着精巧的娃娃衣裳，羡慕的说。

“对啊，夫人这样的巧手，连织工坊的吴老板都比不上呢！”小绢也加入话题，织工坊是边关最有名的绣坊。

“你们两人想学吗？我可以教你们，其实这很简单，只要下针的手法对了，加上针脚紧密合在一起，就不会有瑕疵了，例如这样，很简单吧，你们试试！”纤纤示范了一次，大方的教导两个丫鬟。

夫人肯教，小绢和紫儿当然很愿意学了，便拿起针线依样的做。

小绢、紫儿很聪明受教，被纤纤改正几次错误后就绣得不错了，纤纤和她们虽有主仆之分，但是纤纤对丫鬟们和善，因此三人相处亦主亦友，有说有笑的聊着天。

中午是毛大娘来陪着纤纤用膳，这是宇文晟吩咐的，他担心纤纤没吃补品，又不愿让她一个人孤单用膳，明白纤纤和毛大娘的感情好，就让毛大娘当陪客了。

“夫人，边关一向少有新鲜的鱼，将军听说鲜鱼对孕妇很好，便特地派人从内地捉了十多尾活生生的鱼带回将军府饲养，以便夫人能常常吃到。夫人，这尾鱼肥美好吃，汤也很可口，夫人多吃些！”她舀了一大碗的鱼汤送到纤纤面前。

纤纤端起喝了口，真的好喝，也很感动夫君对她的体贴，笑着喝完了鱼汤。

午膳当然不只有鱼汤了，燕窝、人参、名贵中药炖煮的各式补品都有，毛大娘每样都要夫人吃一些，这些可是花费许多时间熬煮成的。

纤纤吃了不少东西，最后说吃不下了，这顿午膳才结束。

吃饱了，她像一般孕妇一样要上床睡午觉。纤纤有了身孕后，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轻松。

“娘、娘……” 纤纤从睡梦中惊喊，枕头上的脑袋也不住的翻动，好似作恶梦般。

陪在一旁的小绢连忙走向前柔声叫唤：“夫人，醒醒，你在作梦呢，醒一醒，夫人！”

纤纤突然睁开眼睛，吓了小绢一跳，回过神后关心的看着夫人问起：“夫人，你在作恶梦吗？”

纤纤没有回答，思绪还陷在梦中的情景，娘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了，还有那个美丽的花园，她也感到好熟悉，那是她的家吗？纤纤用力的回想，希望能记起来，但是脑里的记忆好象被锁在一个盒子里，她少了那把能打开记忆的钥匙，让她无法找到路径想起过去。

纤纤回想得头都疼了，仍然没有恢复任何记忆，让她急得敲自己的头。

“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别伤害自己啊，别这样！”小绢急急阻止纤纤敲头的动作。

纤纤看着小绢，挫败的叹气说：“我想不来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可能要永久的丧失记忆了！”

“夫人，别急，慢慢来，一定能想起来的，”小绢安抚夫人的情绪。

只能这样希望了，纤纤没了睡意，让小绢伺候着穿衣，而紫儿正从厨房里端了一盅补品进房。

“夫人，喝补品了！”紫儿微笑的对夫人说。

午膳吃的还没消化，现在她对任何食物都没有胃口，纤纤皱眉要紫儿将补品放在桌上，晚点再吃。

心中感到烦闷，纤纤便出门到园子里走走，慢慢的她踱出了松园，在府里到处逛逛。

秋天了，将军府里的枫树叶子都转红了，整颗树看起来一片火红，特别美，夫君说她是北方人，那对北方常见的枫树应该有些印象才对，可是她却怎么看都觉得好陌生，反倒有初次见到的惊奇，这感觉把她弄迷糊了。

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中，她走到后花园，这儿她一向很少过来，除了因为离松园有一段距离外，这儿有个后门，是仆人办事出入的地方，而且进出的大都是男人，所以她从没想来这里。

见自己走到后花园，纤纤连忙转身离开，却听到了两个男仆的对话。

“哇，关外现在真的不平静了，李员外的千金听说出关要到外婆家时遇到劫匪了，护院卫全力保护李姑娘逃到树林里才躲过一劫，不过三个护卫都受了重伤，差点小命不保呢！”

“李姑娘能逃得了真要感谢她的丫鬟，若不是丫鬟有义气的和小姐交换衣服，自己去引开土匪，李姑娘哪能死里逃生呢，只可怜那个丫鬟为主人牺牲了。”

“不过李姑娘的运气真差，躲过了土匪却遇上人口贩子，被卖到了青楼妓院里，还好遇到熟悉的亲人上青楼见到才将她救出，否则李姑娘真会失身在青楼。”

“虽然李姑娘得救了，却因为受到太大的惊吓，出现了失忆和精神恍惚的现象，唉，真是可怜啊！”

“对啊，真可怜！但是遇到这样可怕的事不记得，反而是件好事。”

“这话说得也对，听说还有另一件更惨的事……”

两个男仆肩上扛着东西边走边聊，向仓库走去，两人走远了，谈话声也远了。

男仆的对话清清楚楚的进入纤纤耳中，这些话像闪电一样，直劈入她的脑里，仆人话中的情景清晰得像根鞭子在抽打她的心，脑海里依着仆人的对话，不自主的浮起了一幕幕恐怖的画面：到外婆家、土匪、打杀、交换衣服、惨叫声、妓院、受骗、被迫接客……这些场景一幕接着一幕，明白的在她眼前掠过，形成了一张网网住了她。

蓦然，娘的身影再次浮现，她听到娘对自己说：“纤纤，你想去外公外婆家玩吗？你的月儿表姊也许了人，同样是待嫁女儿的心情，你们该有很多话可以聊聊，纤纤，你去雷峰镇散散心吧！……”

纤纤，纤纤，就是她啊，娘是和她在说话啊！

想起了一些往事，其它的回忆便如潮水般全涌上了，她找到记忆的锁匙，开启了封闭的心门，门里的一切都清楚明白的呈现在她眼前，她想起来了，全都记起来了。

脑中的记忆以极快的速度重新浮起，爹、娘、心碧、心红、辜捕头……她一个也没忘，全记得明明白白，她恢复记忆了！

夫人停住了脚发呆着，脸上充满了惊吓和迷惘，样子很不对劲，让紫儿、小绢紧张的轻声唤着：“夫人，夫人……”

夫人的称呼惊醒了纤纤，她睁大眼看着身边的两个丫鬟。夫人，她们叫她夫人，是啊，因为她是夫君的小妾，所以她们称她为夫人！

夫君？她的夫君？是……是宇文晟？他竟然成了她的丈夫，他是她的丈夫，怎么可能……

这……

纤纤摇着头，一下子无法接受这样的事，他骗她，他怎能这样欺骗她呢？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啊？纤纤骇然悲愤的猛摇着头。

“夫人，您不舒服吗？夫人！”小绢见夫人脸上血色全无，惨白着脸直摇头，担心的要扶住她。

纤纤却避开丫鬟伸来的手，神情激动的大喊：“别这么叫我，别这样叫我……”

“夫人”两字喊得她羞愤万分，纤纤呜咽着急急跑开。

不是，我不是她们的夫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宇文晟的小妾，不是，不是啊！纤纤又羞又气，哭着往前冲，她回到松园，跑入自己的房间，马上就锁住了门，将紧追在后面的丫鬟摒除在外，不让她们进来。

“夫人，开门啊，夫人，夫人！”小绢急急的叫着。

紫儿也拍着门喊：“夫人，快开门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快开门，夫人，夫人！”

“不要这样叫我，不要，我不是你们的夫人，不是！”纤纤哭着生气的怒吼。

门外的声音停了停，两个丫鬟马上响起更大的关切叫声：“夫人，夫人！”

纤纤捂住耳朵跑入内室，不想再听到那让她羞怒的称谓，她扑到床上，为自己失去的清白大哭起来。
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为什么？有人可以告诉她吗？为什么？

接到府里传来的消息，宇文晟焦急万分的赶回将军府，难道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！他冲回松园，房外站了許多人，毛大娘正隔着门着急的劝纤纤开门。

宇文晟人一到，人群自动分成两列让他经过，毛大娘也退到一旁急急禀告：“将军，夫人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叫了没响应，也不肯开门，大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宇文晟下令要仆人全部离开，然后大脚用力往门板一踢，房门立刻应声而开，他走入房间里。

外厅没看到人，宇文晟大步走入内室，就见到纤纤小手抱住了自己，整个瑟缩在床上一角，低声啜泣着。

“纤纤！”宇文晟提着一颗心，走近床铺轻唤了声。

纤纤闻声全身一震，她急忙抬头，发现是宇文晟时，脸上悲痛交集，见他走近床铺，马上哑声斥喝：“别过来，不准靠近我！”

宇文晟停住脚步，一颗心沉入无底洞里，不用问原因，纤纤的神情就是最直接的回答，他的恶梦成真，纤纤恢复记忆了！

“你……你想起过去的事了？”他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怀着最后一丝希望问。

纤纤的回答是用鄙视的眼光瞪着宇文晟，这个毁了她清白的男人！她咬牙切齿大叫：“我恨你！”对他，她只有这句话。

这句话有如万箭穿心刺痛了宇文晟，他承受不住的后退了一大步，脸色刷白了。“这……这就是你唯一想说的话吗？”

纤纤泪水冲出了眼眶，她哽咽的说：“你……你欺负……我，你还希望……希望我……我说什么呢？宇文晟你……你可恶，可恶，可……恶！”悲痛得泣不成声。

“别哭，宝贝，别哭，”看到她伤心，宇文晟习惯的想伸手抱她入怀安慰。

“不要碰我，走开，不准再走近，不要！”纤纤身子往床里缩，大声喝令宇文晟。

宇文晟伸出的手僵硬的停在半空中，神情复杂的看着纤纤，想用话软化她，“纤纤，别躲我，我是你的夫君啊，你最亲近的人，我们谈一谈好吗？”

纤纤摇摇头，又掉下两串眼泪。“我……我们没什……没什么好谈，我要回……回家，你快派人通知我爹……爹娘我在这里，让爹娘来接……接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这是她唯一的要求。

“不，你不可以离开！”听到纤纤要离开他，宇文晟想也不想就厉声拒绝了。

“你没资格命令我，我不要留下，我要回家，马上就要回家！”纤纤听到宇文晟不让她走，气得高声反抗。

“你现在是小王的妾，没有小王的命令，你哪儿也不能去！”宇文晟抬出了身分压制纤纤，说什么他也不放她走。

“我不是，我不是！那是你利用我丧失记忆时硬加在我身上的名分，你怎能如此做？我根

本就不是你的小妾啊，我们没有关系，什么关系都没有！”纤纤愤怒的驳斥宇文晟的话。

纤纤的每句话如同锋利的刀子砍在宇文晟心上，她竟然连一丝感情都不顾念，他的心在滴血，却仍是不肯对她放手。

“不，我们有关系的，你忘了你已经有小王的孩子吗？我们是孩子的爹娘，这是怎样也断不了的关系，一辈子都不会变！”宇文晟打起精神告诉纤纤。

他的话提醒了纤纤，她太伤心了，竟忘了这最重要的一点，她有了他的孩子了，怎么办？孩子要如何解决？

纤纤只迟疑了一下，马上就有了决定，“孩子……孩子是我的，我会生下他、抚养他长大，不用你操心！”

纤纤竟然连孩子都不肯给他，宇文晟心揪成一团。“孩子是小王和你共有的，不管孩子或是你，都不能离开小王身边，纤纤，小王会通知你爹娘来边关，不过不是来接你走，而是小王要向你爹娘提亲，正式娶你入门！”忍住心痛，他颤抖的宣布，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嫁给你，不要！在我失去记忆前就很明白的对你说过了，我绝不要嫁你！没想到你却利用我的失忆欺骗我，将我说成是你的小妾，还带我来边关，宇文晟，你怎能如此过分的对待我，如今我寻回了记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你……你到底要……要如何……欺凌我，你才……才肯甘……甘心呢？”纤纤说得满心怨愤，但是越说她就越悲伤，想到自己无知的任宇文晟欺骗，做了他有实无名的小妾，还有了身孕，她就忍不住悲从中来。

为何他的所作所为在纤纤眼里是欺骗、欺凌，在她心中他真是这样可恶的人吗？她能记得两人在一起时的所有事，为什么不能忆起她对他的感情呢？

“纤纤，小王没有欺负你，我们是两情相悦啊！你忘了说过爱小王吗？你爱小王，会一生一世都爱小王，永远留在小王身边，纤纤，这是你的誓言，你难道全忘了？”宇文晟提起往事，希望能唤起纤纤的感情。

“别说了，不要再说以前的事，是我愚蠢才会被骗，天真的说出我爱你，若我明白这是骗局，我一定不会说的！宇文晟，我不爱你，一点也不爱你，我只有恨你，我恨你！”纤纤使尽力气对宇文晟吼，她讨厌男人，这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任何男人，绝对不会！

宇文晟眼里闪过痛苦和绝望，事情既然到了这地步，也只能强留下纤纤，虽然会让她更恨他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“小王不可能放你离开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都一定要在将军府，小王立刻通知你爹娘来边关商讨婚事，小王已经做了决定，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！”宇文晟寒着声音陈述。

纤纤当然不肯服从了，她要反抗到底，“不，不要嫁给你，死……死也不嫁人，我……我宁可一死，也不愿意嫁给你！”说得万分确定。

宇文晟心冷了，他看着纤纤，用冷酷的语气警告：“你最好别出什么事，若有个万一，小王会用你爹娘和褚家所有人的性命赔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纤纤被宇文晟的冷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怎么可以这样逼她呢？委屈愤懑积满她的心，她无助的又哭了起来。

宇文晟握紧拳头，忍下自己想搂住纤纤的冲动，生硬的转身离开。

他必须残忍，否则就要永远失去她了，那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事。

第十章

“夫人，您吃点饭或喝些补品吧，好不好？夫人！”小绢和紫儿手上端着食物劝纤纤用膳。

纤纤的回答仍是同昨晚一样，坐在床上背着人，不回答不说话，像没有听到一样。

两个丫鬟不知道夫人为何转眼间就变了个人似的，昨天下午夫人从后花园跑回房间后，夫人就不再理她们了，她们对夫人说话，夫人都是沉默以对，态度好冷淡，变得如同木刻娃娃般，只是坐在床上发呆，除了流泪和不时传出的抽噎声，没有其它的反应，让小绢和紫儿弄不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夫人模样奇怪，将军的表现更是怪异，昨天急匆匆的冲回房间看夫人的情形，离开房间时

脸色却铁青难看，只冷漠的丢下一句“好好照顾夫人”的话，晚膳没回来和夫人一起用膳，连夜里也没回房休息，只是派人来交代她们要留在房中陪夫人，不准让夫人落单。

种种异常的情形让小绢和紫儿一头雾水，不过她们没资格问原因，只能遵命行事。

可是，夫人却任她们怎么劝说都不肯用膳，已经接连两餐了，这急坏了她们。

“夫人，奴婢求求您吃些东西好吗？您别这样不说话不动一下，让奴婢好担心，夫人，您说说话吧，夫人，夫人……”紫儿哀求着纤纤。

纤纤除了眼泪外，依然没给丫鬟任何响应，现在的她好比一个囚犯，什么自由都没有，她还能说什么呢？她觉得自己真是最没用的人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受到欺负也不能反击，连想解脱都不行，她真不知道自己留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。

“夫人，那让奴婢喂您，您只要张口吞下就行了，好不好？”小绢换一个办法，端着补品上了床转到夫人面前，拿着汤匙要喂她。

纤纤头低下，拒绝了丫鬟的好意，还是不肯吃东西。

“夫人，这样不吃东西怎么行？您现在有了身孕，要顾虑到肚里的宝宝啊，就吃一些吧，夫人，您喝了这碗补品好不好？夫人，小绢求求夫人，夫人……”任凭小绢说到口干舌燥，纤纤依然不吃东西。

小绢垂头丧气的下了床，将碗放回桌上，和紫儿对看一眼，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“小绢，你留在这里伺候夫人，我去向将军禀报情形。”紫儿赶忙离开。

宇文晟在梅楼的书房里，昨夜他没回房，心想纤纤也不会希望看到他。他在梅楼睁眼看着窗外的夜空度过一夜，往日恩爱历历在目，同样的人，对他的态度却是两个极端，一个娇怯可人，一个却恨他入骨，令宇文晟难以接受，他和纤纤的感情真的再也恢复不了像以前的恩爱吗？他好心痛！

敲门声传入他耳里，宇文晟冷漠的应了声：“进来！”倚在窗旁的身躯没回头。

“奴婢见过将军！”紫儿弯身行礼。

听到紫儿的声音，宇文晟忙转回身，不悦的看着她，“小王不是要你好好照顾夫人吗？怎么擅离职守了？”

紫儿急急回答：“启禀将军，夫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不肯吃东西，也不躺下休息，只是坐在床上一直掉眼泪，不管婢女怎么劝、怎么说，夫人都是无动于衷，婢女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来禀报将军。”

宇文晟本是冷凝的脸色更加的沉到谷底，“夫人真的不吃不睡，光在哭吗？”他咬牙问。

紫儿点头：“夫人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却连一口水都不肯喝，奴婢好担心夫人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了！”

宇文晟握紧拳头，衣袖一甩，大步走出书房。

房门“砰！”的大声被推开，小绢看到走进来的人，连忙躬身行礼：“将军！”

纤纤听到这个称谓，身体立刻紧绷了起来，全面戒备。

“下去！”宇文晟挥手命令婢女退下，房里只留下他和纤纤。

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宇文晟冷怒的问。

纤纤抿住唇，没回头也没回话。

宇文晟不准她不回答，大手用力转过她的身子，强抬起她的下巴，入眼的苍白脸色和红肿的眼睛，让他的怒火更吓人。“你不吃不喝不休息却只会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！”

宇文晟的怒喝声让纤纤的泪水流得更快，她恨自己懦弱的只会哭，但是除了哭之外，她又还能做什么？纤纤怨恨他的专断独裁，小脸一偏不想面对他。

宇文晟没让纤纤避开，他抓住她的下巴逼她面对自己，冷酷的告诉她：“说话，惹火我，我就立刻砍下那两个失职丫鬟的头！”

纤纤大眼里不断浮现着水气，水气凝结成泪珠，纷纷的坠落。“你……你，为什……么要……这……这么残忍？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是你先对小王残忍，你不肯吃饭是想饿死你自己、饿死孩子吗？小王怎能让你这么做？那是小王的骨肉，小王不准你虐待他！”宇文晟以孩子当理由。

“孩……孩子，原……原来你强……强留下……我，是为了孩……孩子，那我生下了……了孩子后，你……你就会放……放过我……吗？”纤纤边哭边哽咽，说得断断续续。

“为了离开我，你连孩子也不要了？”宇文晟心寒的瞪着纤纤，她一定要如此伤他的心吗？

纤纤畏惧宇文晟的愤怒，但她不会说谎，她真的只想离开他，便狠心的点头，“是！”

“你！”宇文晟的俊脸因心痛而扭曲，他大手迅速的改掐住纤纤的玉颈，只要他稍微一用

力，就可以扭断她的脖子。

“收回你的决定，小王命令你快收回你的话！”一字字从他齿缝中挤出，用性命来胁迫她屈服。

害怕让纤纤脸色惨白，宇文晟的怒气吓得她全身颤抖，可是害怕不代表她会低头，纤纤豁出去了，在哭声中逼出了话：“你……你就杀了我好……好了，反……反正我……我也不想活……活了！”闭上眼，一副慷慨就义模样。

宇文晟悲愤交集，掐着纤纤颈项的手背青筋浮现，但是他怎么下得了手呢？最后他怒吼一声，颓然的放开纤纤，转身快步要离开，再不走，他怕自己真会失手杀了这个该死的女人！

纤纤怯生生的叫住宇文晟，“你……你通知我……我爹娘我在这儿……了……了吗？”见到娘是她唯一的希望。

“你有资格要求小王吗？”宇文晟丢下话，想迅速离开。

宇文晟这句话摆明了不让她爹娘知道她在这儿，那昨天说要告诉她爹娘的事又是在欺骗，这令纤纤悲痛欲绝，倒在床上叫唤着娘，可怜无助的声音让人听了鼻酸。

宇文晟听到了，脚步不由得停下，但马上他又加快步伐甩门离去，急着要摆脱那令他心痛又心碎的哭声。

纤纤，他到底该拿她怎么办呢？

木克领着一队精兵离开了边关，快马加鞭往南方奔去。

一路上，他们披星戴月的赶路，在五天之内就来到了扬州城，直入褚府，传达宇文晟的谕令。

当褚士轩明白一切时，府里登时忙碌了起来，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褚士轩和夫人坐上马车，急急赶去边关。

而纤纤悲愤交集，不肯吃东西，后来虽然在宇文晟的威迫命令下进食，仍一直反胃，吃下的东西马上吐了出来，这让身体本来就不好的纤纤病倒了，虚弱无力的躺在床上。

宇文晟大为震怒，命令大夫寸步不离的守在房外，并要他开出许多补品药方治疗纤纤，并加派许多人手照顾纤纤，无论如何都要她好起来。

宇文晟自己却不再去探望她，他不想再刺激纤纤，只是要婢女、大夫每天向他报告夫人的消息。

虽然大夫和丫鬟都尽了力，纤纤的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她嘴里喃喃不住的喊着娘，意识渐渐陷入昏迷中。

这样的情形让宇文晟脸色阴森骇人，常暴怒得让所有人害怕，整个将军府也弥漫着不安的气氛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就在纤纤情况越来越危急，大夫都无能为力时，褚士轩夫妇到达了边关。

少去繁复的礼节，宇文晟立刻带褚家夫妇去见纤纤。

甄氏看到床上气若游丝的女儿时，悲伤的扑到女儿身上，哭着直喊女儿的名字，“纤纤，纤纤……”

母女连心，昏迷中的纤纤感应到母亲的到来，勉强从迷蒙中睁开眼睛，当她看到母亲时，泪水涌上，不敢置信的喊：“娘，娘……”小手想碰碰娘，确定眼前的娘是真的，但手却无力抬起。

甄氏拉起女儿的手贴着自己的脸，哭说：“纤纤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，纤纤，娘的乖女儿，纤纤……”

“娘……”纤纤相信了，哭着叫人，母女俩相对痛哭。

褚士轩在心中暗骂妻女不懂事，相见就好，怎能在四王爷面前哭成这样呢？太没礼貌了，他赶忙出声控制场面，“纤纤，爹也在这儿啊，纤纤！”

纤纤看到父亲，神情大变，怯怯的喊了声：“爹！”

“纤纤，看到你，爹娘都很高兴，但是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爱哭呢，别哭了！”褚士轩轻声告诫女儿。

纤纤垂下眼不敢看爹，小手却紧握着娘的手。

这一切都看在宇文晟眼里，他沉声开口：“褚夫人，请您留下来照顾纤纤，褚大人请随小王来，小王有事商量。”带开了褚士轩，让纤纤和她母亲可以好好说话。

当房里只剩下甄氏母女时，母女俩紧紧搂在一起，纤纤伤心哭着向母亲道出一切遭遇，她

的委屈不平终于可以对娘倾吐了。

在书房里，褚士轩先向宇文晟行礼致意：“下官感谢王爷这些日子对小女的照顾，这真是小女的幸运，下官感激不尽！”

“褚大人不责怪小王没知会褚大人一声，便将令媛带来边关吗？”宇文晟坐在书桌后问。

“下官不敢，王爷能看上小女，是褚家天大的荣耀，下官高兴都来不及了，怎会有怨言呢，小女以后就要拜托王爷照顾了！”这样的事是他一心期求的，现在是上天掉下好运给他，褚士轩心中的欢喜真是笔墨难以形容。

宇文晟皱起了眉头，心中对褚士轩有了新的评价。

“褚大人，纤纤现在是小王的妾，没有正式的名分给她，如今褚大人在，小王便在此向褚大人提亲，不知褚大人是否愿意将令媛嫁给小王，做小王的侧妃？”

褚士轩急急点头答应，笑开了一张脸，“愿意，当然愿意了，能成为王爷的侧妃是小女之福，下官十分乐意，王爷的大德，下官永记心中。”

“遗憾的是，令媛拒绝了，小王希望纤纤是心甘情愿嫁的，真的想和小王在一起，小王不想用强逼的手段，所以这件事要请褚大人帮忙了！”宇文晟将问题丢出，褚士轩一定会想办法解决。

“啊……这……这个丫头真是太不懂事了，下官在此为小女向王爷道歉，下官会好好和纤纤说清楚，结果一定会让王爷满意，请王爷放心！”褚士轩紧张的给宇文晟保证，纤纤竟然拒绝四王爷，这个丫头实在太乱来了。

宇文晟知道他的做法对纤纤不公平，但是他要她，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她，就算手段不够光明正大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纤纤在哭出满腹的委屈后，心头轻松许多，在娘细心的喂食下，她吃下了燕窝补品，而且不再吐了，加上母亲担保不会再离开她，纤纤才放下惶然不安的心，握着娘的手睡着了。

甄氏看着憔悴得让人心疼的女儿。

纤纤的遭遇固然坎坷波折，但终究找到归宿，比起当续弦，甄氏相信四王爷更适合女儿！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，就不知纤纤能否想得通了。

有娘的照顾，纤纤像失水的花儿得到养分重新活回来般，她以让人欣悦的速度恢复健康，三天后就复原了大半，能下床了！

可是，纤纤的另一波磨难才开始，褚士轩兴匆匆向纤纤谈起四王爷提亲的事，并且表示他已经答应了，要纤纤同意嫁给宇文晟。

纤纤在爹面前不敢说不，但她也没有答应，低头不语，在爹要她回答时却用摇头代替。

褚士轩见纤纤摇头，脸马上拉下，语气严厉了起来，“纤纤，你已经是四王爷的人了，现在又有了四王爷的孩子，除了嫁给四王爷外，还能嫁给别人吗？侧妃身分高贵不凡，这是许多女子梦寐以求的，你还不好好珍惜，赶快答应嫁人，爹要尽快给四王爷回复呢！”

纤纤求救的看了娘一眼，甄氏对女儿点点头，也帮着丈夫劝说：“纤纤，你爹说得对，女子要从一而终，你既然跟了四王爷，就不可能再嫁给别人，四王爷位高权重，又对你宠爱有加，他的王妃和侧妃都被留在京城里，你却能跟在四王爷身边，这表示四王爷很重视你。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能得到丈夫的疼爱，纤纤，你已经比许多独守空闺的女人幸福，听话，嫁给四王爷，好好把握这份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”

“娘！”纤纤满脸的无措惊讶，怎么连娘都不帮她了，她真的不愿意嫁给男人啊！

“看，连你娘都这么说了，你还考虑什么？女孩子家的婚事本来就是由父母拿主意的，哪轮得到你说话，爹会特别问你的意思，是四王爷通情达理顾虑到你的感受，不是给你说不能的，快点答应，爹才能和四王爷谈论嫁娶的仪式！”褚士轩催促纤纤答复。

宇文晟好过分，他竟然要爹娘来逼她嫁人，他真是个小人，纤纤很气愤，但在爹威严的眼神下，不敢明言反抗，咬咬唇，低着头不做任何表示。

“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快答应啊！”褚士轩再说一坎，语气更不高兴了。

为什么要逼她，纤纤好难过，眼儿红了，泫然欲泣。

褚士轩看女儿不肯做决定，怒火大起，想教训女儿，甄氏快一步压下丈夫的脾气，连忙开

口替女儿解围：“老爷，纤纤是女孩儿，脸皮薄，您这样问让女儿怎么回答啊，女孩家的心思做娘的最明白了，女儿现在不说话就表示同意，女儿愿意嫁给四王爷的！”

“对，夫人说得对，愿意就好，愿意就好！”妻子的话让褚士轩满意的直点头，真说中他的心坎里了。

纤纤却是惊愕的看向娘，用力的摇头拒绝：“不要，娘，女儿不要……不要嫁……人！”

“纤纤！”甄氏责怪的轻喝，女儿怎么还这么顽固呢？

褚士轩冒火了，脸色难看的怒骂：“不知好歹的丫头，爹娘都这样好声好气说明了，你还敢说不，你是不是要气死爹娘啊，这事由不得你不同意，爹作主要你嫁你便要嫁人，不准有意见！你也好好说说你的宝贝女儿，最好她能想明白，别给我褚家丢脸，哼！”责骂了女儿，也一并数落妻子，说完话重哼一声，褚士轩甩头离开。

纤纤被爹骂得眼泪汪汪，看到连娘也被她连累了，更是难过的低泣着。

甄氏无奈的对纤纤说：“纤纤，娘真不知道还要对你说什么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不会一错再错惹娘伤心的对不对？这件事关系到你爹的前程和褚家全府人的性命啊！纤纤，难道你不能为爹娘着想一下吗？”

现在连娘都怪她了，这世上真的没人了解她吗？为何大家都要帮宇文晟呢？为什么？

爹指责她，娘也不再谅解她了，她一个人撑得好孤单，难道她只能向宇文晟屈服吗？她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，纤纤伤心悲愤，情绪剧烈的起伏震荡，令她胸口一阵气闷，忍不住的跌倒在床沿又开始吐了起来。

“纤纤！”甄氏被女儿吓了一大跳，连忙帮她拍背，也急着叫婢女去请大夫来。

情形再度重现，又陷入僵局了。

“夫人现在情况如何？”宇文晟回府后就接到纤纤再次病倒的消息，他铁青着脸急忙赶来了解情形。

大夫刚为纤纤诊治完，向宇文晟郑重的禀报：“将军，夫人情绪极不稳定，加上身体又未完全复原，千万不能再受到刺激了，否则胎儿会保不住的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一旁的褚士轩被大夫的话吓了一跳，这孩子是张幸运符，绝不能有事的。

大夫点头解释：“夫人现在就有小产的迹象了，虽然小的已经为夫人安胎，不过这只能治标，治本的方法仍是要夫人心情平静下来，绝对不能再激动了，如此才能留住孩子！”

宇文晟明白纤纤心情激动的原因，她这么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那他还能强留下她吗？他的强硬最后可能只留住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，他要这样的结局吗？

罢了，不是他的就不是他的，他如何强要得了？宇文晟嘴角浮起苦笑，他不忍心再逼纤纤，只能放手，虽然这决定让他肝肠寸断。

“褚大人，你带纤纤离开边关吧！”宇文晟硬下心道出心碎的决定。

褚士轩闻言紧张又着急的说：“求四王爷再给下官一点时间，下官一定能劝服小女答应嫁人，纤纤现在只是一时想不开而已，只要让她多考虑一下，纤纤就会明白四王爷对她的心意。四王爷，您可不能不要纤纤啊，她肚子还有四王爷您的孩子呢！”

褚士轩的急功近利在此时完全显露出来，宇文晟明白纤纤为何会厌恶男人了。

他冷着脸，语气严肃郑重：“褚大人，小王要你带令媛离开，并不代表小王不要她，她既是小王的人，小王就会负责一辈子，现在她情绪不稳定，离开边关对她比较好，而且这儿很快就会有场战争发生，小王不要纤纤有任何危险，所以才要你带纤纤离开，褚大人，小王将纤纤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善待她和孩子，绝不可以出任何差错，你明白吗？”他摆出了王爷的架势，这会让褚士轩不敢苛责纤纤。

宇文晟的王者气度立刻折服了褚士轩，他赶忙恭声应是：“是，下官明白王爷的意思，下官会照王爷的交代办好，请王爷放心！”

“那就快去准备，尽快离开，小王会派人护送你们。”宇文晟交代。

“是，下官遵命！王爷，那您要去看看纤纤吗？”褚士轩故意提起，想明白纤纤在宇文晟心中的分量。

宇文晟的心揪紧了，脸上冷漠的神色掩盖住他内心波涛汹涌，他转过身丢下话：“不用了！”立刻大步离开，唯有这样，他才不会忍不住冲进去看纤纤，若让他看到纤纤，他不知道自己还会肯让她离去吗？

褚士轩看四王爷头也不回的离开，心中登时冷了大半，果然纤纤不听话让四王爷反感了，才会连看她一眼都不肯，这个死丫头，封官进爵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，幸好她肚里还有个小王爷，否则他会打死那个丫头。

抱怨归抱怨，四王爷的话褚士轩不敢不遵从，忍下满心的不悦，褚士轩只好依照交代准备离开的事。

隔天，褚士轩就和妻女在一队士兵的保护下离开了边关，宇文晟并没出现送人，他表现得很冷淡。

这让褚士轩郁闷，甄氏也为女儿的未来担心，只有纤纤暗暗的松了口气，因为她不想看到宇文晟，而她也是最开心、最迫不及待想离开边关的人。

纤纤笑了，在恢复记忆后，第一次露出笑容。

“又是补品啊！”

在京城五王爷府的客房中，传出了娇美的声音。

“你还是太瘦了，为了肚子里的宝宝，要多吃点补品才行！”五王妃，也是褚纤纤最好的朋友方可人笑着回答。

“可人，我住在你这儿已经是打扰了，还要你天天花精神炖补品给我补身体，实在是很不不好意思。”纤纤脸上有羞赧神色。

离开边关后，褚士轩就带着她直奔京城，本来要她住到四王爷府里，说她怀了四王爷的骨肉，就有资格在王府里待产，但纤纤抵死不从。褚士轩怕她情绪激动又伤到胎儿才作罢，坚持不让她回扬州城，在折衷的情形下，她只好来找可人了！幸好可人热烈的欢迎她，知道了她的遭遇，明白肚里的孩子是宇文晟的，算是皇家人，便坚持要她在五王爷府长住直到生完孩子，褚士轩当然是欣悦的答应，纤纤虽然觉得太麻烦可人，但也只好在五王爷府住下了。

“我们是好朋友，别跟我客气，看你气色越来越好，我放心多了，如此四皇兄问起，我可以交代得过去啊！”可人看纤纤脸颊红润，精神也好，心中很高兴。

纤纤的笑脸却黯了下来，低下头不语。

可人立刻拍拍纤纤的手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纤纤，不小心顺口提起了！”她答应过纤纤尽量不谈论关于宇文晟的任何事情。

纤纤不太自然的对可人摇摇头笑说：“没关系的！”

“其实，纤纤你可以不必担心四皇兄会来找你，现在他正和旱族在交战，也没空处理别的事。”可人不经意说起。

“啊，真的打战了吗？”纤纤讶异惊呼。

可人点头回答：“是啊，而且四皇兄还不要朝廷派兵援助，只想用边关一万多的士兵去对抗旱族四、五万人马呢，这让皇上和王爷很担心，怕四皇兄有危险，但是四皇兄非常坚持，皇上、王爷也拿他没办法。王爷说四皇兄的个性太刚强固执了，刚强就易折断，不是好事！”可人说的王爷就是她的夫婿五王爷宇文晟。

纤纤缄默没回话，眼睛低垂着看地上。

可人看了眼纤纤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听王爷说，四皇兄这次对旱族的战略是擒贼先擒王，四皇兄计划深入敌军阵地拿下旱族的首领，迫使旱族不战而败，而且还决定要亲自动手呢！这是多危险的事啊，却没人能阻止四皇兄，所以皇上和王爷才会那么担忧。哎呀，我怎么越说越多，真抱歉，不说了，纤纤，你快喝鸡汤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！”其实已将要表达的事都说明白了。

纤纤对可人浅笑，顺从的喝着碗里的鸡汤。

可人陪纤纤聊了一会儿，便因有事处理而离开。

纤纤放下碗，走到窗边看着外面，这王府真漂亮，雕梁画栋、精美无比，可是她却无法感受到它的美，反倒觉得简单自然的古朴建筑才有生命力，她不禁怀念起那个植满松树的园子、朴实的石造凉亭，和清爽微凉的风。

听到可人说他在做危险的事时，自己的心竟然会不由自主的紧张一下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她怎么可能为他紧张呢？她根本不想听到他的任何事，而且她住在五王府这儿一个多月了，他从没捎来问候的消息，男人不会对女人真心太久，说不定他已经忘记她了，他在边关不也还有两个红粉知己，不必怕没有女人伺候他，像现在这样两人彼此各过各的，不是很好，她所希望的便是如此的生活啊！

纤纤按下心中那分不踏实的空虚感，坚定自己所要的。

但是，实际情形却是纤纤开始关心起边关的战争，她毕竟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，有许多认识的人，她只是想明白毛大娘、小绢、紫儿好不好？战争对她们有影响吗？

不过，可人说她只听到五王爷提及军情，至于人民的生活就不知道了，每回可人都在要谈到宇文晟的事时紧急停住，可人说不想影响她的情绪，所以还是避免提起。

纤纤表面是开心可人的用心，但私下更急着想明白边关的事，尤其是宇文晟的消息，但她又不知谁能告诉她？

“纤纤，纤纤……！”可人唤了好几声才叫醒她。

“啊，什……什么事？”纤纤回神后连忙响应。

“你怎么了，近来老是心神不宁的，连胃口也变小了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”可人关心地看着她。

纤纤摇摇头，含混带过：“没有啊，我很好，别担心我！”

“这样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四皇兄出事……嗯，纤纤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到花园走走好不好？”可人话说到一半，马上转开话题说别的。

是宇文晟出事了吗？纤纤突然感到胸口一痛，浮起了异样的感觉，但可人又不说了，让她得不到消息。

“纤纤，如何？我们出门走走好吗？”可人看纤纤没回答，再问一次。

纤纤咬咬唇点一下头，和可人走出房间，两人来到了花园。

“看，菊花都开了，这儿的菊花虽然都是少见不凡的品种，也开得很漂亮，但我还是想念扬州城外的菊花田盛景，这一小片花园还是比不上，纤纤，你说对吗？”可人看着菊花有感而发。

“松树！”纤纤脱口而出，她最想念的不是菊花而是松树。

“噢，什么松树？”可人不懂纤纤突然冒出的话。

纤纤回神连忙摇头：“哦，没什么？这儿的菊花也很美啊！”言不由衷的回答。

“既然你喜欢，我就带你去另一边看特别的菊花。”可人拉着纤纤的手，缓步走向花园那端。

其实纤纤哪有心情赏花，她的心思全放在可人刚说到一半的事，但又不知道要如何问可人，直至她们在花园里逛了一圈来到凉亭休息后，纤纤忍不住了，才结结巴巴问出口。

“可人，我……你……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有边……边关的消息？”

可人脸上轻松的笑容不见了，神情似在隐瞒什么，急急否认：“没有啊，我不知道！”

纤纤看出事情有异，连忙捉住可人的手问：“可人，你一定知道的，快告诉我别瞒我，是不是宇……宇文晟出事了？是不是？”一着急，这个以前最令她反感的名字，现在却说得那么顺口。

“你想知道吗？”可人看着纤纤问。

纤纤用力点头，“想，想，我想知道，可人你快说，快说！”

可人思索了下，才开口告诉纤纤：“对早族的战事是很顺利，我方都一直占优势，几次交手下来早族损失了不少兵马，不过早族却一直没有退兵的迹象，反而有想与我方全力一搏。四皇兄为了想让这场战争早些结束，也减少伤亡，于是在八、九天前带着亲信潜入了敌人后方要擒杀早族的首领，但是却失去联络，目前下落不明，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回。最近几天，早族军营里有风声传来，说捉到我方一个重要的将领，不知道是不是四皇兄？皇上正指派朝中几名大将赶赴边关处理这件事。”

纤纤脸色雪白一片，眼里惊恐交杂楞在当场，被吓傻了。

可人担心的摇摇她，“纤纤，纤纤……你没事吧，纤纤……”

纤纤用尽了力气才不让眼泪流下，她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“他……他真被捉……捉了吗？”

“实际情形我也不知道，边关还没有军情传回，但是如果四皇兄被捉，下场一定不好，早族人都视他为眼中钉，肯定会用尽手段折磨他至死，现在也只能希望四皇兄没事，传言错误了！”可人回答。

这一番话让纤纤脸色惨白，整个人看起来摇摇欲坠，像要昏倒般。

“纤纤！”可人赶忙扶住了她，高声唤来丫鬟帮忙，将纤纤送回房。

“纤纤，你吓坏我了，若知道你会承受不了，我就不会说，你现在好点没？要请御医来看看吗？”可人握着纤纤的手，看着半坐在床上苍白的她，很着急的问。

“不用惊动大夫了，我没什么。”虽是这样说，眼泪却不由得落下。

可人拿出手绢为纤纤拭泪，“别哭啊，四皇兄会没事的，别担心！不过，纤纤，你不是很恨四皇兄吗？为何还会为他伤心？若只是忧虑你未来的生活，你大可放心，四皇兄有来信向王爷说过了，请王爷负责照顾你们母子的生活，王爷也答应了，所以你可以在这儿住一辈子。”

纤纤惊讶的看着可人，神情慌乱，“宇文晟什么时候写信来的？”

“就在四皇兄要深入敌阵之前，他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上提的！”可人告诉纤纤。

纤纤用手掩住了脸，哀切的哭了起来，为什么他要交代这样的事？他是知道自己会出事才急着安排她吗？既然明白会出事，为何又要涉险？笨蛋，大笨蛋！命只有一条啊，怎么他不懂得珍惜呢？若他真有个万一，她怎么办？他要她怎么办啊？

“纤纤，为什么哭了？别哭，别哭……别哭啊！”可人抚着纤纤的背脊安慰她。

“我……我不要他……他有意外，他不……不能有……事，他一定要平……平安没事，一……一定要……”纤纤哽咽的向可人哭诉。

“我知道，大家也希望啊，不要哭了，四皇兄会平安归来的，放心！纤纤，你心地真好，竟然这么关心四皇兄，若四皇兄没事，我一定让王爷为你说话，争取你不嫁四皇兄的自由，那时你就不必为嫁人的事苦恼了！”可人为纤纤出主意。

“不……不嫁人？”纤纤睁大眼看着可人。

“对啊，你不是坚决不嫁给四皇兄吗？我可以请王爷帮这个忙，让你不用再面对四皇兄，不必再受他的委屈，不管你生的是男娃娃或女娃娃，你若想留在身边就留下，或要交给四皇兄扶养都可以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不再有人限制你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可人高兴的提议。

“他会答应吗？”对可人的话为什么她自己没感到欢喜，反而觉得不舍呢！

“一定会答应的，王爷说不动四皇兄，还能找皇上出面啊，我再跟太后说一声，四皇兄这样强娶的行为一定会受到责备的，他不答应也不行！纤纤，从你来到王府后，我就想过这事了，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，以前你有困难我可以帮你解决，这次也一样可以，我会帮你帮到底的！”可人说得很有信心。

纤纤有股冲动想说不需要，她不需要可人这样帮她，但她怯懦的说不出，那本来是她的希望啊，为何现在又变卦了？可人问起理由，她要如何解释呢？

“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，纤纤你休息一下，用晚膳时我再来看你。”可人扶纤纤躺下，为她拉好被子后离开。

纤纤看着可人走出门，很想叫住她将自己的心意说明白，可是声音却哽在喉咙中说不出口。

而且，假使她对可人说明白了，那她不就嫁给宇文晟了，她愿意吗？这话问住了纤纤，她的心摇摆不定，全都乱了，到底她该怎么办呢？

自从知道宇文晟孤身涉险后，纤纤睡不稳、吃不好，她的心情就如同宇文晟那回失踪时一样，在恢复记忆后，她下意识排斥不愿去想失忆那段日子的事，总觉得自己被欺骗、愚弄了。

可是近来，她过去和宇文晟相处的甜蜜情景不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，每回想一遍，她对他的恨便减少一分，对他的思念也增加了，如今她心中充满了他的身影，只想到他的好，他的坏她似乎都记不起来了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不懂，只明白她要他平平安安，不愿意他受到任何伤害。

纤纤不再逃避了，每天都向可人着急的问宇文晟的消息，可人没问她为何转变了，只可惜可人也不知道宇文晟的情形，这让她更是焦急万分。

今天，纤纤自起床后就一直心神不宁，无法静下，心中直想到宇文晟。

都半个月了，为何边关没消息传回来呢？还是有消息可人却不告诉她？这一想，纤纤等不及可人来看她，她就急急出门要去找可人问清楚。

可人和丈夫在房间里谈话，敞开的窗子很清楚的将他们的对话传出。

“王爷，这……这是真的吗？他……他遇难了！”

在房外的走廊上，疾步走来的纤纤被这话震得两脚无法移动，呆立在当场。

“这是边关传来的最新消息，失去将领让军心大乱，胜败已经很明显了！”她听到宇文晟这样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可人问。

“我就是要赶快进宫处理这件事，要忙上一阵子了！”宇文晟很烦恼。

“要告诉纤纤吗？”可人问丈夫的意见。

“她不是恨不得摆脱四皇兄吗？现在如愿了，一定很高兴，你想说就说吧！”宇文晟回答妻子。

纤纤听得很清楚，也无法再听下去，她捂住嘴直奔房间，泪水沿颊边洒落，悲痛欲绝！跑到一半，泪眼模糊的纤纤撞上了人，她索性坐在地上掩住脸，哀伤的哭泣起来。撞倒她的人，连忙蹲下要扶起她，却被纤纤推开。

“走，别理我，不要理我，不……要管……我……”纤纤边哭边叫，两手掩住脸失声痛哭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哭？”那人轻声问。

悲恸至极的纤纤无法再掩住自己的伤心，她发泄般的哭喊：“我不……不要他死，不要他……他死啊，他怎么可以……怎么可以丢下我……不……不管？怎么可……以！没有他，我该……怎么办？我要怎……怎么活……活下去？我……会活不……不下去的，他……不能丢……丢下我啊……”

“谁丢下你，他是谁？”那人闷声又问。

“他……他是我肚……肚子里孩子的……爹，他狠心……狠心的丢……丢下了我和孩……子不管，他好狠……好狠心，不……要，他不能……这……这样做，不……能……”纤纤沙哑的哭叫。

“你不是很恨他吗？”那人用叹息的语气说。

“我以……以前是恨……恨他，可是现……现在，呜……”纤纤哭得直喘气，哀痛的话说不下去。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那人问得好焦急。

纤纤放声大哭，模糊的语音从哭声中断断续续传出：“现在……现在我……我爱……爱他，我……爱上他……了，我爱他啊……我好爱……好爱他，可是他……他却……不可以……他不可以丢……丢下我的，不可以！咳……”太激动了，她剧烈的咳了起来。

那人手忙脚乱的要为纤纤拍背，但他才碰到纤纤，她便像躲避鬼蛇般急忙闪开，对眼前大胡子的男人怒喊：“别碰……我，除了我夫……夫君外，任何男人都不……不可以碰我，你走……走开……夫君，我要去找……找……夫君，我要……去找夫君……”

纤纤奋力的从地上爬起，脚步踉跄的往前冲，那人急跟在纤纤身旁，“你要去哪里找你夫君啊？”

纤纤没回答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，她要 and 夫君在一起，就算是阴曹地府，她也要跟去。

她跑到了池塘边，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就要往下跳。

“纤纤！”一声怒吼，一双强壮的手臂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她，将她拉回。

“不可以做傻事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，不准！”

这个声音、搂着自己的感觉，还有那熟悉的气息，纤纤急急转回身要看清楚，但是抱着自己的却是那个撞到她的男人，她瞪着他浓密的胡子，虚弱无力的问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宇文晟真是哭笑不得，他不过是留了胡子，她竟然认不出来了，他大声的回答纤纤，“我是你的夫君啊，小傻瓜！”

纤纤受到太大的打击，精神耗弱，她脸色苍白、表情混乱，无法再接受刺激了。“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不是……”拼命挣扎要离开他的怀抱。

宇文晟看出了纤纤神志不清，反手点了她的睡穴，让她平静下来，抱起她急冲回纤纤住的客房，大声要下人叫御医过来，也怒气腾腾的想杀人。

老五是怎么回事，玩计谋可以，但不能太过分，他却差点逼疯了纤纤，若他没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老五真是活腻了，他一定要好好教训老五一顿，为纤纤出这口气。

“夫君，夫君……”虚弱的叫声急促的呼喊，让在一旁照顾的宇文晟连忙靠近响应她。

“小王在这儿，纤纤，小王在这儿，别怕，醒醒，快醒过来！”温柔的抚摸着纤纤的脸。

纤纤缓缓张开了眼睛，眼前的一切由迷茫渐渐转为清明，当她看明白俯身注视她的人时，眼泪再次滑下，她娇弱的哽咽唤着人，“夫君，是你，真……真是夫君你……吗？”

“对，是小王，小王就在你身边，乖，别哭了！”宇文晟心疼的抱起纤纤，搂入怀中，他将胡子给剃了。

纤纤紧紧的抓着宇文晟的衣襟，喜极而泣，夫君在她身边，真的在她身边了！

“不要哭了，御医说怀孕时哭对你的身体不好，别哭了，乖，不要哭！”宇文晟低头吻去了她的眼泪，轻轻往下滑，最后忍不住盖住了她的小嘴，他好久、好久没吻她了。

不同于以往，失而复得让纤纤热烈的反应宇文晟的吻，宇文晟在惊讶之余也高兴的给纤纤更多的热情。

纤纤真不愿放开这个吻，小手攀着夫君贴紧他，迫切想要他的爱怜，但她虚弱无力，一会儿后就气喘吁吁，宇文晟担心她的身体，用了过人的自制力停下吻。

“泪娃娃，别玩火，小王若克制不了会吃了你的！”宇文晟对纤纤咬耳朵，语气里的欲望浓得吓人。

纤纤偎在丈夫怀中羞红了脸，但也甜蜜得让她脸上又有了笑容，不过她马上有了疑点，抬头看着丈夫。

“夫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……你不是……”“死”字不吉利她不想说，但她明白丈夫了解她的话。

“小王不是死了吗对不对？其实这是为了要知道你对小王的情意，故意说给你听的，当五皇弟和皇弟妹要出手帮忙时，小王很高兴，但也说不能做得太过火，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拿捏好，把你吓坏了，对不起！”宇文晟老实告诉纤纤。

纤纤瞪大眼，声音颤抖着：“原来……原来一切都……都是骗……骗我的，你……你们怎么可以这……这样？太……太过分了！”眼圈又红了。

“别哭，不可以哭了！对不起，全是小王的错，对不起，不要哭了！五皇弟和皇弟妹对你说的部分是事实，只是他们故意让你误会小王出事而已，小王想明白你的心，若你对小王的生死真的不在乎，那小王便不再来打扰你了，如同皇弟妹说的，让你自由做任何事，小王会永远消失在你眼前。但得知道你还惦记着小王，小王好高兴，日夜奔驰赶回来要见你，也要五皇弟赶快将实情告诉你，哪知他们却继续让你误会下去，还差点逼你走上绝路，太可恶了！不过，小王已经教训过五皇弟为你出气了，纤纤若还生小王的气，不管要打要骂，小王绝对接受。”宇文晟诚恳的向纤纤解释。

纤纤就算有再多的气，看他小心又诚挚的道歉也没了，她注意到丈夫左眼角下的淤青，紧张的轻抚着问：“夫君你怎么受伤了？”

“那是本王爷的回礼！”一个语气不善的声音插入，宇文晟搂着爱妻走入客房，他的右眼黑了一圈。

纤纤惊呼：“你……”看看宇文晟，再看看夫君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圆场。

可人轻笑，聪慧的化解纤纤的无措，“打是情嘛，不要紧，兄弟打架会越打越好的，纤纤你不必感到内疚，只要你和四皇兄和好，这样的代价便很值得了！”

“可人，谢谢你！”纤纤眼里满是感激。

“皇弟妹真是机伶聪敏，难怪太后、皇后会这么疼你，纤纤，你可要多和皇弟妹学学啊！”宇文晟微笑的称赞可人。

纤纤温柔的对丈夫点头，这是应该的。

“谢谢四皇兄的美言，四皇兄能以寡敌众打败旱族，议可人好敬佩！”可人微笑的回答。

“皇弟妹好说了，像皇弟妹如此蕙质兰心的女子当世少见，五皇弟这个花花公子能娶到你，真是他的福气。”宇文晟暗贬弟弟。

“喂，别赢回老婆的心就过河拆桥，顾好你的宝贝就行了，别来挑拨我们夫妻的感情。”宇文晟抱紧了可人，不客气的顶回去。

虽是斗嘴，气氛却是温馨幸福。

纤纤给可人一个甜美的笑容，紧靠在丈夫怀中，庆幸自己终于打开心结找到了好归宿。

原是唾手可得的幸福，她差点就失去了，从今以后，她一定会好好把握住。尾声

京城里流传着两件大喜事，主角都是四王爷宇文晟，一是他打败旱族，确保了北方边疆的安全；二是他娶了三侧妃，人选是江南总督褚大人的千金褚纤纤。

本来王爷位高权重，娶三五个侧妃也不是稀奇事，除了正妃外，小妾入门其实不必如此盛大庆祝，可是这个三侧妃与众不同，除了她是五王妃的闺中好友外，肚里也怀了四王爷的孩子，被重视宠爱的程度自然不在话下。这说明了为什么四王爷这回娶侧妃会这么隆重，连皇上都亲自主婚，风光十足。

其中最高兴的就是侧妃的父亲褚士轩，有了如此强而有力的女婿，他还愁仕途之路不顺吗？美好的前景就在眼前了，他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不过婚宴举行完后隔天，宇文晟就要回边关了，他有保家卫民的责任，不能离职太久，于是在京城百姓夹道欢送下，离开了京城，他的新妃子当然是同行。

宇文晟看着趴在窗边看风景一脸笑咪咪的宝贝，感到好疑惑，忍不住问：“纤纤，你很开心？”从亲人送别场面到上马车离开，她的笑容都没少过，以纤纤爱哭的个性，宇文晟还担心

她会依依不舍而哭个不停呢，却意外没看她掉一滴眼泪。

纤纤回头靠入丈夫怀中，笑着点头。

“为什么？到边关就见不到你娘和可人了，你不会难过？”泪娃娃何时改性了？

“不会啊，要见娘，纤纤可以回娘家玩，想看可人，夫君到京城面圣时，纤纤也能跟着回京，大家想见面，机会很多的！”纤纤开朗的回答。

“你真的这么想？”纤纤竟然想开了？这让宇文晟惊讶。

纤纤摸着丈夫的颈项，露出迷人的笑靥：“对啊，因为纤纤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。”

纤纤俏丽可人的模样让宇文晟心疼，搂紧怀中娇躯轻啄着她柔细的粉颊问：“什么道理？”

纤纤和丈夫亲爱一番后，才轻快的说：“就是归宿喽！娘的归宿是爹，可人的归宿是五王爷，而纤纤的归宿就是夫君了，每个女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所以，纤纤能在夫君身旁就很高兴了，娘和可人也一样啊，我们虽不能常常在一起，却知道彼此都过得很开心，这就够了，纤纤不贪心。”经历许多波折，她真的长大成熟了。

宇文晟闻言满心动容，搂紧了纤纤。“你真是小王的宝贝，永远的宝贝！”

不过纤纤还是没忘记提醒丈夫，“夫君，其实纤纤还是很爱哭的，夫君你要多包容了！”

宇文晟笑着噙住爱妾的小嘴。“当然，你的一切小王都爱，小王就是爱你这个泪娃娃！”

夫君的深情告白逼出了纤纤的眼泪，她笑着流泪。“夫君，夫君……”模糊的语句从双唇中逸出。

“唉，又哭了！”宇文晟心疼，他发誓要用柔情化去爱妾的眼泪，泪娃娃的珠泪是他的宝贝，他会用一生来珍惜。

《全书完》